

#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 10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ろ

PRESENTED BY SHIRA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 10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ろ

PRESENTED BY SHIRAI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 魔女之旅10

あるところに一人の魔女がいました。名前はイレイナ。師匠との旅は終わりの刻を迎え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そんな折に出会うのは、恋に悩める人魚と奥手な旅人。若き日の「星屑の魔女」と困った師匠、そして偏屈な小説家。新たな故郷を探す姉妹と天空の廃城に暮らす魔法使い。本に潜む悪魔、ほうきと「灰の魔女」をかたどった魔法人形。そして、大切な親友を亡くし傷心の「炭の魔女」…。旅の終わりを阻むように、様々な出来事が二人を引き止めますがー。「私はずっと、出会ったときから、ここに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夜空を舞う数多の光に導かれ、少女たちは一夜限りの奇跡を起こすのです。

## 彩頁

あなたは一人なんかじゃないです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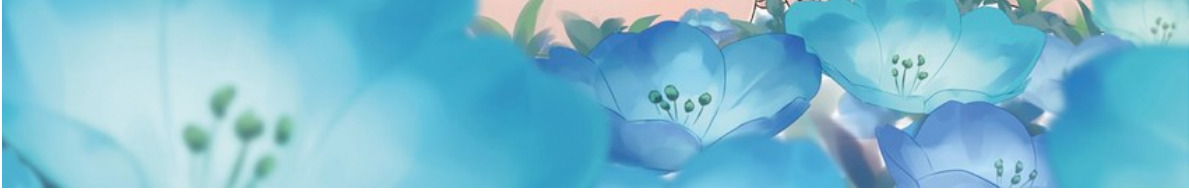
You are not alone.

灰の魔女イレイナ

魔法使いの最高位「魔女」の少女。  
師匠との旅は終わりを迎えようとし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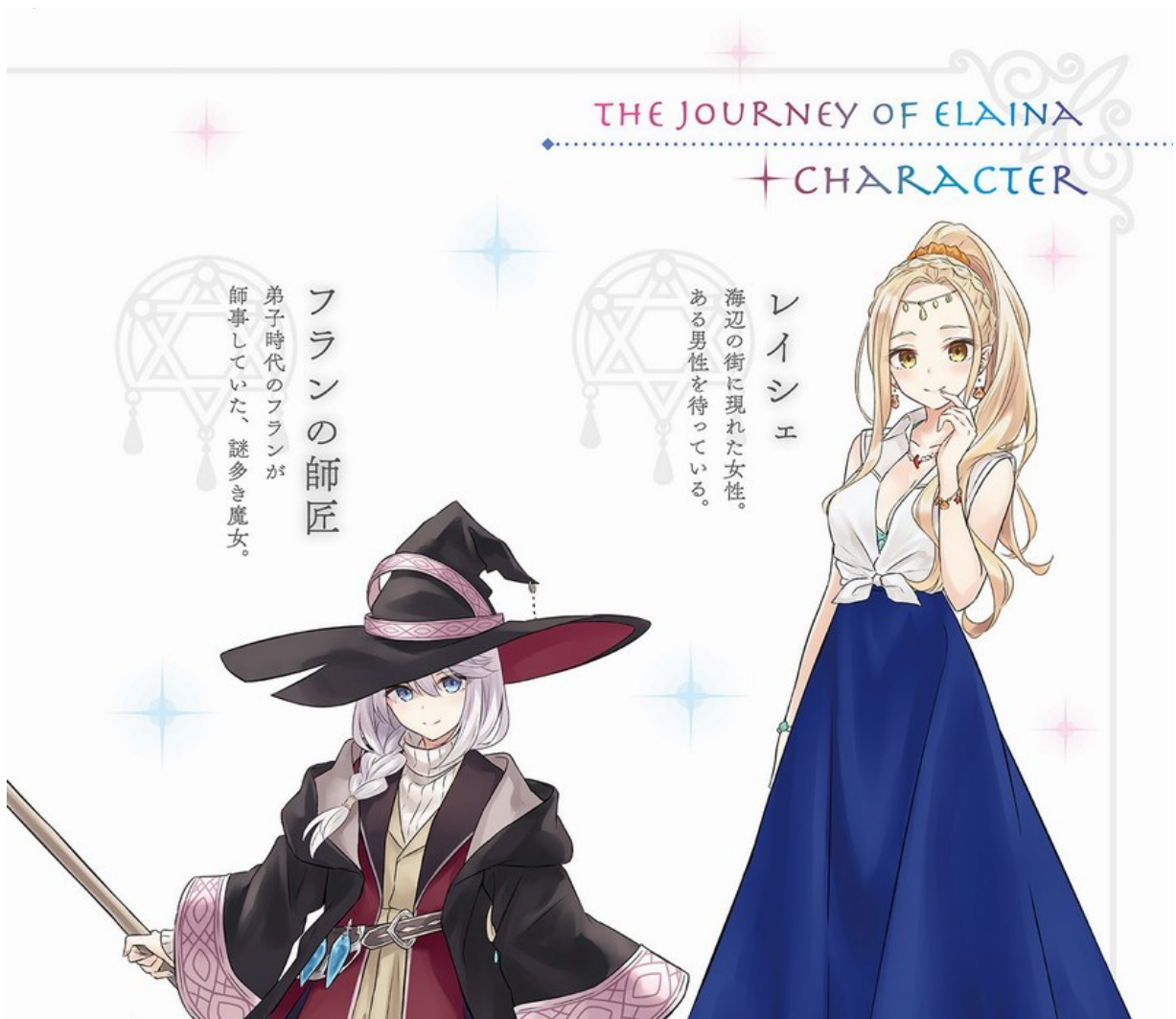
你並不是隻身一人

You are not alone.

灰之魔女伊蕾娜

獲得了最高位魔法師稱號——「魔女」的少女

而她的師徒之旅也即將結束。





麗莎

出現在海邊街道的女性。

正在等待著某個男性。

芙蘭的師傅

在當弟子時的芙蘭的師傅，是個十分神秘的少女。





莎倫

是個擁有稀世裁縫技藝與運氣的普通少女。

柯蕾婭諾爾

是待在漂浮於「天空之下的奧羅町」上空的城堡的魔法師。







有異議！

阿姆尼西亞無言地點了點頭。

嗚嗚.....





哼哼，看來我需要我的力量啊，我。

.....

喵♪



# 第一章 旅途：書中的故事

我們又見面了呢。

沒錯，就是我。

伊蕾娜。

你知道我現在哪嗎？沒錯，我就在這兒。而你覺得我又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您一定不能馬上察覺到，所以就給你些提示吧。

在你看來這裡一定是被一望無際的文字填滿了吧，也一定能看見十分黑白的世界吧。這裡是非常平淡的紙片世界，而且我也一定只存在於那樣平淡的世界的文字中。

我現在就在這樣的世界。

你知道這是在哪裡嗎？

沒錯，就是在書中。

就這麼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我現在在書中的世界！

.....

所以，請容許我重新向各位問候。讀者們，早上好，您好，亦或是晚上好。

你能看見我在這裡揮手嗎？不，不可能看得見吧，我也只是把它寫成文字而已。

我原本就生活在書中，這樣的事情，真的能意識到嗎？

如果誰都讀不了，我該怎麼辦呢？我不禁感到有些恐怖。所以如果可以的話，請不要合上書籍，請再稍稍關注一下我吧？

但是，書中的世界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有時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也會很平淡地發生，你知道嗎？

「哼哼，眼鏡的我，真是太漂亮了……」

博學的我如此說道，順帶一提穿的是拉特利塔國立學園的制服。

「穿著貓耳女僕裝的我……會不會太可愛了……？」

媚態的我，迷戀著玻璃窗裡映出的自己，而現在的我又穿上了不知何時某個咖啡店的長袖女僕裝。

「……」

而我隨後又沈默了，真的就只是沈默了。

因為在這裡，除了我以外還有兩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這種非常複雜的文章也不禁讓我感到非常惶恐，但大體上我現在正面臨著的狀況可以簡略成這樣——

讓我再解釋一遍：

我現在正在書裡，順帶一提，我身邊有兩個人是多余的。

「……」

我不禁嘆了口氣，「你對這種狀況怎麼看？」

我在一旁呆呆地站著，問著穿著迷你女僕裝的我冷眼相待的掃帚桑。

她將一張極其淡然的臉轉向我這邊。

「我覺得這是種無可奈何的狀況。」

「實在是太老實了。」

「畢竟我的主人是伊蕾娜大人啊。」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平淡的談話就這樣編織著，我不禁又再次流露出了嘆息。這樣的對話，也傳達到了眺望著這個版面的你了嗎？

就這樣，我跟和我身姿相同的兩人，以及有點像我但卻有著不同姿態的掃帚桑一起在書中冒險著。

在前方的頁面有什麼，我也不知道。

但是，

如果您能夠一直讀到最後，那就太好了。

## 第二章 戀愛的人魚的故事

距離現在大概三個月前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樣一個人在國家之間進行著旅行。同時，前一天我便訪問了這個臨海國家。總感覺有些興致勃發的我，便騎在掃帚上觀賞著沿海風景。

眼前盡是一望無際的藍色。

晴空萬裡無雲，海天一色，無邊無際。就如呼吸似的，漣漪緩緩地浸濕著海灘，隨後又緩緩退去，其間還有小螃蟹從沙子裡露出了臉。

在安靜自由的旅途上，我只留下了很愉快的感想。

但就在我沈浸在這種氛圍時——

掃帚前進的地方卻有屍體在滾動著。

「……」

不，也許只是看起來像屍體而已，緩緩靠前，便看到了一位在海邊滾動著的女性。

金色頭髮在頭後梳成一束，露出的皮膚也特別多，就如珍珠一樣白而透明，很漂亮。

若是午睡的話真是躺在了一個相當耀眼的地方啊，當我注意到時便下了掃帚，走到她附近蹲在她旁邊。

「……還活著嗎？」

俯視她的我的三角帽，在她的臉上留下了一片陰影。她一動不動地在黑暗中終於睜開了淡淡的金色眼睛，擡頭仰望著我。

瞳孔和瞳孔對上了，四目相對。

「啊，你好。」



我打了一個招呼。

不過，她的回答卻是——

「好想死……」

她草草地如此感嘆後又嘆了口氣。

作為對初次見面的人說這麼過分的言詞是鬧哪樣啊？

「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把頭一歪，如此問道。隨後她才清醒了過來，「……您是哪位？」，向我詢問。

「我是正在旅行的魔女」，我回答道。就如您所見，穿著黑色長袍和三角帽，胸前有一枚形似星星的胸針的我，是個魔女。我隨後又問道：「那麼你是哪位？」

「……麗莎。」

而她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她的名字。

「您看起來似乎有什麼煩惱呢」，我歪著頭又問道：「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向您詢問這件事嗎？」

「……！你願意和我商量嗎……是嗎……？」

她一擡頭，她的眼睛就不停地沖著我發光。眼睛裡閃閃發亮的，似乎朝氣又回來了呢。

「……嘛，嗯嗯」，剛開口就隨隨便便吐露出想死之類的話的人，就那樣在這裡置之不理，說完「再見」隨即就離開，這怎麼說也太冷淡了。

聽別人說話應該倒沒什麼關係吧。

我如此想道，隨即向她詢問：「你在煩惱什麼？」

於是乎，

她突然低下視線，緩緩吐露出有些孤獨的話語。

「.....戀愛。」

「嗯？」

什麼？

「.....你在為戀愛煩惱嗎？」

雖然有點害羞，但她還是很高興地向我訴說嘛。

因為戀愛而煩惱，最後還到了想死的地步嗎.....

原來如此。

「這我無能為力，再見。」

我立刻拿起了掃帚。見狀，她不禁驚訝道：

「誒！騙人，等一下！為什麼一聽到是戀愛的煩惱就逃跑啊！」

「對不起，我這樣做是很專業的.....」

我可不想參與這種商談啊.....

「拜托了！就等一會，聽我說！光聽就行了！喂！」

麗莎小姐一屁股蹲在那兒，拉著我的長袍這麼著急道，你到底想做什麼啊？

也許是用極大的力量緊緊地抱住了我，即使想甩開也做不到，最後我不禁嘆了口氣。

不得已啊.....

「.....我只是聽而已哦。」

「太棒了！你聽我說，魔女小姐……！」

不，只是不聽的話，不能被你放走而已……

然後她孤零零地訴說了自己的煩惱。

她說，

有一天，她遇到了一個男人。

那名男子的年紀大概在25歲左右。頭髮漆黑，臉也很端正，是個旅人。很和善，說話又好聽，據說正是因為這種紳士氣息，讓她不禁很快就喜歡上了他。

就這樣墜入了愛河的她，似乎很迷戀著那名男子。

雖然也只在那名旅人旅行時和他見過一次面，但她還是深深地愛上了他。

無法相見的日子越是持續，她的心裡就越緊繃，戀慕得要命，因此她就這樣在故鄉相鄰的沙灘上像屍體一樣癱在了上邊。

「我已經厭煩了……什麼都那麼令人討厭……到底要怎樣才能再一次見到他呢……？」

說到底她也就是因為不能和心儀的男性見面而陷入了不由得嘆息的痛苦狀態。總之，就是患上了麻煩的戀愛煩惱。

原來如此。

「這我無能為力，再見。」

我再次立刻拿起掃帚。

「等一下！你打算問到還想從這裡逃走嗎？我不會放你跑的。快協助我戀愛啊！」

你是魔女吧？快想辦法啊！麗莎小姐抗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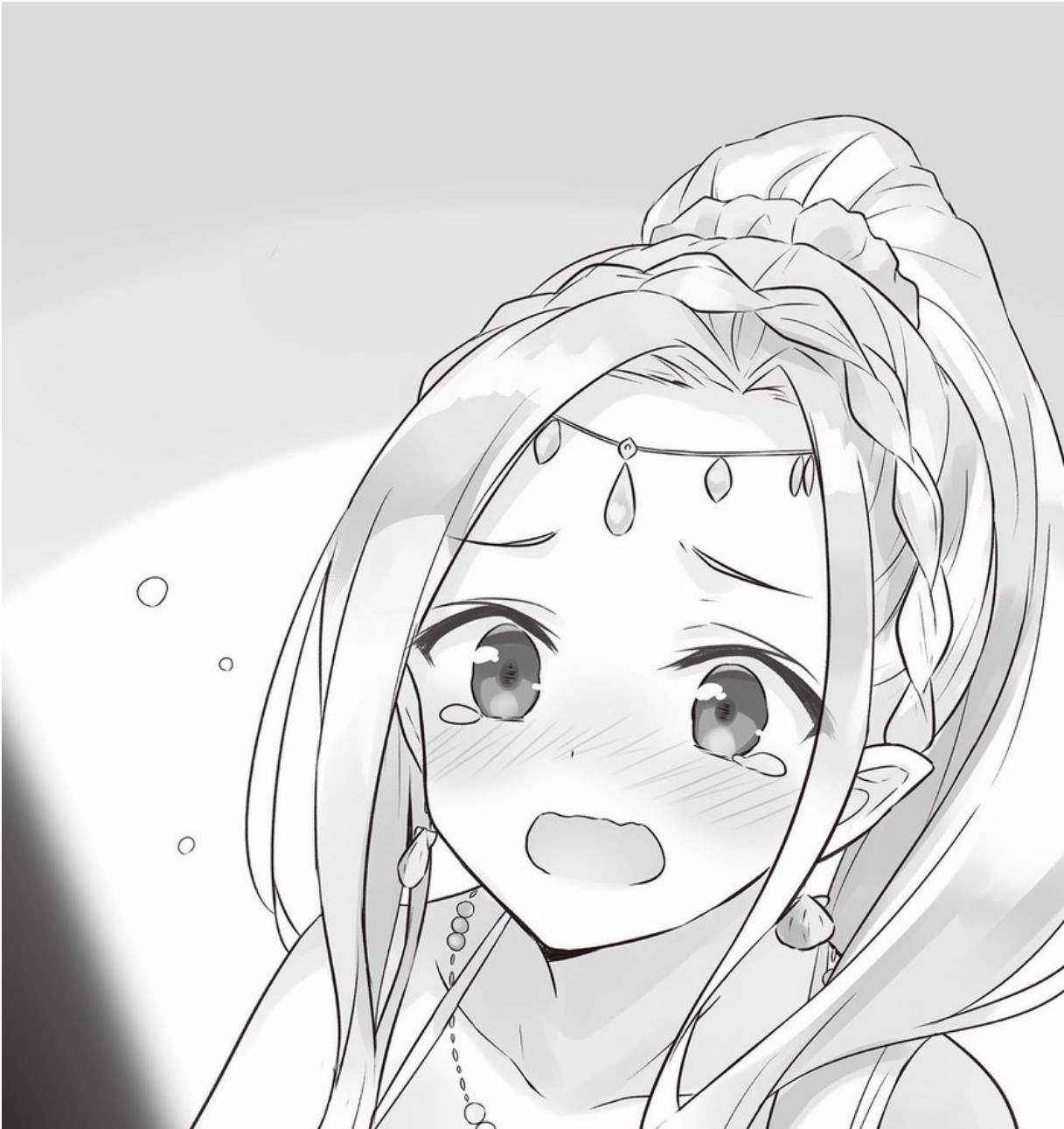


「不，那個..... 魔女絕對不是萬能的.....」

「那至少再給我一次能和他見面的機會吧！不管什麼都好，請設法讓我們見個面吧！」

「就算你這麼說.....」

「我還想再一次見到他時就馬上和他結婚。所以請最大限度地展現出我的魅力，讓我有種被捧的感覺！」





「你以為魔法師是什麼人啊？」

「無所不能的優秀人種。」

「胡說八道.....」

「總之拜托你了！」

「就算你這麼說.....」

「請把我變成女人吧！」

「我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兒問題啊.....」

然後經過一番商討後，我終於屈服了，嘆了一口氣，盡可能地回應她的要求。

那是大約三個月前的事情。

和芙蘭老師在深邃之森比拉再會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我和伊蕾娜旅行期間，訪問過一個國家。

在那裡，人魚成為了廣為人知的傳言。

人魚，

她們是上半身為人的女性，而下半身就像是魚一樣覆蓋著鱗片，還長著個尾鰭的奇異的生物，而且還在附近的國家引起了話題。

我和伊蕾娜訪問這個國家的時候也人魚如同理所當然似的在人們口中流傳著，似乎是約3個月前突然出現的人魚的傳言使其遍地開花。

「我將來要做人魚的女婿了.....」

光是走在街上就能聽到這樣的聲音。

「上次去海邊，看到美人魚對我眨眼了哦！她肯定是迷上我了！」

當然也有人誤以為美人魚眼睛裡進了沙子因此弄錯了，或者自己眼睛裡進了沙子。

「還給我簽了名呢。」

而且他還和手持人魚簽名的老爺們在一起，放在框中的紙片還寫著『人魚』這種略顯疲憊的文字。

「我和她握手了哦！這只手已經洗不得了。」

或是一邊炫耀黏糊的手，一邊不知從哪裡來的自信而洋洋得意的男性，而且這種男性到處都是。

人魚桑的名氣，可不止停留在街上的人民上。

「歡迎光臨。這個，可是人魚的肉哦，怎麼樣？一枚銅幣就行了。」

等等，這種趁著話題，在普通的烤魚攤上擺上奇怪的名字的也到處都是。

「我們旅館面向大海，有窗戶，天氣好的時候說不準還可以看到人魚.....呢。」



而有的旅館光就「人魚」這個詞就早早定宿完了。

在這樣的街上，不可思議的生物的話題也在不斷地浮現出來，沸騰著。話雖如此，我其實也是其中的一個人。

「是美人魚嗎.....聽起來很有趣呢。」

如果有機會見面的話，我還想和她談談呢。

我邊在街上邊走邊跟伊蕾娜說話。

另一方面，說到伊蕾娜，難道對美人魚不感興趣嗎？

「.....是啊。」

她用凝視著稍遠地方的眼神點頭同意我的話。而這段談話也已經是昨天的事了，不過，我還是很清楚地記著她臉上那非常微妙的表情的。

旅人伊蕾娜對這種稀奇的事物不感興趣，有點奇怪呢.....昨天我看到這樣的伊蕾娜，還不由得低下了頭。

而現在我和伊蕾娜還有別的行動。

隨後我來到了海邊。

聽說會有幾條人魚出來，於是我就訪問了傳聞中的海邊。

為什麼突然出現在海邊——理由就不用說了吧。

當然是人魚啦。

本來是打算和伊蕾娜一起來的，但是伊蕾娜卻堅持說「啊，我就算了吧」，即使拉著手腕即使這樣拜托對方，雖然也非常可愛，但是結果還是沒有跟來。老師可是很傷心的哦.....

不管怎麼說，我一邊在海邊漫步，一邊對人生中第一條人魚不禁有些心跳加速。

「確實.....在這附近能看到吧.....？」

我一邊一手拿著街上傳說中的人魚的出沒地點的地圖，一邊蹣跚地在沙灘上漫步。一層一層的海浪也緩緩襲來，這也是無論到哪裡都能看到同樣的景色。

不久，美人魚就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外形非常美麗的人魚，從海裡出現了。

頭髮和眼睛是金色的，而且頭髮還在腦後紮了成了一束。不過她好象沒注意到我，凝視著海邊。

上半身確實是人，

可是下半身被桃色的鱗覆蓋，還有一個尾鰭。

「今天也遊了很多泳呢——」

她從海裡上來了，還真是人魚。

「哎呀哎呀……」

沒想到能這麼簡單地跟她見面啊！

我因為對那個身姿不禁感到非常感激，不知在那個場合到底該怎麼打招呼暫且一邊看戀著她，一邊考慮著。

就在那時——

「嘿~」

恐怕她還是沒有注意到我吧。

從海上上來的她，將手中的手杖朝向自己的下半身。隨後青白色的光芒遮蓋住了她的鱗，就那樣變成了另外的東西。雖然尾鰭消失了，但是取而代之則是下半身被分成了兩半，眼看著應該是人魚的她失去了人魚的本色。

光芒散去時，還長出了兩個漂亮的腳。

.....變成了腿嗎？

明明是美人魚誼？

「那個.....你、那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用著顫抖聲音接近她。

「.....！」

不久，她也終於發現了我的存在，嚇了一跳，瞪著眼睛站在沙灘上。

「被看見了.....！」

她不禁發出了聲。而無論怎麼看，在那裡的她都只是一個女人。

「美人魚.....你應該不是吧.....？」

此時此刻，我已大為沮喪，然而，眼前的她，大概不會了解我此刻的心境吧。

「哎—，我不是美人魚，真的不是美人魚哦。」

她爽快地承認了事實。

不過隨後——

「因為路過的魔女小姐，把我變成了女人.....」

她一邊紅著臉一邊道出了的始末。

嘿呀！

「到底是哪個魔女，做出這種不檢點的事情？」



沒錯，就是我。

等著去尋找人魚的芙蘭老師，在街上閑得發慌的我，暫且先在街角靜坐著。

從這裡可以看到這兒的街景。

大街上都充滿了活力，人們交談不斷。特別是三個月前開始看到的人魚的話題不斷地從我耳邊經過。同時，有人利用人魚的人氣做生意也是理所當然的。好歹人魚這個詞似乎也能多少聞到錢的香味兒。

哎呀哎呀，真是的。

真糟糕呢。

光是用海邊的人魚的名字就能賺錢.....生意並不是那麼能賺到甜頭的東西吧？

真佩服啊。

「哎呀哎呀？在那兒的你，有什麼煩惱嗎？」

「誒？我嗎.....？」

被我打了招呼後，看起來老實的女性稍微睜大了眼有些吃驚。我點了點頭道：

「是你哦，你臉上露出了煩惱的表情吧.....？怎麼樣？要不要占蔔一下？」

「占蔔.....喂。我這有點——」

「實際上，我也是和美人魚有所往來呢，還有她直接告訴我的占蔔手法哦。不試試嗎？」

「人魚的相識.....？誒，人魚，那個.....？」

哎呀。

「雖然不知道是哪位美人魚，但是如果是說最近鬧得街上很熱鬧的海邊的美人魚的話——嗯，沒錯，你認識吧？我和她見過幾次面哦，姑且已經可以稱為朋友了吧。說是好朋友也不過分哦。」

哎呀，真是的。

如果早想到使用人魚桑的名字便能賺錢就好了！

「你也知道的吧？現在，一提到美人魚，那就是在街上俘虜男人們的美妙存在哦。她告訴我得占蔔，你有興趣嗎？」

「.....」

那位女性坐下了，要坐在這邊哦。

我帶著意味深長的笑容點了點頭，準備好了在她和我面前的盒子。隨後我便把裝有貝殼的茶杯放在了上面。

實際上，作為街頭巷尾的熱點話題的人魚告訴我占蔔是真的呢。

「話說回來，你的煩惱是什麼呢？」

我晃著茶杯，嘩啦嘩啦地搖動著貝殼，我歪著頭問道。

而她卻猶豫不決。

「嗯.....現在，我有喜歡的人了.....」，雖然說除了我以外誰都沒有聽她講，但她還是悄悄地低聲說道：「我在煩惱要不要向那個人告白。」

「原來如此。」

是戀愛的煩惱嗎？是專業外的事呢。

但是不必擔心。

「那我就占蔔一下吧。」

一會兒杯子裡的貝殼嘩啦嘩啦地在裡頭晃動著，我將貝殼一個勁地撒在箱子上，於是前幾天撿到的五顏六色的貝殼就散落在了箱上。

這是三個月前告訴我的占蔔。

「結果出來了。」

箱子上落下的貝殼共計十個。正面朝下的是七，反面是三。作為街頭巷尾的熱點話題的人魚曾說，外殼越多願望就越容易實現。

也就是說，估計行吧。

「大概能交往吧。」

我自信地回答道。

可是眼前的她卻略感驚訝。

「真草率啊.....那個占蔔中了嗎？」

「大致猜對了。」

「真草率啊.....」

「順帶一提，用魔法可以操作貝殼表裡的概率哦。」

「這不就是坑人嗎.....」

「直說吧，運氣是要靠自己爭取的哦.....」

就是這樣。

以這樣模稜兩可的感覺，我給市民們占蔔了一下。

從人魚這個單詞也能相當受歡迎的事是推測的部分，不過，因為這樣半開玩笑的占蔔也意外地引人注目，占蔔也以人到人的方式慢慢散了

開來，在大街上坐下後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即使不去特意喊人，也會有人來拜訪。

「你是美人魚的朋友嗎？可以告訴我美人魚的聯系方式嗎？」

「.....」，我把貝殼倒了出來，全部都是背面。啊，又回來了。

「那個，聯系方式什麼的怎麼樣都無所謂啦，美人魚平時吃什麼東西啊？我並不是想放奇怪的藥哦，只是真心實意地想問一下那種慰問品叫什麼？」

「.....」，我把貝殼倒了出來，但是都是背面，所以讓他回去了。

「美人魚會贊賞我的臉嗎？會對我說什麼？」

「.....」，全部都是背面，所以回去了。

「人魚桑會——」

「.....」，你怎麼又回來了。

我嘆了一口氣。

不管怎樣每次來的時候我都會取出裡面的貝殼，邊說著「不行」邊把你和人魚之間沒有任何可能的事實說出來。

「這個國家的男性們都是因為想談戀愛而過於積極嗎？」

但對於我驚訝的問題，他們都憤慨不已。

「又不是想交往，問一下又沒關係！」「失敬死了！我可是個正經人啊！」「不，我還算是好人吧？」「我只是個粉絲，只是想了解她而已。」

等等。

而他們也全都堅持自己是正經的。



人魚桑和在街上的居民，雖然生活在如字面所示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美人魚桑是不可能有對只握過幾次手就自認為關係親密的人就抱有戀慕之情的純真的哦。不，比起美人魚，大多數女性也都是這樣的。

「正經的客人沒來一個啊.....」

估計是覺得和美人魚作為好朋友接觸，不大賺吧。來的客人都是些奇怪的人啊。

這樣會不會早點開溜比較好呢.....？

「再稍微待一會吧。」

這大概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男性對此稍稍有些偏執的腦回路吧。啊，又一個男性來到了我前邊呢。

他的年紀大概在二十五歲半，頭髮是黑色的，而臉也很端正。

「我想占蔔一下戀愛運。」

他說道。

「和誰的戀愛運呢？」

是美人魚吧？是以人魚桑為對象的戀愛運吧？我半下定決心，一邊準備法杖一邊轉著杯子。

「.....」

然後，他終於開口了。

說出了被稱為美人魚的她的名字。



於是乎我便和在海上見到的女性友人一起去街上。

「但是你到底為什麼要做那種事啊？」

我一邊在海邊散步一邊詢問道。

事實上，自她三個月前突然出現在海邊後，街上便開始不斷地重複著這謠言。

大概是相當我行我素的緣故吧，她無視了走著路的我，蹲在了某一帶，在沙灘上搗弄著幾個貝殼，隨後她一邊說著「啊！反面太多了！再來！」一邊拾起貝殼。

結果我也停下了腳步，看著她。

現在的她並沒有打扮得很像人魚。

穿在身上的只是質樸的襯衫和深藍色的長裙。畢竟她長著兩條腿，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就意識到她是美人魚的人估計不可能有吧。

當我問了極其單純的問題後，她只是淡淡地笑著回答道：

「因為我想再一次見到喜歡的人.....就變成了這樣。」

「於是就變成這樣了嗎.....」

真是相當隨便的展開啊.....「親愛的，在街上可是流傳著這樣的謠言哦，可愛的人魚在街上出沒呢。」

我又如此說道。不過，她自己估計也理所當然地注意到了那個事吧，於是麗莎一邊說著「是啊」一邊點了點頭。

「但是啊，但是呢，這也是沒辦法的啊？直到我喜歡的那個他聽到謠言再一次來見我之前，我打算暫且作為人魚在海邊活動，讓有各種各樣的人來見我，傳播我的謠言。不過，我是有喜歡的人的，所以絕對不可能獻媚的哦？」

她像是辯解似的，說出了很多這樣子的話。

那時街上的傳聞在我腦邊閃過。

——美人魚對我眨眼了！她肯定是迷上我了。

——還給我簽了名呢。

——我和她握手了哦！這只手已經洗不得了。

.....

「真的嗎？真的沒諂媚嗎？」

「.....」，麗莎桑看起來極不和諧地移開了視線。「嘛，算了.....等一下，那是粉絲服務哦？所以這樣子也沒什麼內涵吧.....」

我知道。

話雖如此，我也不打算責備你。畢竟我自己也想和人魚桑見面，要簽名也包括在其中了。而且——

「而且貌似並沒有從居民手中卷走錢的人魚粉絲服務，也不是該被責備的事。」

我笑道。

「.....」

可是她又轉移了視線。

.....哎呀？

「卷走錢了嗎.....？」

「誒！誒？你在說什麼呢！我怎麼可能會卷錢呢！」

「你還真是無比動搖啊.....」

「但是，這是真的！真的沒拿錢！真的！」

「錢呢？」

「……！」

她突然不說了，雙手捂著嘴默不作聲。

但是時間已經晚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你難道做了什麼壞事嗎？可以詳細地問一下您嗎？」

形態能自由地切換成人或人魚到底能做什麼？

「不，那個……」，她站在那兒，顯得異常尷尬。「街上的人們……都，都是濫好人……就只是寫簽名、握手什麼的，便會給我很多東西哦……」

「啊~那麼很多東西又是什麼呢？」

「有些貴的衣服，首飾什麼的……」

據說，三個月前左右，有位街上的男性偶然看見人魚身姿的麗莎小姐，隨後非常高興地大叫道「噢噢！是人魚！太棒了！」，於是便向前請求麗莎小姐握手。

為了讓喜歡的男性回來看形態在人魚和人的身姿切換的她，雖然絲毫沒有打算回應那個男性的心情，不過，她一邊請求道「那麼能在街上傳播我的傳言嗎？」，一邊回應握手。

而那個效果也是巨大的。

「假若和一個人握手了，第二天就會開始有各種各樣的人來哦，而且最近還被要求簽名了呢……」

而且如果要寫簽名的話，不知為何他們還會給錢呢。

「原來如此」，我點了點頭。



「但是，我說啊，光是簽名就能拿到錢，總覺得有種罪惡感，所以拒絕了。因為我光是聽到傳言到我耳中就已經很滿足了。」

「哦，是嗎？」

「但是如果沒有收錢的話，第二天粉絲們就開始用衣服啦、飾品啦這些東西來替代.....」

原來如此，「因此，你沒有拒絕嗎？」

「女孩子啊，可是與其把錢原封不動地送給她們，還不如把買來的禮物親手交給她們才會來得開心的生物哦。」

「.....」

還真是少女啊.....

「但是我本來就有喜歡的人.....對收到的男人們的禮物可是感到很麻煩的哦？但是不管怎麼說，那些人卻還是說著『我支持你的戀愛！』，最後依然給了我禮物哦.....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男人們在想什麼.....」

「.....」

雖然這也算是作為無法理解的代名詞，但很少少女會因此而受到打擊，但是在像她這樣的少女看來，男性們的心或許的確是難以理解的。

話雖如此，麗莎似乎也並不是懷著惡意向粉絲征收禮物的呢。

「收到了卻不使用就太辜負了他們呢，所以現在都是穿著從粉絲那裡得到的禮物喲。」

她依然呆呆地在沙子上擺弄著貝殼，對我如此說道。「但是，無論是金錢還是人氣，說真心話我都不怎麼感興趣。」

她向沙子伸出手，只撿起了翻過來的貝殼，隨後眺望著被留下來的正面的貝殼。

「那麼你對什麼感興趣呢？」

我向她如此問道，而她只說了一句話。

「喜歡的男人的心。」

「那個人的名字是？」

像是說出藏在心底的話一般，她又低聲私語地向我說道：

「基斯。」

據她說是一個很和善，說話又好聽，而且是很紳士的殿下——

她一邊向街道前進，一邊和我講述了基斯的故事。

..... 雖然是這樣說沒錯啦，

「那天，我和魚兒們一起在海裡遊泳。每天，我跟它們打招呼說『多保重』後，它們也會微笑著對我說道『啊，多保重！』，而這在這片海遊泳也是我每日的必修課。」

也許是因為她是一個既善良又善於幻想的少女吧，總覺得有些想象充斥在其中。

「那天我和魚兒們像往常一樣在海裡追逐。他們遊，我去追。如果小魚兒它們真跑很快，我無論怎麼追都會被甩掉。然後呢——」

「啊，不好意思，請剪掉與本章無關的內容。」

「.....」

她有些不服氣，鼓起了腮幫子一聲不吭。

然後，

「我和基斯先生見面是在那天中午。抓到那幾條魚之後，我受傷了。」

麗莎有些沈默，撫摸著自己的手臂。

「發生什麼事了嗎？」

看起來並不是能留下痕跡的傷呢。

「因為海的雷鳴，貫穿了我的身體.....」

「.....什麼？」

「誒，就是海的雷鳴啊。」

「非常抱歉，能否請您用我也能明白的語言說明一下？」

「.....被刺傷了。」

「被什麼？」

「被水母。」

「.....」

雖然名號是雷鳴，但卻只是如此簡單地便受重傷的麗莎小姐，我閉口無言。

「總之，我那時候痛得太厲害了，所以我從海裡上來了一次。」

她說她在那裡遇到了基斯。

基斯先生好像在看到了在沙上痛苦地爬著的麗莎小姐，馬上察覺到了不是普通的事吧。據說他立刻跑到她身邊，幫她看護。

雖然基斯先生不能使用魔法，但是正因為是旅行者，所以對手上的傷的處理也是有一定的知識的。

他用乾淨的海水清洗患部，確認腫脹已經出現後，又將其冷卻了。

「鳴.....」

麗莎小姐不禁有些痛苦。可是基斯先生卻握著她的手，一邊說道「沒關係！」。據說麗莎還不禁對此感到胸部深處暖洋洋的，還同時說出了因為海的雷鳴而痛苦。而我則是依舊閉口無言。

隨後基斯先生給麗莎小姐的紅腫了的皮膚很生硬地抹了藥。雖然作為旅人，受傷的治療法也應該多少有所心得，不過，他好像對女性不太免疫。

麗莎對這樣的他不禁輕輕地笑了。

「被水母咬了嗎.....我想塗抹這個再稍微等一會兒的話疼痛就會減去一些吧，總之，加油吧！」

可麗莎向他搖了搖頭。

「不是水母.....」

「誒？不是水母嗎？那你幹了什麼？」

「海的雷鳴.....」，麗莎小姐不知為何拘泥著奇怪的地方如此說道。

不過基斯卻很為難。

「誒？海的雷鳴嗎？不，這只是水母——」

「被海的雷鳴擊中了！」

「啊，嗯嗯！海的雷鳴！」

他的確是個非常溫柔紳士的男性呢。

然後直到傷勢穩定為止，他都在陪著麗莎小姐。他跟她講了很多，以免她無聊。

他不習慣卻依然跟我聊著天，講述他一邊旅行一邊走遍各個國家的故事。

聽說他有個夢想，

他想在有著豐富自然的國家裡悠閒地度過余生，不過他據說說的時候，眼睛中還不禁閃耀著。

他對於經常做夢的少女而且從未離開過家鄉的她來說，感覺就像是很美麗的童話。

所以為了表示謝意，麗莎也說了自己的故事給他聽。

「我啊，總是在這裡和魚兒們游泳。」

「誒？啊，啊。嗯，是這樣啊……」

兩人圍著篝火，左右晃動的火焰撫摸著被串起來的魚。

「魚老是拋下我逃走，所以我還要追上去抓住它們。」

「嗯，嗯……」

「呵呵」，吃著烤得適度的烤魚，麗莎笑了。

兩個人一起吃的魚很好吃。

魚兒桑……

「然後呢——」

麗莎接著又和基斯聊起了別的非愛情的故事。和他說話，似乎就能夠忘卻時間，也能忘卻痛苦，深深地沈迷於其中。她在海邊從來沒有跟陌生人說過話，因此即使太陽下山了，談話也沒有停止。

我好像能猜到她和他一直聊到什麼時候了。

「……」

不久，基斯凝視著她。

即使在傾斜的陽光中，也能知道他的臉上帶有微微的紅色。



——這個人愛上我了！

麗莎很快就注意到了這件事。不管怎麼說，從剛見面就隱約感覺到了。

「喂，基斯，你喜歡什麼樣的女性呢？」

是我吧？喜歡像我這樣的孩子吧？是那樣吧？她懷著極大的自信問道。

他移開視線回答。

「美人魚吧.....」

他是人魚迷呢。

.....

人魚癖是什麼玩意兒啊？

兩個人還嫌說不夠，不過為了關係更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那個，麗莎小姐」，所以基斯先生這麼說道：「如果明天也來這裡的話，能遇見你嗎？」

她說，他率直的心情很耀眼，不禁也讓她很高興。

但是——

「.....不行啊」，麗莎搖頭道，「那可不行呢。」

也許明天也能在這裡見面，也許我們可以多說幾句話，但是麗莎卻拒絕了。

她是個非常純情的少女，

不過卻也抱著一些麻煩的性格。

我想，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基斯先生，以及不知道世界各國的麗莎小姐，即使結了婚也肯定不會順利的。

「明天開始就不要來了——」

那天麗莎就只拋下了這句話，甚至還沒有說完就離開了他。

其實她一直都想和基斯在一起。

然後迎來了第二天，

麗莎再次來到了海邊。雖然嘴上說不要，但是卻還是在心中的某個角落中這樣期待著。

可是他不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她哭著在海邊滾來滾去。

最後，雖然之後每天都會來海邊，但是他並沒有出現。

「.....這是我至今為止的故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你是個很麻煩的女孩子呢。」

「.....」

○

「.....原來如此。」

在聽了一陣來談戀愛的他的話後，我點了點頭。

他說，

作為旅人，他走遍了各個國家，三個月前遇到了一位很棒的女性，甚至還因為忘不了她而回來了。

名字叫麗莎。

而這也是最近在這個國家博得很大人氣的附近能看到的美人魚。

「總之我忘不了她，所以我回來了。」

估計是因為離開這附近的國家後，還在哪裡聽到過人魚的傳聞吧。國家附近的海邊出現了漂亮的人魚——之類的話吧。

而且那人魚的風貌，越聽越像以前見過的麗莎，正因為如此才會在意，回來了吧。

單是聽他說的話，大體上就是這樣的印象。

原來如此。

「你說回來了，具體是在什麼時候回來的？」

「誒~」

我來這個國家是昨天的事。

因此今天一早就開始占蔔，也已經和相當多的客人見過了面。

「親愛的，這可在街上成了傳說哦。」

我謹慎認真地向他說道。

一直懇求和美人魚一起占蔔戀愛運的男性數不勝數，當我對這些人嘆息而驚訝時，他們紛紛這麼說：

——不，不，我還算是比較好的了。

等等。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想，他們自己是不是沈迷於人魚身上，甚至沒有注意到自己被人魚迷住了。

但是聽起來好像不是那樣。

一位居民告訴我：

「有個男的拜托我只要去跟人魚聊天就會給我錢。」

或者有人這樣對我說：

「只要從美人魚那裡得到簽名就會給我錢。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不過那很可能是跟蹤狂吧。」

或是——

「我之前被拜托送她禮物，但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人卻讓人感覺就是跟蹤狂。」

也存在著這種說法，總之至少從一個月前開始這個似乎是跟蹤狂的男人，貌似一直都在間接性地關乎著麗莎小姐。

所以才會說「我還算好」吧，因為還認識一個為此陷入更深的男性。

但是那個跟蹤狂的外表——黑髮，和善的面龐，年紀大概在二十五歲半。

哎呀哎呀，說起來你長得很像他們說的那個人呢？

「你難道從一個月前就一直在尋找麗莎小姐嗎？」

「.....」，基斯用盡全力撇開我的眼睛，「.....不、不、你什麼意思.....？我不知道啊.....」

啊，真誠實呢。

「不用拐彎抹角地搜集信息，直接去說不就好了嗎？」

這算是大致地給你提了個建議吧？不搭話的話什麼事都做不了哦？

但他卻對這樣粗略的我說的話感到憤慨。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但是不是只見過一次面嗎？光是從別人傳那裡聽到的信息就滿足了嗎？你知道她現在是什麼樣子的吧？」

「嗯？我知道啊，是美人魚吧？」

「……」，不，盡管在某種程度是這樣沒錯啦，「她是美人魚這件事也很讓人吃驚吧？」

「嗯，不過也罷。世間廣闊，即使有這樣的人也不會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吧。」

「……」

明明那麼了解人世……「為什麼只是被拒絕一次不去見她呢……」

「不，我也想見她啊？但是不行啊……」

從明天開始就不要來了。

這是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說的話，而基斯先生也很規矩地接受了那句話，說不定還以為發現了麗莎小姐的真心。

「不管是和我在一起，還是聊天，只要一想到她可能會感到無聊，我就會失去說話的勇氣……我可曾好幾次都想去海邊看看的哦？但是，我害怕被拒絕，不行啊……」

「……」

「真沒出息啊……笑一笑吧。」

「嘿嘿。」

「別笑了！」



「嗯.....」

不是剛剛才說你沒出息嗎.....

「總之，我想看和她的戀愛運啊。如果沒有希望，我就會放棄她。所以請幫我再占蔔一下吧。拜托了！」

基斯先生深深地對我低下了頭。

這是你用自己的煩惱得出的結論吧？

「——我明白了。」

那麼，就按照您的要求，用非常高明的方法來占蔔吧。我相信他會有好運的，於是我搖晃著杯子，而後立刻將裡面的貝殼都撒了出去。

結果馬上出來了。

「.....」

他凝視著箱子上滾動著的貝殼，而後貝殼停了下來，他又擡頭仰望著我，歪著頭有些不解。「.....這，結果到底如何？」

不回答也沒關係吧。

「我待會再說吧。」

畢竟一定是好運嘛——而後我朝著國門看了一眼。

「.....？」

我遲疑了，對此，基斯也把目光轉向了那邊。

真是好時機啊。

真的是恰好的時機，芙蘭老師回到了街上。

「.....」

基斯先生肯定非常驚訝吧，他一定很驚訝吧？

因為在那裡，有一位和我的老師一起，和我在三個月前見過一次面的一個非常棒的女性。

只不過三個月前的她的人魚的下半身，如今變成了兩條腿。

○

這是三個月前的故事。

我在海邊遇到了像屍體一樣滾動的人魚。

「請把我變成女人吧！」

用著微妙的措辭的她，請求我希望把她變成一名人類女性。

因為她愛上了一個男人，但是，卻有一個不能交往的理由。

因為她和基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

僅僅因為這個理由，兩人的關係就破裂了。

因為基斯先生是走在地上的人，而麗莎小姐卻是生活在海裡的人魚。

其實麗莎桑也對基斯先生有所好感。之所以無法實現，是因為她自己很清楚即使兩個人成了情侶，也肯定無法順利。

所以，她跟他說從明天開始不要再來。

但是換句話說，麗莎和基斯的障礙也就僅此而已。

不過說實話，我覺得這不是魔法解決不了的事件。

因此，我抓住緊緊抱著腰部的麗莎的手臂，蹲著俯視著她笑道：

「其實我也是有一個好方法哦。」

然後我拿出一根法杖。

「.....這是要做什麼？」

我對低著頭驚訝的麗莎說道：

「總而言之用魔法讓腳長出來就可以了。」

那樣的話不就萬事大吉了嗎？

因為魔法是很方便的東西。

而我也曾做過幾次，改變自己的樣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她自己不是也能夠把尾鰭變成雙腳嗎？我如此想道。

作為人魚的她，是否有魔法的素養，說實話，那時候我還不太確認——如果不能使用魔法的話，我想即使把藥法也交給她，也是杞人憂天。

但是她會使用魔法，或是說具備了那個才能。或許是擁有與普通人不同的東西吧，大概天生就有魔法才能吧，她立刻熟練地使用了自出生以來第一次拿到的拐杖。

雖說有才能，但是變身魔法是需要高等技術的魔法，要學會的話還需要一些時間。

「這樣嗎？」，她對自己施加變身魔法。

「失敗了。」

不過尾鰭是有一些變化。

「那麼，這樣呢？」，第二天她也對自己施加了變身魔法。

「變成別的生物了。」

這次下半身變成了馬。

「嗯.....那麼這樣吧？」，隔天她又對自己施加了變身魔法。

「那個.....感覺你越來越偏離人類了.....」

別說下半身了，連上半身都變成馬了。

之後只要時間允許，我就一直陪她學習魔法。大概過了五天後，她就已經能正經地把下半身變成人了。

「這樣嗎？」

她的下半身變成了漂亮的白腿。

我點了點頭。

這五天，與其說魔法訓練，不如說是把下半身變成人的訓練。結果她除了變身魔法以外什麼也不會，但是如果只是為了和男性一起生活的話，這就已經足夠了吧。

所以我在確認她長出了腿後，總結道：「那就已經不需要我了。」

畢竟是旅人嘛，所以是肯定不需要長居的吧？

「誼？這真的好困擾啊，伊蕾娜。我明明只能暫時變成人。」

麗莎小姐露骨地皺起了臉。實際上，在被抱怨之後，腳就變成了尾鰭。

好像還不完善呢。

但是，

「嗯，之後請自己練習，我想不久就會變得能很好地走路了。」

「不和我在一起嗎.....？」

因為沒有腳走不上沙灘，她在沙灘旁擡頭看著我，顯得有些可憐。

但是我輕輕地搖了搖頭。

「我不在也沒問題吧？而且……」

我一邊摸著她的頭，又說道：

「我是旅人，不需要久居。」

所以我得走了。

「…… 嗯……」

她雖然不服氣地鼓起了臉頰，不過卻沒有像相遇的那天一樣撒嬌。

但是她還問了我一個問題：

「旅行真的有那麼有意思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是因為基斯先生是旅人吧，旅行的興趣在她心中大概多少也會有一點。

我短暫地發出「嗯—」的聲音之後，對她笑道：

「嘛，你試一試就會明白了吧？」

我想那個恐怕是非常曖昧，甚至顯得有些麻煩的回答吧。



昨天我和伊蕾娜造訪了這個國家。

街頭巷尾因人魚而喧囂，而我也和不少人一樣乘著這個謠言情緒也稍稍高漲了起來。不過伊蕾娜則是「誒，人魚嗎？這樣啊」這樣毫無興趣的樣子。

不用說就感到很不協調了。

「怎麼了，伊蕾娜？這不像平時的你啊。」

「平時的我是什麼樣的？」

「『誒？人魚嗎？老師！我們去海邊看一下人魚吧！』一邊說著這樣的臺詞一邊拉著我的袖口。」

「那是誰啊？」

伊蕾娜眯著眼睛說道，就如同從沒有做過那樣的事一般。

雖然現在確實是開玩笑，但是還是很奇怪。

「但是你怎麼了？沒興趣嗎，對人魚？」

「不，並不是沒興趣——」

於是伊蕾娜對我說，

三個月前她曾見過一次人魚。她教給了她魔法，因為她正為和只見過一次的男性的戀愛而煩惱。

不是因為沒有興趣，而是因為知道所以並不怎麼吃驚啊。

「很為難啊.....三個月過去了，還在海上徘徊.....真是出乎意料呢.....果然還是再跟她再稍稍在一起比較好吧.....」

伊蕾娜嘟囔道。

而且她還向我提出了一個建議。

「老師，可以去見人魚嗎？」



她還向我說，希望能把那條人魚帶到街上。

我歪著頭，有些不解。

「這倒是沒關係……但對方是人魚吧？怎麼帶到這裡來？」

帶過來會不會引起騷動啊？這街上的人好像很好人魚呢——我驚訝地皺起了眉頭。

可是伊蕾娜卻對那樣的我說道：

「啊，那沒關係。大概不會引起騷亂吧，可以正常帶過來。」

而且還說了許多大致相同的話。

我推測，三個月前見面的時候，伊蕾娜曾對人魚做了什麼吧。嗯，我知道的。

「……你在隱瞞什麼？」

我看著伊蕾娜如此問道。

我們已經交往很久了。在這種時候，我也明白伊蕾娜會以什麼樣的話來回應，不過為了慎重起見，才這麼問她。

並且大概伊蕾娜也不會偏離預想吧，她以一副飄飄然的樣子浮出了笑臉，偷偷地笑著回答道：

「那就等會兒再說吧。」

第二天，我按照伊蕾娜說的去見了人魚。雖然長出了腳讓我很吃驚，但是——原來如此，伊蕾娜教會了她如何成為人類的魔法啊。

雖然現在還處於不完全的狀態，但其技能似乎正在日益提高，而且聽說現在已經可以往返於大街和大海之間了。

訪問街道的人魚桑——也就是麗莎小姐，一定吃驚吧。

「.....」

啊，只是默默地凝視著坐在伊蕾娜面前的一個男性呢。

不用特意確認那個是她的戀人也看得出來呢。她慢慢地靠近他，雖然有些猶豫不決，但她似乎決不會後退。

為了不再分離，她慢慢地向他走去。

「..... 基斯先生。」

耳邊響起了柔和的聲音。

「啊，麗莎.....」

另一方面，那名男性看起來則有些緊張。

兩人開始慢慢地互相靠近，期間互相沒有任何拒絕。為什麼人魚會長腳，作為旅行者的他為什麼會在這條街，這樣的疑問二人並沒有在意，只埋頭於屬於他們自己的二人世界。

大概，我和伊蕾娜也看不見了吧。

「.....」

我普通地通過他們，向伊蕾娜身旁靠近。「既然你教她變身魔法，不該先告訴我嗎？」

我原本還懷疑肯定是魔法師裝成人魚的說。

不過我也懷疑了很多這樣那樣的事就是了。

伊蕾娜笑了，說道：

「因為我覺得那樣比較有趣。」

您完全沒有反省吧？

好吧，但是——

「我去見人魚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於是伊蕾娜放低了視線，

然後回答道：

「稍微占蔔了一下。」

她凝視的前方的箱子上，只有正面的貝殼在上邊停留著。

○

麗莎和基斯兩人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呢，雖然不想長篇大論，但為了慎重起見，還是說幾句吧，請允許我簡潔地寫下來。

「嘿嘿，伊蕾娜，聽我說哦？其實呢，基斯說想和我一起旅行呢。所以從明天開始，我們決定兩個人去各種各樣的國家？」

在那天後，我們便聽到了這麼一句話。

我和芙蘭老師兩個人在街上徘徊時，她很高興地對我們這樣說著。

雖然聽說她還沒有完全學會變身魔法，但是她保持人類姿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

她練習魔法的同時，每次都要先沿著海邊的街道轉一圈。她緊緊抓住基斯的手臂，「嘿嘿」，這麼沖著我笑道。

「這樣啊.....那太好了呢。」

我看了一眼正旁邊的他。

「啊，那個.....好、好近.....」，他通紅著臉支支吾吾地說道。

到現在.....還沒.....習慣女性嗎.....

在回憶時明明是比較能說的.....難道說在長了腳的麗莎就不習慣了嗎？是那樣嗎？和原本需要練習魔法的麗莎一樣，基斯也應該做些習慣女性的特訓吧。

或是說——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很普通呢.....為什麼在麗莎面前就會變成那樣呢？」

「不是因為人魚癖嗎？」

「人魚癖是什麼東西？」

「那個啊，老師也不懂呢。」

老師你很坦率呢，而後我將目光投向遠方。

我們這樣的交談他們估計也完全沒聽進去吧，因為他們完全進入了只有他們二人的世界。

「喂，基斯。下一個國家在哪裡？我如果有基斯君的話哪個國家都可以哦！」，麗莎十分激動地問道。

「啊，啊.....嗯，總之我現在想一個人獨處一會兒.....這樣下去的話會死的.....」，而另一方面的他，已經快死了。

「.....」

兩人也將踏上尋找新故鄉的旅途。

不，可是——

「前途真是多難啊.....」

他是要先習慣和麗莎小姐的關係，還是先讓麗莎小姐一直保持人類的形態，到底應該哪個先呢？

如果我們能再次見面的話，或許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吧。

然後目送了兩位旅行者的我們，也做好了離開國家的準備。

人魚從街道附近的海邊消失的通知也會馬上在全國蔓延吧。但是嘛，也只不過回到了三個月前人魚基本沒有發現人魚的那時候吧，結果來說只是返回到當時的狀態，所以應該沒有大的問題吧。

不過乘著人魚之便給烤魚取了奇怪名字的店鋪很為難吧。

「戀愛真好啊~」

出國之際，老師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嘟囔著這話。不顧眾目睽睽，沈浸在那調皮的二人（不如說是單方面地糾纏著基斯的麗莎小姐）的余韻之中。

「伊蕾娜戀過愛嗎？」

呵呵，老師似乎在那個場合問了奇怪的問題呢。

戀愛嗎？

嗯.....

我回答道：

「和老師相遇的時候就一直在做啊。」

說出了這種意義不明的話。

而老師露出了有些奇怪的表情。

「.....哎呀，找到誰了嗎？」

那張臉看上去好像在戒備著什麼似的，我意外地笑了。

「該去旅行了哦。」

「.....所以那個人是誰呢？」

老師也笑著說著奇怪的話呢。

但是沒辦法啊.....

「戀愛就是會讓人覺得有些麻煩的東西啊。」



### 第三章 在文學之國留下的記憶

有一天，老師和我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個被稱作文學之國的國家，而那也是一個別具一格的國家。

因為從大約正午的時候我一直在用掃帚在平原上飛馳，因此肚子稍稍感到有些餓，因此發現國家的大門時是我的心跳也不禁加速了，但是一發現那個文學之國時也產生了稍微複雜的心境。

「伊蕾娜來過這個國家嗎？」，在門前拿著掃帚的老師向我問道。

我點了點頭。

「嗯..... 大概一個月前有一次吧」，和老師一樣，我也下了掃帚。  
「而且因為被稱作文字之國，從事文筆工作的人好像很多。順帶一提，對於料理，我不太期待..... 也做不到.....」

因為我曾去過一次所以關於這個國家的了解還算可以。首先，我想可以舉出圖書館最大的特征，而藏書數也是如此。對於文筆職業的各位來說，這個國家真的感覺很好，正如剛才所說的那樣，有很多有名的作家也在這個國家就職。不過也正如我所陳述的那樣，在這個國家裡，飯菜大多都很樸素，因為只需要吃飽就好了，因此追求簡單樸素的飯菜擺在餐桌上。

如果是平常的我，肯定會說「哇！好多喜歡的書啊！太棒了！」這種話兩眼發光吧，不過，現在比起書蟲，我更想安定我肚子裡的蟲。

不過，作為旅人，像這樣走到國家就餐已經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

但是盡管如此心情還是很複雜.....

「我國的入境審查將全部以書面形式進行，請填寫所有必要事項。寫完後，請放門旁邊的箱子裡。」

迎接我們的門兵如此說道後，便把筆和紙片分別交給了我們，領著我們去了櫃臺。

因為我是第二次來，所以我熟練地填寫了必要事項。年齡，出身國，訪問這個國家的次數，此次入境的目的，職業，過去的犯罪經歷，以及愛好和喜歡的書等。

「哎呀.....沒有寫名字吧？」

我旁邊的老師驚訝地說道後，「嗯.....？」，不禁歪著小腦袋這麼想著。

您好像很為難啊。

「入境的時候不用寫名字也可以哦。以前，好像有個極端討厭寫名字的旅人，還有了糾紛，所以現在廢除了。」

「哎呀.....是嗎？」

老師偷偷地笑了，然後填補了必須的事項。

正在寫問卷的時候，老師問道：

「這麼說來，伊蕾娜在這個國家待了多久？」

她沒有看向這邊，只是這麼問著，估計是因為嘴巴和耳朵因為時間關係而變得寂寞了吧。「哼嗯——」，我將筆放在嘴邊哼了一下後，說道：

「我記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逗留期間好像還因為錢而為難而做了點有風險的打工來掙錢。」

「你打工可真少見啊，什麼工作啊？」

「是一本潛藏著無限可能性的書籍，在路上賣，也就是在路上打工。」

「那是什麼書？」

「裡面都是白紙的書，在那附近的書店就有賣。」

「總而言之，不就是筆記本嗎？」

「因為制作得非常精緻，所以客人有一半是因為有趣才買的，但是如果加上了這麼個標題的話，就能以相當的價格賣出去了。」

「這是欺詐啊。」

「嘛，就算是白紙，隱藏著無限的可能性也是事實。」

「這是欺詐吧？」

「老師，我們應該多角度地看待事物哦。根據不同的看法，我好像也是在做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吧.....也不是看不到我賣什麼吧？」

「對不起，不管從哪方面看，我都想不出你不是在欺騙居民，然後從居民那裡騙錢的樣子。」

「輕易地買到魔女在路上賣的書，你會後悔的，這樣的教訓在和我的做生意後會不會得到呢？」

「結果不就是欺詐嗎？」

老師還是一如既往地驚訝地嘆了一口氣，然後放下了鋼筆，啊，看來好像寫完了呢。

然後我們把入境審查用紙一齊放進門邊設置的四方形的箱子裡，如果紙再次從箱子裡吐出的話，審查就會結束。

實際上，我進入這個國家有些消極，主要原因是擔心像這樣的惡行會不會被別人暴露於國家了。

可是再次寫入境審查問卷的時候，發現了一件事，

——不用寫名字，大概也沒關係吧？

老實講的話，上次入境的時候和這次審查問卷都用了虛構的文字來替代，也就是說謊。但是單憑版面，過去做過欺詐行為的我，以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打算第二次入境，應該不會被發現吧？.....對吧？

不久，鈴的一聲，鈴聲響起，紙片從箱子裡吐了出來。

「哎呀~」

是芙蘭老師的問卷呢。紙的邊上印著「入境次數：2次」「來自國家的通知：寄存著給你的書」這樣的文字。

.....哎呀哎呀？

「老師，您是第二次來這個國家嗎.....？」

「哎呀？我沒說過嗎？」

「雖然是第一次聽說啦.....」

我們而後就這樣交流了一下。

隨後，我的問卷和老師的一樣，鈴鐺響起，被吐了出來。

紙片上印刷著的文字也和老師的一樣——

入境次數：兩次

『來自國家的通知：請來審問情報』

.....

嗯？

有些不同呢？

「你過來一下好嗎？」

我剛以擡頭肩膀就被拍了一下，伴隨著跳躍的心跳聲，戰戰兢兢地回頭望去。我的身後，站著幾個士兵。

「.....嗯，有什麼事嗎.....？」

一名士兵絞盡腦汁地想了一會兒，然後轉移視線，問道：

「你以前是在這個國家的路上欺詐的魔女吧？你能給我講一些詳細消息嗎？」

「誒？誒？欺詐.....？喂，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與一個月前剛出爐的入境審查問卷上的筆跡一致。」

「.....」

「而且偶然與一個月前的入境審查問卷上的筆跡一致。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出身國、年齡、一切都各不相同，唯獨筆跡卻與之一致。」

「.....」

「能請您陪我們一起來一趟嗎？」

你明白我想說的吧？他們隨後又說了大概就是包含了這樣的語氣的言詞。

「.....」

我看了下老師，

老師大概會憐憫我吧。

「伊蕾娜。應該多角度地看待事物吧？」

她借用我的發言這麼勸誡道，我非常生氣。

即使被這麼說——

「對不起，不管從哪方面看，只能看到我被勒緊的未來.....」

「因果報應啊。」

老師還是驚訝一樣地嘆了口氣，但是稍帶有一些微笑。

而且不知為什麼，那張臉看上去好像是在懷念著從前。



在進入文字之國的時候，有一位邪惡的魔女正被士兵們包圍著。

她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的愛徒。

「我堅決拒絕！絕對拒絕！」

結果，自暴自棄的伊蕾娜一邊拒絕審問情報一邊半強迫地被士兵們拉走了。

事已至此也沒有辦法了啊，畢竟做了壞事嘛，是不可動搖的事實啊。不過我至少想安慰她一下，於是我一邊說著「那個.....加油吧？」這種意義不明的話鼓舞她一邊微微揮手送別。

「直到晚上為止大概不會回來吧.....」

但是沒辦法啊。

然後我看到了附近的一個士兵，托他信說，等伊蕾娜被釋放後再交給她。不過也就是「我在大街的噴泉廣場附近的旅館等著你」這樣的信而已。因為以前曾住過，因此這次也打算住在那時候在這個國家住的旅館。

不過，我第一次訪問這個國家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也不知道那個旅館還在不在。

因為無論哪個國家，都不可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樣，無論是人還是場所，都會改變的。

感覺沒變，只不過是因為一直呆在那裡才會有這種感覺。

如果我以前住的旅館倒閉了的話，嗯，那時候在噴泉廣場等她就可以了吧。

於是我如入境審查用紙上所寫的那樣，第二次入境了。

令人懷念的街道迎接了我。

我記得這條街，

這是我成為旅人以來第一次一個人走過的街道。

「好懷念啊.....」

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從故鄉逃出生天的那天起，就一直和一個魔法師一起旅行著。

那是一位留著將近白色的灰色頭髮，身披黑色長袍和三角帽。胸口有形似星星的胸針的魔女。

而她正是我一生中第二個老師。

所以當時我稱她為「師傅」，因為我已經有一個老師了。「誒~？從現在開始，請叫我老師哦」，即使我被這樣半強行地要求這麼叫，但我還是稱她為師傅。

這樣的師傅，在進入國家前也曾斷然地說出這麼一段話。

「我堅決拒絕。」

說起當時的我，因為還不了解國外，所以就覺得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景象，以至於不管別人怎麼說，即便被門兵包圍著，也堅決不會讓步的魔女師傅，還曾以為很帥。

「我可是不會寫名字的，絕對不會寫的，也絕不會亮出身份。」

順便說一下，師傅鬧事的主要原因在於入境審查問卷中寫名字的項目，因為她不知道為什麼極端討厭寫名字。



順帶一提，當時的我的心境是這樣的：

（即便被士兵包圍著，也依然很堅決啊……！果然魔女很厲害啊！）

只是個笨蛋而已。

回顧當時，師傅被士兵們包圍的理由實際上是：

「你上次在我們國家欺詐過吧？」「有很多目擊證言哦。」「受害申報也有呢。」「不想寫名字是嗎？」「總之，我還是想請你認清現狀哦。」

我想從士兵們無窮無盡地拋出來的話大致能察覺到吧，總之，正如孩子與父母相似，我當時的師傅也是在此做著欺詐的行為。

也就是說，寫上名字就會「咦？你上次也入境了吧？而且還欺詐別人了吧？能不能稍微到後面一下呢？」，因此對她來說，不寫名字是自衛的最後手段。

但是，父母和孩子之間也許都有一個共同的始末。

「沒關係，快點來幫忙！把她帶走！」，士兵將師傅半強行地戴上手銬。

「不要這樣！你以為我是誰啊！」

「欺詐師。」「守財奴。」「犯罪者。」

「這種話也太直接了吧？請別再說了。」

就這樣，師傅在我的目送下，被士兵們帶走了。

總而言之，就如現在的我一樣，當時的我隨後也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不過話雖如此，當時我所處的狀況與現在大不相同。

「咦？師傅，誒？誒……？」

突然被扔下我一個人不管，不禁突然感到有些膽怯，在那裡開始提心吊膽了起來。「你可以進去哦」，隨後士兵們便把我送到了國門那邊，但正如我反複講述的那樣，我原先從未一個人走到外面的世界。

因為自從出生開始，我就一直生活在深邃之森比拉。

所以一個人被拋棄到別的國家中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怎、怎麼辦呢.....」

環顧四周，

凹凸不平石板筆直地在前方延伸著，排列於兩側的建築物的牆壁很雪白，在陽光的照射下也不禁顯得有些晃眼。大街上有書店、郵遞店、能讀書的咖啡館、著名作家紀念館等與文學有關的店鋪，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裡被稱作文學之國。

我馬上被第一次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

無論到哪裡都廣闊美麗的外面的世界，迎接了懵懂的我。單是一個國家的胡同，在我眼裡都耀眼無比。漫無目的地走在似無盡延伸的道路上的我，終於到達了一個有噴泉的廣場。

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與街上的人們一同休息了一會兒。從佇立在旁邊的圖書館借書的人似乎在利用休息時間來埋頭讀書，因此有很多人拿著書。

話雖如此，可要說是每個人都只知道讀書，似乎也並非如此。

「唔唔.....這是.....！不行不行啊.....嗚嗚.....」

我背對著噴泉後的一個長椅上，坐著一位大叔。

他剛才似乎想了一會兒，在薄薄的冊子上輕輕地寫上文字，不過緊接著他就用自己蒼白的頭撞破了那一頁。

可能是因為上了年紀的緣故，或是腦海裡浮現出了很難為情的東西吧，叔叔看起來十分老氣橫秋。

所以，當我看到他身邊有一位年輕的女性走過來的時候，雖說慚愧，我剛開始還一直認為她是他的女兒。

「你，來這種地方執筆嗎？」

啊，好像是夫婦呢。

好像的確是夫婦呢。仔細一看，兩人左手的無名指上還套著一對戒指。

「不要突然來搭話啦！」，叔叔慌張張地把小冊子藏在背後，擡頭望向夫人，大聲尖叫道：「在哪裡寫是我的自由吧，快離開我！」

「我現在要去服裝店逛逛，你要一起去嗎？」

似乎已經習慣了叔叔的態度，夫人用極為溫和的語調如此說道。

「怎麼可能去啊，我還得忙著準備新作啊！」

「那看完衣服後去吃飯怎麼樣？」

「不需要！」

你一個人愛去哪去哪吧，叔叔脫口而出道。哎呀，多麼冰冷的大叔啊。

夫人高雅地將手湊到嘴邊笑了一會兒，留下一句「那麼，再在這兒等我一會兒吧」後，又離開了叔叔身邊。

「.....」

老爺爺凝視著夫人的背影看了一會兒後，一邊嘟囔著「.....走了嗎？」，一邊再次打開了本子。

「嗯.....果然感覺寫什麼都很合適啊這裡.....嗚嗚.....」，然後握著筆抱著頭嘟囔道。

話說回來，我是第一次在國外漫步，想必您已經知道了。不過其實又因為我出生的故鄉裡沒有娛樂，因此看到從事文筆業的人也是第一

次。

「……」，因此，即使我以稀奇的目光直視著大叔，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開頭要什麼啊……？到底要寫些什麼才對啊……？嗚嗚……想不明白啊……」

「……」，即使近距離地一直窺視著那本小冊子，也不算是罪過吧？也沒有辦法吧？

「果然應該在這裡寫下一段難聽的話才——嗯？」

「……」，我和叔叔對視了。

「……」，而後叔叔沈默了。

總之，還是先打個招呼吧。

「……」，叔叔還是一言不發。然後，啪嗒一聲合上了冊子——

「什，你想幹嘛啊！別盯著我看！」

而後再次像夫人那樣大聲喊道，似乎有人接近的話就會條件反射性地怒吼讓他離開的習性呢。

「啊，對，對不起……」，但是，當時的我還只是個不懂世故的人，突然被他罵了一頓，有點心慌意亂，「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小說家……」

「啊……什麼呀，是小孩子啊……」

或許是發現對方還是個年幼的少女吧，叔叔這才想起了在剛才那大人的舉止。「你對小說有興趣嗎？」

「……」，我點了點頭。

「這樣啊。」

而大叔手邊的冊子封面上寫著「致妻子」。

書的標題嗎？

「那是新作品嗎？」

我指著冊子，叔叔搖了搖頭道：

「不對。」

「……？是有什麼不同嗎？」

什麼意思啊？

「這不是小說。你不知道嗎？」

我點了下頭。

「嗯……你是外人嗎？」，大叔直盯著我打探問道，「這是寄存在圖書館的書。」

叔叔慢慢地回頭看噴泉的對面——圖書館，給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看來這個國家的圖書館有些不一樣呢。

本來，圖書館就是指收藏正流通的書，免費閱讀的設施。但在這個國家似乎還有另一個作用。

「這個國家的圖書館將個人所有的冊子也都保存在倉庫裡，當作素材本和筆記什麼的。」

他又說道，這個國家從很早以前就從事文筆業的人好像很多，同時，在圖書館工作的作家也相應的存在。作家們將自己的素材本帶進圖書館，一邊讀書、搜集資料，一邊創作出新的故事，但隨著劇本數量的增加，因此很多人每次都懶得帶進去。據說同時，作家們也開始流行互相在冊子上寫文章寫小說的一種娛樂，圖書館方面曾計劃暫時保管個人冊子。

所以每次不帶重物也能空著手在圖書館工作，作家們非常高興。

圖書館為我們保管小冊子，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了。而且不久，戀人們為了保管自己的交換日記，或者是為了交給未來的自己作信息而利用。還說是因為.....

總之叔叔告訴我，現在這種方法很普遍。

但是，這樣的話，總而言之——

「你寫的是給太太的情書嗎？」

大致來說就是這樣吧？

「.....」，叔叔沈默了一會兒，「.....嘛，就是這樣。」

因此也不難理解只是抱著腦袋連一個字也沒寫上去這樣子呢。

「我覺得直接用語言表達很難啊.....畢竟只要是文章，多少都很正經，因此無法很好地用語言表達出來啊。」

假如我是小說家的話——也會像大叔那樣苦惱吧。

對夫人而抱有煩惱，也不難想象。

「嘛，即使不再寫這些東西，我想你也一定能傳達出你對妻子的看法的。」

我想起了和叔叔形成鮮明對比的極其溫和的夫人。她笑著看著因新作品的準備而忙碌的他，就如預料到了他確實在寫些什麼，煩惱著什麼。

但是，

「雖然能夠傳達，但這並不是說明不將它轉換成文字就能解決的啊」，叔叔撫摸著因為多次破損而變得完全薄了的冊子，又說道：「無論是怎樣的故事，怎樣的回憶，成為了語言才會有意義。不這麼做的話，這就等於在我腦海中不存在啊。」

所以才這樣寫嗎——他像是在尋找夫人一樣，眺望著街道這麼說著。

「想寫的東西已經決定了嗎？」

他對我直接的問題點了點頭。

「是啊，肯定的。但是太多了啊。」

嗚嗯.....

「所以才這麼傷腦筋啊」，原來是因為想寫的東西太多了才煩惱啊。

我自己這麼理解道。

但是叔叔笑著搖了搖頭，說道：

「抱頭痛苦只是因為害羞而已哦。」

那天傍晚，我和師傅匯合後，住在了噴泉廣場附近的旅館裡。

「原來如此。」

師傅聽了今天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後，就如理解了一樣點了點頭，「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國家的書店賣很多奇怪的冊子啊.....」

她一邊說著，一邊從懷裡拿出了與在街上叔叔拿著의 完全一樣的冊子。

「這是怎麼拿到的.....？」

「我以前來這個國家的時候，為了做生意買了幾個，先送給你一本吧。」

「啊，哈嗯.....」，什麼生意啊？，雖然我有些疑問，不過暫且先收下吧。



「雖然我是第二次來這個國家，但是我本來還不知道有這樣的文化呢。明天去圖書館看看吧，給未來的自己寫留言不是很有意思嗎？」

師傅依然精神抖擻地說著。

您感興趣就太好了，我也拿到了一本小冊子，也很想去一下圖書館呢。不過——

「師傅，你有沒有注意到可能會士兵呢？怎麼去圖書館沒關係嗎？」

因為白天發生了糾紛，所以我想明天一定要先出國才是。

「沒問題，用錢解決就好了。」

「用錢……！」

雖然看上去很羅嗦，但當時的我不太了解世事，所以一直以為「有困難的時候就用錢來解決的老師真是太棒了！」，唉，我真是個無可救藥的笨蛋。

「話說回來，用這本冊子的生意是什麼？」

我問了個樸素的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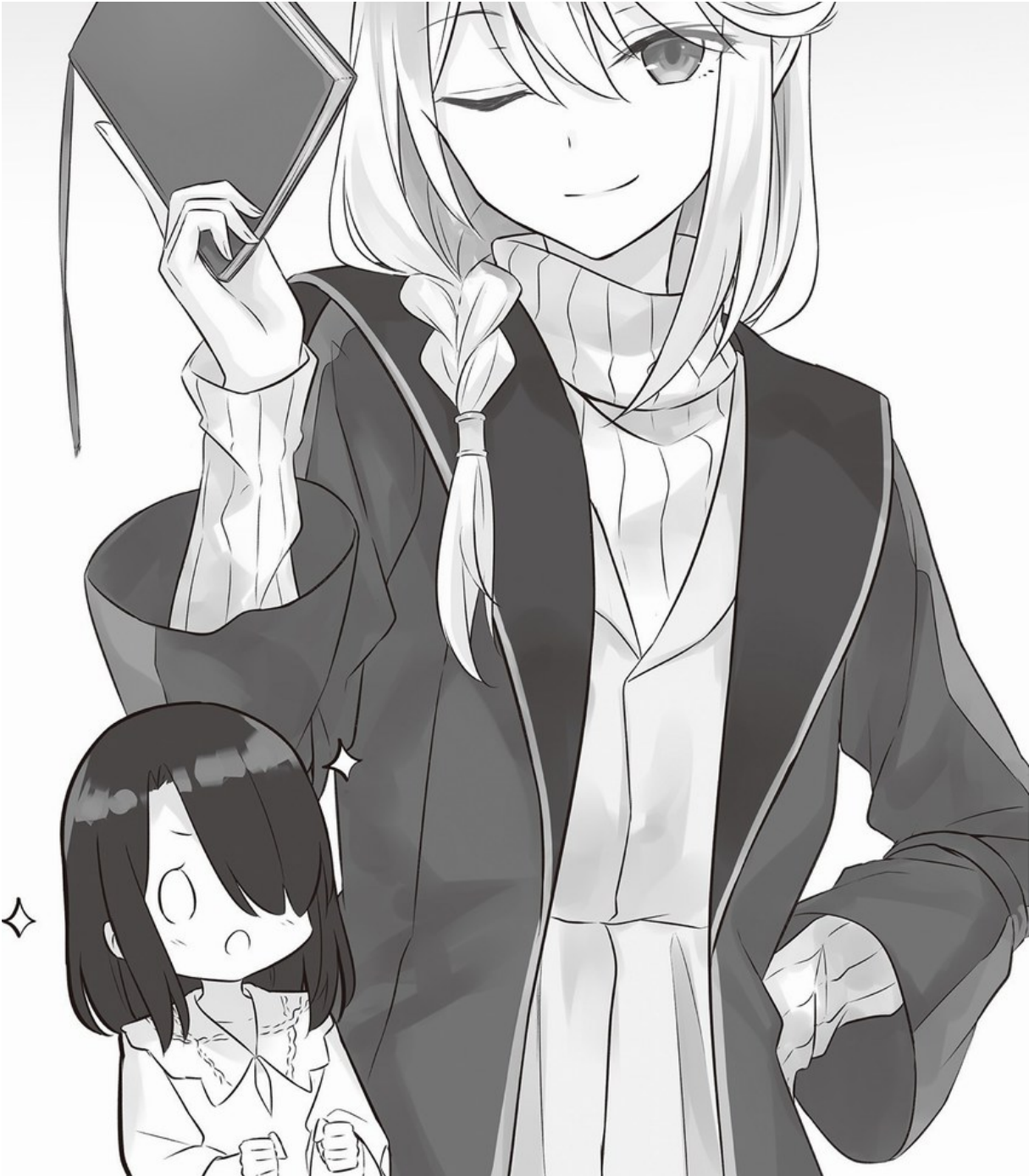
於是，師傅臉上浮現出了略帶驕傲的笑容——

「拿來給別人做煉金術喲。」

她這麼回答道。

我仔細地看了看書本的封面，上邊寫著「蘊藏著無限可能性的書」。





.....

孩子果然會和父母很像呢.....



回憶就在這時結束了。

成為大人，再次曾走過的街道，總給人一種比以前更小更樸素的印象，可能只是我長大了吧？

來到這個國家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遺憾，以前的街道的樣子在我腦海中並不鮮明。因此，我像以前一樣在街上閒逛，像收集回憶一樣地眺望著街上。

正因為還被稱為文學之國，所以書店也是鱗次櫛比。

從經營普通學術書類書籍的商店，到娛樂小說店，以及寄存在圖書館的小冊子專賣店等等。

而後我逛了幾家店。

「哎呀……」

不久，好不容易走到某家店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熟悉又陌生的面龐。

書店前面有一位和以前見面時氣質一樣的男性，他皺起眉頭，一臉難為情。

「……」

但是他和以前不一樣，並沒有跟我說過話。沒有反射性地大聲叫喊，同時也並沒有抱著頭苦惱，只是一動不動地向這邊投射著銳利的目光。

豈止如此，那冊子也與以前不同，變成了薄薄的紙片。

「……原來是有名的作家啊。」

我在書店前看著他的身影，彎著身子說道。

在經營娛樂小說的那個店，粗略一看，上邊排列著他的作品，那位和我以前曾談過話的他的小說，整齊地排列在店前。

好不容易來到店裡，見到了令人懷念的臉，總覺得就這樣離開會有點寂寞。於是我從架子上拿了一本書，買了下來。

因為感覺錯過了這個機會，就再也見不到了。

抱著剛買的書從店裡出來的時候，我再一次回顧店裡。

離開了五年啊.....

而後我又看了下書的封面，在上邊，在一些具有裝飾性的文字旁，我認識的大叔，在這小小的封面上顯得格外擁擠。

### 『來自國家的通知：寄存著給你的書』

我一邊看著入境時交給我的紙片，一邊追尋著曾經的足跡。據說，出示入境審查問卷的話，圖書館就會把寄給我的書交給我。

雖說是寄給我的書，但我唯記得，在這個國家裡沒有稱得上是朋友那樣親密的人，像戀人之類的就別提了。

但關於寄件人我並不是沒有線索。

不是別的，我就是送給我的冊子，而且大概還藏在圖書館裡吧。

到底寫了什麼樣的內容呢？很遺憾的是，我記得去圖書館，不過關於老師交給我的『蘊藏著無限可能性的書』所記載的內容，卻已經完全從我的腦海中脫落了。我想了一會兒，但是在到達噴泉廣場之前都沒有想起來

「你好。」

來到噴泉廣場，緊接之後，緊緊牽著曾經的記憶之線的手停住了。

擡頭一看，噴泉的背後有一個女人正從長椅上往我這兒看。

「你喜歡那本書嗎？」，女性的目光，注入了我手中的一本書中。

「我還沒看過，不知道喜歡不喜歡。」

「啊.....看來是這樣呢。對不起，好懷念啊，不由得就.....」，女性的手，高雅地貼在嘴邊這麼說道。

她以熟悉的動作笑了。

而膝蓋上有一本破破爛爛的小冊子。

是因為我地注視那本冊子太認真了，也有可能是因為看到了我的入境審查問卷吧，

「你是別的國家的人吧？」，女人溫和地問道。

我點了點頭。

「是啊，我來自遙遠的國家。」

「來這裡有什麼事嗎？」

我不回答，反而指向了女性的手邊。

而她似乎已經察覺到這一點了，臉上露出了微笑。

「那對方是誰呢？」

「這是我以前的自己，雖然不太記得寫了什麼就是了。」

「這樣啊。」

她說，那就很讓人期待了。

我點了點頭。

「那邊的小冊子是你老公送給我的嗎？」

我歪著頭如此問道。

讓人完全能明白的話傳入了我耳中，「送我這個的人，很笨拙，也動不動就怒吼——」

本來是做得很精致的冊子，卻顯得相當寒碇，而且仔細看的話，已經變得非常薄了。一定是見到我之後又重寫了好幾次吧，那裡有一直在苦惱的他所留下的痕跡。

她可愛地撫摸著那破爛不堪的冊子，

「但他就是我的丈夫。」

而後這樣低語道。

「……那本冊子上寫的是什麼？」

我不禁稍稍為此有了些興趣。叔叔最後，煩惱到最後，到底傳達了什麼呢？

「上面只寫了一句話。」

而後女子笑著把冊子遞給了我，「面對面說出來的話肯定很讓人害羞吧」。

然後我從她那裡拿起那冊子，然後打了開來。

「……」

那裡確實寫著直接說出來的會有些害羞的話。



圖書館裡到處都是書。

不愧是自稱是文字之國的國家，從鑲著玻璃的天花板上灑落的光芒，照耀著排列在架子上的書。

「歡迎光臨到來圖書館。」

我和師傅二人一起來到了接待處，坐在櫃臺對面的那位女性如此說道。正如傳聞所說，在這個圖書館可以借一般的書籍，也可以自己保管帶入的冊子。

「你能幫我保管這本小冊子嗎？」

師傅一邊對接待員說，一邊推著我的後背，我反射性地仰視著師傅。

「師傅我可以嗎？」

「沒問題」，她輕輕點頭道，「畢竟我在這個國家淨做的是壞事啊。」

但是你這樣的孩子現在也不可能來取喲——師傅聳著肩膀補充道。

而這一句話，聽起來像是在說，

什麼時候變成大人時，再回到這裡來吧。

「……那麼，這個就拜托你了。」

我雙手把冊子交給了接待員。

在前天晚上我就寫好了內容。那時候，不知要寫些什麼，抱著腦袋反複思考了許久，不過最後，我寫了一篇可愛的內容，甚至讓人連寫過的東西都忘了。

對著大人的我寫的。

「我接受了。」

接待員接過我的冊子，神奇地凝視了一會兒，然後告訴我，再來這個國家的時候，只要把入境審查問卷拿到圖書館就能把冊子還給我。

所以我想長大後再來這裡。

而且成為大人之後，我也幾乎忘了寫了什麼。

「寫了什麼內容啊你？」

從圖書館出來的時候，師傅這麼問我。

我回答道：

「向未來的我提了一個問題。」

而這，說出來不禁會讓人有些害羞。

○

被國家的士兵們包圍後，直到夜裡都被拷問得精疲力盡，最後還被罰款，最後「不要再幹了這種事！」在受到這樣嚴厲的斥責之後，我終於回歸自由了。

因為經歷了那種事，與老師匯合了的時候已經筋疲力盡，甚至到了連吃飯的精力也沒有的地步。

「我回來了……」

好不容易走到旅店的我聲音都變弱弱的了，似乎我幾乎能稱得上屍體了。

「歡迎回來」，而老師則像往常一樣笑嘻嘻地迎接了我。她好像在讀書，躺在床上的她的手裡有一本書。

真輕鬆啊……

好像度過了和我不一樣的充實的一天呢……好羨慕啊……

我看著這樣稍稍有些幼稚的老師，忽然——

「……？」，床旁邊放著的冊子的封面映入眼簾。



是曾見過的冊子，也是曾見過的封面，甚至連「藏有無限可能性的書」這樣的名字等也是。

哎呀哎呀？

「……我把那個冊子交給老師了嗎？」

我都不記得了呢。

但老師輕輕地搖了搖頭，「這是我之前拿到的。」

「我覺得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寫這麼奇怪標題。」

「不，意外地還有其他人呢。」

「是哪位？」

「是奇怪的人哦。」

「是吧？一看就明白了。」

「……」

老師擺出一副難以啟齒的表情，不言而喻。

「今天太累了，但還是先洗個澡再睡吧……」

一到旅店就感到疲憊不堪，就像是睡衣突然襲擊過來的錯覺，感覺今天什麼也不想做了。

老師從床上點了點頭，「請好好休息哦。」

芙蘭老師一邊說著一邊揮著手道。

比平時更溫和的聲音傳入耳中的同時，我回過了頭，她好像很懷念似的笑了。

●

正如她所說的，伊蕾娜洗完澡後沒有吃飯，只是將頭髮輕輕地吹乾後，就躺在床上說了句「晚安」後便一語不發了。

估計是被罵得很累吧。過了一會兒，她的床上就傳來了睡意。

因為那時候我也看完了書，所以我啪嗒一聲合上了書，站了起來。

在旁邊放的那一本薄薄的冊子，

有著很久以前，我寫給我的東西。

「.....」

我再次打開了冊子。

薄薄的冊子上只剩下一頁了。一次又一次地重寫，盡管如此還是不能很好地用言語表達，因此當時的我好像每寫一次就會把頁面撕碎扔掉。

「結果只寫了一句話呢。」

就像很久以前見過的大叔一樣，想寫的東西太多了，寫什麼都很害羞，無法總結吧。

而那一句話混雜著的痛苦，也收納在了那一頁。

從過去到未來，我的留言也被訂綴在其中。

或者，可以說是給除了我以外的某個人的留言。

「.....」，我在床上瞄了一眼睡著了的伊蕾娜。

她好像還是很累，側著身，靜靜地睡著，就如同完全沈浸在夢裡了。

好像沒有要起來的跡象啊.....

「.....」

我在這裡突然有點兒想惡作劇一下了。

「.....呼」，我的臉頰貼上了她的臉頰。

「嗯.....」，似乎她心中還有些苦悶，皺起了眉頭。但她還是像在睡夢的世界裡，只在那裡靜靜地呼吸著。

依然是睡著的樣子呢。

「.....」

大概是因為剛才還在讀以前見過的叔叔的書吧，

突然有一句話回想在了我腦海中，

——無論是怎樣的故事，怎樣的回憶，成為了語言才會有意義。不這麼做就等於在我腦海中不存在。

那種事，他以前也對我說過。

不管是心情的表達是清楚還是不清楚，如果不用語言表達的話就沒有意義。

「.....」

因此即使在睡覺的時候我跟伊蕾娜說話，也沒什麼意義。

畢竟沒有傳達給她。

所以這只是預先演習。

我撫摸了她的長髮，柔軟的頭髮。我的手指搭在她似露珠的耳朵上，使她再次皺起了眉。我低聲私語道：

「那個時候，謝謝你幫助我。」

因為很久以前救了我的生命，所以現在我就在你身邊。

很久以前的我，曾問現在的我，  
雖然只是一句話，而且說出來不禁會讓人有些害羞。

「你現在還喜歡伊蕾娜嗎？」

是啊，

「非常喜歡。」



到了第二天，我和伊蕾娜在店裡邊揉著睡眠惺忪的眼睛邊吃早飯，而後過了段時間就決定下來出國。

雖然可以再觀光一會兒，但是伊蕾娜卻說「今天我們就離開這個國家吧？」所以我才這樣做的。嘛，畢竟她自己不想在被罵的地方呆那麼久吧。

畢竟父母和孩子長得很像，那麼從前去圖書館拜訪的師傅，其實也很想馬上出國吧。但她卻不那樣做，估計一定是在她身邊吧。

「.....」

我一邊呆呆地眺望著作為最後一幕的國家的情景一邊走了過去。

凹凸不平石板筆直地在前方延伸著，排列於兩側的建築物的牆壁很雪白，在陽光的照射下也不禁顯得有些晃眼。大街上有書店、郵遞店、能讀書的咖啡館、著名作家紀念館等與文學有關的店鋪。

因為這裡是文字的國度。

而這也是一個有著很多語言，很棒的國家。

「嗯.....」

就這樣，終於能看到國門時，伊蕾娜在旁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眼睛，就好像是有什麼東西塞進了牙齒一樣嘴角看起來有些急不可待地開始動了起來。

.....？

「怎麼了？」

我問伊蕾娜。

「.....」，果然，她看著我沈默不語，然後「嗯——」也同樣這麼沈思了一會兒後，

「說實話，有一件事忘了告訴老師。」

憋到現在嗎.....

哎呀哎呀，真拿你沒辦法啊。

「什麼？難道說還有余罪嗎.....？」，是欺詐嗎？還在詐騙嗎？老師這次可要生氣了哦。

我一邊思考著一邊微微皺起了臉。不過，

我的預想出錯也是常有的事。

「不是那樣的」，她有些冷淡地說道。

而那個樣子看起來有點像鬧別扭。

「那又是什麼？」

在門前，

我停下來歪著腦袋，這麼問她。

而後伊蕾娜再次沈默了，臉上浮現出有些煩惱的表情，然後又大聲地嘆了一口氣，

「老師——」

她向前邁了一步，在我身旁，輕輕踮起了腳。

然後像撫摸我的頭髮一樣，用將手指貼在我的耳朵上。

然後她只說了一句話，

「不客氣。」

在理解那個詞所意味的地方是什麼，對什麼話之前，我還稍微花了些時間。

她似乎在逞強，隨後，便馬上離開了我，

「那我們走吧。」

就那樣朝著門走去。

然後，伊蕾娜暫時沒有回過頭來。

「……是啊。」

而我追著她的足跡。

她沒有回頭，不禁讓我稍稍鬆了一口氣。

## 第四章 魔女審判

「現在開始開庭審判。」

臺上的一句話讓我的意識清醒了。

「……誼？」

不知為何我的手戴上了手銬，站在陌生的房間正中央。

哎呀，這裡是哪裡？我環視了一下四周。

那是一間氣氛很嚴肅的地方。右邊是長桌，而左邊也是長桌。朝前望去，一臉熟悉的臉在檀木臺上俯視著這邊。而回頭一看，仿佛要從刺眼般的視線中逃脫一般，許多人正從簡樸的欄桿對面望著我，嘈雜著。

「那個就是那個伊蕾娜小姐……？」「噓！不許看她的眼睛！我對你的行為真是目瞪口呆！」「你真的不是裝成是犯罪者啊……」  
「跨國詐騙者……」

悄悄在群眾間傳遞的話語像刀子一樣刺向了我。

這裡每個人都向我表示了敵意。

而我卻有些迷惑不解，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會站在這樣的立場上。

我記得昨天在客房睡了個覺，然後——

「肅肅肅肅靜！」

叮叮咚咚地敲打著的木槌，使得房間恢復了寂靜。沈入思考之海的我，在那裡又被這個響聲回過了神來。

到了那時，我才意識到這個地方是審判罪行的地方。

也就是法庭。

臺上的人，歸根結底就是法官吧。

「首先，審查被告人！」

法官那樣對我說道，「名字是？」

被告人.....？我嗎？

是不是犯了罪暫且不論，也沒有被帶到法庭的記憶，但是.....？

「嗯.....伊蕾娜」，但是在這不由分說的氣氛中，我只能回答。

「職業呢？」

「.....我是旅人。」

我回答道。可不一會兒——

「有異議！」

我左邊的長桌上好像有人站了起來，「被告人在說謊！旅人不是職業！」

對法官清楚地直言不諱的她是個留著黑色頭髮的成年女性。而且不知為什麼，威風凜凜地站著的她，還穿著黑色長袍和三角帽，胸前戴著形似星星的胸針。

她是魔女呢。

啊，原來是芙蘭老師。

「辯護人！」

法官瞪著芙蘭老師，「現在是身份核實階段，請坐下。那個揭露被告人的謊言的工作是那邊的檢察機關事。」

被告人還沒生氣反而你先生氣了嗎。

「.....對不起，我忽然有點想說出來，不知不覺就.....」



芙蘭老師小聲地坐著如此低語道。

「被告人，出生地是.....」

「和平國羅貝塔。」

「原來如此，謝謝配合。」

總感覺我還沒緩過神來，不過總而言之好像問題就這麼結束了。

而我正好在那個時候注意到了——

「盯.....」

先前檢察官一直在盯著我，直到談話停止為止。

「.....」，我看了下檢察官。

「盯.....」，她坐在檢察院旁邊的座位上，顯得很面熟。白髮長而清爽，而頭上還戴著個蝴蝶結。年紀大概比我小一點吧。

不知為何，和芙蘭老師一樣，看起來很面熟。

「.....誼？」

或者可以說就是艾維利亞，為什麼她會在這裡.....？

到底什麼意思啊？

我再次回頭看了看。

仔細一看，欄桿對面——坐在旁聽人的座位上的，全都不是陌生的臉。

「啊.....好多女孩子啊.....！」，不知為何，眼睛發著光環視四周的眼鏡考古學家薇奧拉桑在這兒。

在薇奧拉的旁邊，坐著突然吐出了一灘褐色的東西的魔法師，尤莉。

「呵呵呵呵呵.....」，而在旁用蔑視的微笑玩弄著蘋果的是瑪莉小姐。

「如果屍鬼來這裡的話，全員肯定會迅速全滅.....」，而安娜桑則很嚴肅地警戒著周圍。

「伊蕾娜.....我明明很相信你.....」，不知為何而哭著的紅髮藍瞳的女學生，艾莉亞德妮。

「人類的職業真的很多呢.....」，在遠處凝視著的白髮女性，露謝拉桑。

除此以外，滿眼都是曾見過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哪裡進行著這個審判，唯獨知道認識的人聚在這裡。

也就是迄今為止在旅途中遇到的人都在這裡。

「.....原來如此。」

雖然還不知道到底會被裁決什麼，但是在這一點上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這是夢吧？

絕對是夢吧？

「那麼現在開始審判——」

「有異議！」

「辯護人！」

「對不起.....」

不管怎麼說，在夢中這種懶洋洋的氛圍中，我的罪好像就這樣被審判了。

○

「宣讀起訴狀！」

在我看來，在右側的長桌上站起來的艾維利亞，以一副極其認真的表情宣讀道：

「被告人從上周開始呆在這個國家，突然說服在街上走路的女性，非但讓女性神魂顛倒，而且對此還不夠滿足，『能不能借點錢給我？到時候會加倍還給你的』這樣卷走錢然後消失在賭場裡，再來就音信不通了。」

「不，我沒有做過那種事的記憶……」

這是誰說的話啊？

「被告人在街上反複著這樣的行為，被被告人卷走錢的受害者也上升到數十人。到今天為止一周的受害總額為千枚金幣左右，真是太差勁了。」

「你這話也太過分了吧？」

「總感覺直接就因此判死刑比較妥當。」

「為什麼非得因為這種隨隨便便的理由就被判死刑呢……？」

但是法官一邊華麗地置若罔聞，一邊說道：「我明白了，檢察，謝謝您。」

哎呀哎呀，看來我的異議是不會接受的。

這樣真的可以嗎？

對了，

「為什麼是貓耳啊，艾維利亞？」

「啰嗦！」

入席了的艾維利亞桑頭上的貓耳嗖嗖地動著，因為在夢中所以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似乎也很容易發生呢。

……嘛，說實在的，我最不可能有我到處詐騙街上的女性這樣的起訴書。

「被告人，起訴書的內容沒有錯嗎？」

法官沒有看著我，如此問道。

不可能吧？

「錯誤百出。我就算有詐騙本領也不會去詐騙別人的。」

「……也就是說否認嫌疑嗎？」

「就是這樣，原本——」

「有異議！」

芙蘭老師威風凜凜地打斷了我和法官的對話。「有一點！，那個，被說服的經過呢？能詳細告訴我那點嗎？」

「辯護人」，法官眯著眼睛嘆了口氣。

「具體多少頻率呢？是在吃飯的時候被詐騙嗎？」

「辯護人……」

「法官，老師很在意的！」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請大家把老師當作耳旁風……

「是啊，法官我也剛好很在意那兒。」

法官……

法庭正被奇妙的氣氛包圍的時候，我的右側某人舉起了手。

「法官」，艾維利亞站了起來，「今天被卷走了錢的受害者們被稱作證人，要求證人審訊。」

完全無視了當前的流程啊.....法官「哼.....」地呻吟了一會兒。而芙蘭老師也邊說著「哎呀哎呀.....」邊有些遺憾地皺起了眉頭。

在意嗎.....？那麼在意我的戀愛嗎.....？

我想如果聽到現在為止的旅途的話也可以明白我沒特別和誰在一起才是，不過.....

不，可是——

您說現在就跳到了證人審問嗎？

「.....那個，難道是把所有受害者都叫來嗎？」

「畢竟大致都時因為你啊。」

但是艾維利亞對我點頭。

然後法官敲著木槌，宣言道：

「那麼現在開始審問證人——」

「有異議！」

「辯護人！」

「對不起，我剛想著差不多該說出這句話忘記了現在的流程.....」

「真的要把你趕出去了哦？」

「.....」

我不顧被法官狠狠訓斥的芙蘭老師，回頭看了看後面。顯然這個場面只有我的相識，因為那是個夢，所以因我的記憶而構成著場景是理所

當然的。

.....

但是從這個流程開始的話感覺就只有討厭的感覺啊.....

○

因為要開始證人審訊了，很抱歉，我只好坐在芙蘭老師的旁邊。

「老師，這裡是哪裡啊？」

我拉著老師的袖子如此問道。

她像往常一樣對我微笑道：

「那麼.....你覺得這不是夢嗎？」，接著，她又趁機像剛才一樣向我問道：「那個，你到底討得歡心的頻率是多少呢.....？」

你在說什麼呢？

「不當場回答不行嗎.....？」，就算是我也有羞恥心吧？

「你不認為作為律師應該知道所有被告人的事情嗎？」

「但是老師，關於我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吧？」

「怎麼說？」

「雖然只在一起待了一年，但現在還在一起旅行哦，現在已經沒有隱瞞在老師面前的大秘密了呢。」

「哎呀.....」

老師的容色稍稍放鬆了下來。

「法官，辯護人和被告人很調皮呢。」

「真的也要把你趕出去了哦？」

而我也被法官盯上了。

明明是在我的夢為什麼她們對我這麼嚴格呢.....

我因夢中的不明事態而嘆息，可老師好像誤會了什麼，一邊拍著我的肩膀一邊說道：

「沒關係，伊蕾娜。我會證明伊蕾娜的無辜的。」

她不知為何自信滿滿地這麼說著。

.....不，是否無罪這時候怎樣都好啦，總之我希望從夢中醒來才是。

然後不久，開始問訊證人了。

第一個被傳喚過來的是曾在哪裡見過的紫髮女性。她穿著氣勢十足的長袍，戴著形似星星的胸針。

「是我啊。」

以一副得意洋洋的臉如此說道。

「這位是被害者的莎倫」，艾維利亞如此介紹道，然後便進入了主審訊。

「莎倫小姐，你記得被那位被告人說服經過嗎？」

莎倫輕輕點了點頭，「那個，我那時走在街上，突然聽到伊蕾娜說『好可愛啊，莎倫，真可愛啊，呵呵』就走過來了。」

那是誰啊？

「然後呢，我以『住手吧，你在幹什麼啊伊蕾娜』這樣拒絕了她——」

你也是，你到底是誰啊？這不是角色崩潰嗎？

但是就這樣開玩笑的她展開了證言。

概括起來大致是這樣的：

『話說回來，莎倫，我現在有個賺錢的好消息.....怎麼樣？』，回憶中的我擺動著手，跟她打了個耳語，『如果順利的話，這可是一舉暴富的機會哦.....』

『誒！啊！一舉暴富.....？什麼？有些在意呢！』

『呵呵，是吧？可是用這個賺錢的話，稍微有些麻煩呢.....？你的魔法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作為優秀的魔女的你的魔法，沒問題吧？』

據說，我向莎倫桑提議收集在那邊石塊，用莎倫桑的魔法把那個變成了寶石，再賣掉到當舖中這樣稀奇的作戰。

『哎呀，我雖然是魔女，但是我不能使用那種魔法.....因此沒有莎倫的力量，怎麼也做不到呢.....』，回憶中的我一邊垂下肩膀一邊說道。

『哼哼』，莎倫的臉上浮現出了得意的表情。

『原來如此，的確，作為優秀魔女的我的力量是必要的。伊蕾娜雖然是魔女，但卻比我沒實力呢。』

『莎倫桑，我再怎麼說也是會生氣的哦？』，咚的一聲，回憶中的我敲了一下莎倫的頭。

『哼哼哼.....』

『哼哼.....』

回想中的我，就這樣拜托了莎倫，把石頭變成寶石，但是然後卻一直沒有回來。

在總結回想後，艾維利亞啐了一口，說道：「這太差勁了。」



.....

雖然有很多槽點，不過.....

本來莎倫就不會使用魔法吧？難道是在夢中可以使用魔法的設定嗎？

「總之就是被伊蕾娜困擾了。」

莎倫桑故意聳了聳肩，主訊就在那兒結束了。不用說，關於她供述的內容我一概都忘了。

芙蘭老師站樂起來，開始向莎倫提出反對意見。

「在進行反對質問之前，先從閑談開始吧。莎倫桑.....你是魔女吧？胸前的胸針正是魔女的證明哦。我的弟子也在年輕的時候很快就成了魔女，不過，看來你也很優秀呢，好厲害啊。」

在輕鬆的氣氛中，反對的質問就這樣拉開了帷幕，當然沒有任何緊張感。

「是啊。嘛，我是相當有才能的類型。」

「啊好厲害！」，芙蘭先生還將法杖放在了莎倫的面前，「話說，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在這裡稍微使用一下魔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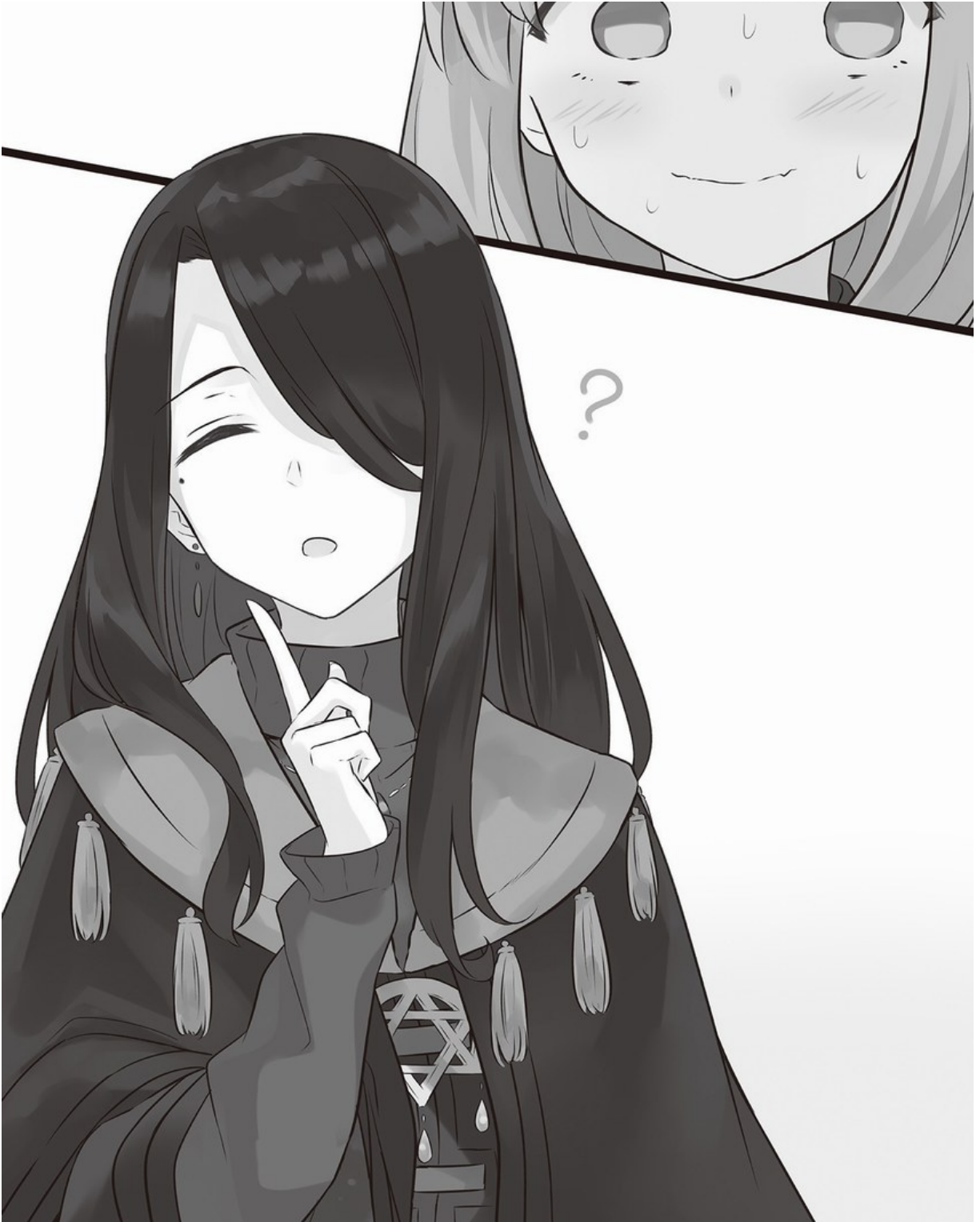
大概是出於興趣吧，老師笑瞇瞇地向莎倫問道：「我實在不擅長應付這種死板僵硬的空氣.....所以為了活躍氣氛，請在此施展一個魔法吧，可以嗎？對吧？」

「嗯.....魔法？現在在這裡？」

「嗯，可以拜托你嗎？」，芙蘭老師向莎倫拉近了距離。

「.....」，莎倫沈默不語了。





「嗯？你怎麼了？」，芙蘭老師再次縮短了距離。

「……」，莎倫桑把臉別了過去。

「有什麼不能做的理由嗎.....？」，芙蘭老師將手放在了莎倫的肩膀上。

「.....」，莎倫桑不知為何看起來一顫一顫的。

「莎倫桑.....？」

芙蘭老師再次低語道：

「我想要你使用魔法，就拜托你了哦？」

魔女的話，應該可以使用魔法吧？老師抿嘴一笑。

可能是看慣了吧，在我看來老師只是普通地笑著，不過——

「.....！」

莎倫的臉卻很僵硬。

因為她原本就不是魔法使，只是憧憬魔法使，因而模仿打扮成那樣的一般人。

恐怕在眼前的她現在也在這麼想著吧。

「這個人，難道注意到了我不是魔法師嗎.....？」

在臉上滴滴答答地流著的汗水，清晰地映出了她的內心，很容易理解。果然在夢中也不能使用魔法呢。

「.....你怎麼了？」，芙蘭老師窺視著莎倫桑。

而後老師再次與莎倫縮短了距離，已經不能再縮短了。

「唔、嗯嗯唔唔唔唔唔.....我不會使用魔法.....嗯.....」，莎倫低語著，現在也變成了快哭出來的神情。

芙蘭老師窺視著她的臉色，

「哎呀.....？你難道說——」

又這麼問道，

「誒？難道說你身體不舒服嗎？」

「！」，那正是她的救命稻草。莎倫大大地點了好幾次頭，「是啊，是啊！好像有點感冒了！」

「哎呀……那可真糟糕啊……」

老師皺了皺眉，「身體不好卻站在證人臺上，難道就能夠提供正確的證言嗎？現在腦袋也是空白的吧？很累吧？」

「是啊！眼看就快要倒下了呢！」

「是這樣啊，已經想回去了吧？」

「想回去！」

法庭上人們嘈雜著。

大概芙蘭老師沒有那個意思，不過，反對質問的結果，莎倫先生的證詞也的確變得可疑了，因為無法證明她的證言是真實的。

總之就是在這種懶洋洋的氛圍下，證人訊問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第二個證人是帶著綁在頭後面的栗色雙馬尾的少女。

是尤莉小姐呢。

「我也被那個被告人說服了」，她竟坐在證言臺上叉著雙腳，一邊聞著咖啡的香味，一邊浮現出非常享受的臉。「在法庭上喝咖啡……太棒了……」，還說著一些意義不明的話暫且好好地沈浸在余韻後，總算進入了證言階段。

「對了，那是在前天晚上，我在冷酷無情地喝著咖啡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嗯？對不起，在冷酷無情地喝咖啡到底是怎麼意思呢？」

「.....」

尤莉對芙蘭老師出乎意料的吐槽稍微保持了沈默。

就是身體一動不動地在那個場合凝固了三十秒。

「對了，那是在前天晚上——」，結果，她好像從來沒有被插嘴過似的，一臉愉悅的表情再次從頭開始，「我在冷酷無情地——」

「誒？」，芙蘭老師有些疑惑。

「不，所以那個.....冷酷無情地——」，於是尤莉小姐再次變得語無倫次。

「對不起。因為我對這些事情不了解，所以想請您務必教我一下.....具體來說，所謂的冷酷無情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誒？冷酷無情是什麼意思.....？嗯.....」，很明顯，尤莉小姐非常為難，「像現在的我這樣的感覺.....大概吧？」，因此回答也是以問句形式說了出來。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不禮貌地在桌子上喝咖啡的話，就是冷酷無情嗎？世上被稱為冷酷無情的人們，大家都整整齊齊地坐在桌子上喝咖啡，這就是禮儀吧？」

「啊，不，只是覺得這個有點帥而已.....」

「嗯？為什麼在桌子上喝咖啡很帥？」

「不，那個.....」

大概沒什麼大不了的意思，卻不知為什麼坐到了證言臺上，尤莉已經臉紅了。

「哎呀！」，看到這樣的她，芙蘭老師再次皺起了眉頭，「審判長！這位證人身體狀況好像也不大好！」

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槽點尤莉小姐的證言也沒有了。

「老師.....好厲害啊。」

「誒？什麼呢？」

芙蘭老師看起來很不可思議地歪著頭問道。

好像沒有自覺呢，不過，恐怕就這樣老師在與場地完全不相合的懶洋洋的氣氛下繼續反對質問證人直到結束。

我真希望在那之前能醒來啊。

之後繼續起了證人詢問。

接下來站在證言臺上的是身著禮服的金髮公主。

是雪克莉小姐呢。

「首先，我一個人散步的時候被伊蕾娜說服了——」

芙蘭老師哼哼地點頭贊同她的證詞，順帶一提有只手裡握著雪克莉小姐的資料。

「原來如此，可是雪克莉小姐，你現在好像有正在交往的女性呢.....」

「不，沒有正在交往的女性。」

「哎呀，是嗎？」

「只是結婚了而已。」

「哎呀，那麼這不就是外遇了嗎？」

「但是她教了我不要玩火.....」

雪克莉小姐一邊紅著臉一邊凝視著我。

不..... 那樣的記憶..... 我可是真的沒有哦..... ?

我用盡全力轉移視線。

就是那個時候——

「有異議！」

那聲音隆隆地從旁聽席旁傳了過來，「公主殿下！怎麼回事？小姐！我可沒聽說過啊！」

紅髮女性拔著劍向這邊走了過來。

是和公主巧克力小姐關係非常好的騎士，羅莎米亞桑呢。

哎呀哎呀，這可不行呢。

因為被責備道就算是在夢中，也不能在法庭內揮舞刀具，因此她當場被警衛們扣押了。

「公主啊啊啊啊啊啊啊！」

被拖著的羅莎米亞桑喊道。

「太棒了.....」

一邊凝視那樣的羅莎米亞桑的雪克莉小姐一邊高興地笑開了花。總而言之，她的證言得出了「果然羅莎米亞比伊蕾娜更有野性」這樣的結論，雖然什麼都沒做，但我還是這樣被隨意地甩了，因此就這樣證言結束了。

「伊蕾娜.....」

砰，芙蘭老師把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

「這樣是沒有任何安慰的哦，請不要這樣做.....」

接下來站在證言臺上的是有著淺綠色短髮，穿著一件薄綠色的大衣，而且手中不知為什麼握著一封信的人。

她在那封信上寫下話語。

『我是梔子，我被伊蕾娜說服是在前幾天的事。』

「誒？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梔子小姐一臉不耐煩的表情一邊用筆疾走著。

終於一句話顯現出來了：

『因為這是我的身份。』

按照慣例，她臉上帶著驕傲的樣子。

「啊！等一下！那是我的心跳臺詞！山寨貨！」

不知為何混跡在旁聽席的莎倫如此插嘴道，哇哇地開始叫嚷著。但是梔子小姐是不是搞錯了什麼啊？

『用書信溝通的角色就不會山寨了吧？那我就選這邊吧』，不，不是那邊搞錯了啊。

『那是我的身份！』

旁聽席又有人提出了異議。是曾經在老實人之國遇見的流沙魔女愛荷米雅，她也是用素描本代替口語的一類人。

『那也是我的心跳臺詞！山寨貨！』

然後不知為何燃起了對抗之心的欲望之火，莎倫也舉起了寫字簿。結果三人後來開始吵了起來，說著臺詞是我的，或者說身份是誰的，因此這裡的證詞也變得含糊不清了。



「或許我能看到未來哦。」

雖然證言能看到未來，雖然不知為何，語言有些曖昧就是了。這樣的她，是阿蓮莫蓮。穿著死板衣服的她，果然也是站在證言臺上，理所當然地說道：「我似乎也被伊蕾娜小姐說服了。」

主審問期間艾維利亞哼哼地點了點頭。

「似乎被說服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看得到未來，但過去卻是曖昧的嗎？」

「或許不對，這也許只是口頭禪而已。因為我能看到未來，也許吧，但實際上也確實如此。」

「口頭禪.....和我的『原來如此』大體上是一樣的東西嗎？」

「大概就是這樣。」

「原來如此。」

「或許吧。」

「原來如此。」

「或許.....」

「這是什麼？」

「或許.....」

「審判長，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哦。」

不知為何艾維利亞用著充滿自信的表情回過了頭。

「我也不大明白呢。」

而法官則爽快地回答了。

即便這個審判長對我很殘酷，即便作為檢察官而坐在一旁的艾維利亞對我很殘酷，但即使有證人站在證言臺上，我也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單是稍稍進行了下對話，他們就會推出。

這位也是如此。

「.....為什麼要我作證呢？」

金黃色頭髮的她披著白色長袍，叼著煙筒嘆了一口氣。

是暗夜魔女希拉小姐。

「希拉.....你.....」，芙蘭老師啞然失措了，「什麼時候？到底是什麼時候和伊蕾娜變成那樣的關係呢？請老實說出來。」

「沒有被說服的記憶。」

「那麼你被說服了嗎？」

「我既沒有你說服別人，也沒有借錢給你的記憶。」

「這樣啊.....已經沈迷到了連記憶都無法留下的程度嗎.....」

老師遠遠地看著我低語道。

「和弟子糾纏在一起的你真的很那什麼呢.....」

希拉小姐也遠遠地看著她。與其這麼說，不如說是以輕蔑的眼神望著她。

本來，在作證的過程中，我不應允許的情況下無法自由發言，但是這反正都是在夢裡，而且可以從迄今為止的流程中看出，一切都是如此。

所以我舉手道：

「老師，我不是很喜歡吸煙的人呢。」

「原來如此」，老師點頭道，「那麼你就不可能勾搭她了呢，謝謝您」。

「啊，是嗎.....」，希拉小姐嘆了口氣，煙霧也隨著嘆息而吐出。

「話說回來，法庭內禁止吸煙，下罰單！」

「吵死了.....」

結果希拉因被下罰單而離開了證言臺。

此後證言臺的女性也接二連三地站了起來，不過，誰都沒有有力的證言。

就像是在站在證言臺上玩耍似的錯覺。

或者說，

畢竟這是在我的腦海裡，

就好像很久沒來我腦海裡玩似的人登臺了。

「接下來是我呢。」

突然出現在證言臺上的是十歲左右的金髮女孩，啊，是普莉希拉。

「你認識那邊的被告人嗎？」

芙蘭老師指著我問道。

普莉希拉點了點頭。

「什麼關係？」

「成熟的大人關係.....」

普莉希拉臉頰泛紅地說道。

而後她又害羞地望了我一眼。

.....

你在說什麼啊？

「大人的關係.....？」，芙蘭老師的聲音有些顫抖，「具體來說，是怎麼樣的.....」

「具體是什麼呢.....？」，普莉希拉一邊扭曲著身體，一邊說道：「我們是發誓總有一天要一起吃著奇怪的藥過著甜蜜的日子的好朋友。」

「.....」

芙蘭老師面無表情地轉向了這邊。而這已經超越了蔑視，變成了看人以外的東西的樣子。

如果被誤解了就麻煩了啊.....

「那個，雖然我們沒有互相發誓過——」

雖然有這種稍稍像是那樣的約定的記憶，但是，我可不記得我答應過你。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不是還和我一起玩了嗎！」

普莉希拉流著眼淚走出法庭.....順帶一提，據說她離開後的證言臺上不知為何留著眼藥水。

接著站在證言臺上的，是一位有著稍稍帶著稚氣面容的珊瑚色頭髮的少女。

「我是瑪德莉希卡喵~」

「等一下——」

檢察官艾維利亞讓站在證詞臺上的她等了一段時間，「貓系角色已經有了我所以不能再出來了」。

而後艾維利亞因謎之自尊而說道。

「那個，我並不是以貓系的角色為目的才說的.....」

明明是同伴，檢察官艾維利亞卻因出乎意料的怪癖而使證人困惑不已。

「總之不行，而且不這麼做這也無傷大雅吧？」

「誼.....所以說我不是追求這個啦.....」

「總之不行。」

艾維利亞堅決拒絕道。

真是不講道理.....

「.....」 「.....」

因為法庭的門一直開著，那個間隙中看起來有些擔心地窺視著這邊的是遇見貓神大人的時候遇到了的露西兒小姐，以及在貓耳咖啡廳的咖啡店工作的米思提小姐。

「不能代入這種角色啊.....」 「那我們也不行啊.....」

望著艾維利亞的兩只貓咪，之後灰心喪氣地回去了。

於是，芙蘭老師開始提出了反對瑪德莉希卡的質問。

「那個.....對不起，根據這份資料，瑪德莉希卡，你的年齡已經超過百歲了.....」

「是啊，活了一百年呢。」

說點題外話，瑪德莉希卡現在患上了不死之癥。

總之就是不老也不死。

「明明已經過了百歲皮膚卻意外地光滑呢」，芙蘭老師卻不知不覺地在閑聊，「那個，可以摸一下臉頰嗎？」

「誒？這很讓我害羞的」，哎呀哎呀，瑪德莉希卡桑雖然是這樣說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同意呢。於是，芙蘭老師把那種態度看作肯定，毫不客氣地把手貼在了她的臉上。

「真厲害啊.....！怎樣才能保持這麼漂亮的肌膚呢？」

「誒？是嗎.....？」，雖然嘴上討厭，但瑪德莉希卡還是抑制不住嘴上的笑容。

「從沒見過一百歲皮膚這麼漂亮呢。」

「嘿嘿嘿.....」

「到底要怎樣才能保持這樣的年輕呢？」

「嗯.....是定期死一死的緣故吧。」

「誒？」

「嗯？」

瑪德莉希卡留下了奇怪的違和感後，退場了。沒有特別的證言，只是臉被貼了而已。

然後今天最後站在證言臺上的就是這位。

「我也曾經被伊蕾娜小姐說服過。」

她的白髮及肩，頭上還有一個髮箍，身上還穿著某個騎士團的制服。

「證人，你叫什麼名字？」

即使檢察官艾維利亞對相比至今為止站在證言臺上的人，現在面前的她最為了解，但是還是被要求這麼詢問。

於是她回答道：

「艾姆妮西亞。」

.....

我似乎感覺到了事情正發生轉折呢。

○

艾維利亞詢問艾姆妮西亞桑：

「你被那邊的被告人說服是什麼時候？」

「嗯..... 那是昨天的事了。」

她一邊哼著「嗯——」一邊用手扶著嘴，追尋著記憶，如此回答。

「昨天，我在一個人走路的時候，伊蕾娜和我打了招呼。畢竟好久沒見了，還記得在路邊小道旁聊得很起勁呢。」

「原來如此，我不在的時候兩個人有幽會啊.....」

艾維利亞用力地咬著嘴唇，一邊「唔唔唔」這麼呻吟著。

請不要這麼看我。

拜托了，請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

「然後在聊天的時候，伊蕾娜突然對我說『現在有點缺錢啊』。以伊蕾娜的性格來看，缺錢什麼的是很少見的，所以我是因為對現在的她很感興趣才向她打聽的，發生了什麼事？你說，然後呢.....」

接下來的展開將根據艾姆妮西亞的證言進行回想。

據艾姆妮西亞說，她對昨天做了這樣的事情的我很失望。

『就只是去賭場賭了一下就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 錢包裡已經是空的了..... 怎麼辦..... 這樣的話，我.....』

回想的我一邊哭一邊這麼說著。

看到難得柔弱的我的艾姆妮西亞，卻是這麼想的：

（伊蕾娜小姐.....居然變弱了.....！）

而她供認時不知為何也很緊張。

艾維利亞在那時按住了胸口，不過這大概是因為別的理由。

雖然我不得不說，在賭場我把所有的錢都花掉、沮喪、哭泣等情節在我的性格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在夢裡，多余的吐槽是沒有用的。

『啊，沒事吧，伊蕾娜小姐？需要多少？』

看到安慰著哭泣的我拿出錢包的艾姆妮西亞，我擦著眼淚回答道：

『順便問一下，你現在帶了多少錢？』

『誼？』

『你帶了多少錢？』

『嗯.....大概十枚金幣。』

『那麼我需要十枚金幣。』

『嗯.....給那麼多錢.....』

『嗚嗚.....』

『啊，對不起，伊蕾娜小姐，別哭了哦？喂？我給你錢。』

『謝謝您的關照！這個我會翻倍還給你的！』

然後我留下了那樣的言詞後，消失在了賭場。

而且，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樣，我並沒有回來。

哎呀，已經有這麼殘酷的女人了嗎？



那是誰？

沒錯，就是我。

.....

不，也不是我.....只是說夢中的我的品行不端。不過，盡管如此，我這個夢的惡毒性，卻筆墨難以形容。

「果然是要求刑！以上！哼哼哼！」

艾維利亞非常生氣，主審問便落下了帷幕。

然後芙蘭老師站了起來。

「你好，艾姆妮西亞桑。我是伊蕾娜的老師芙蘭。」

芙蘭老師慢慢地向艾姆妮西亞桑邁進了一步，「聽了剛才的話，我有一個疑問——你和伊蕾娜是什麼關係？」

「是朋友。」

「朋友？這樣啊，是朋友嗎.....？」，芙蘭老師看起來有些不解，「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話，和剛才的供述有些不同哦？」

「嗯？」

艾姆妮西亞桑歪著頭疑惑了。

老師直視著那樣的她，指出了：

「你剛才供述自己對伊蕾娜很感興趣。這對朋友的感情合適嗎.....？」

.....指出了與審判無關的部分。

那裡重要嗎？不弄清楚不行嗎？

「.....」，出乎意料的追究使艾姆妮西亞一瞬間驚呆了，但是緊接著，「嗯.....」，她一邊困惑，一邊也開了口。

稍微有點害羞地張開嘴說道：

「那個.....可能和普通朋友有點不同.....」

「姐姐.....」，艾維利亞呻吟了，「嗚嗚—！」，而後把頭撞到了桌子上。

好可怕.....

而老師卻很冷靜，「或許，這無疑就是如此吧。老師剛才學習到了呢。」

老師用著不同的口頭禪如此說道。

「.....」，但是，艾姆妮西亞卻將視線投向了，我，低著頭。

「姐姐.....！」

另一方面，在對面的座位上，艾維利亞再次呻吟了，這次則又跌倒在地板上了。

「審判長，檢察官已經到了極限。」

即使我想橫加干涉，但盡管如此，老師的追究仍在繼續。

「順便說一下，具體在什麼方面和普通朋友不一樣呢？」

「其實我和伊蕾娜曾經一起旅行過，那個時候，伊蕾娜小姐對我非常好，所以說是和普通朋友有一些不一樣的感情，那個.....」

「原來如此。」

老師果然很冷靜。

「姐姐.....！」

艾維利亞從地板上向艾姆妮西亞伸出了顫抖的手。

「審判長！檢察官吐血了。」

盡管如此追究仍舊在繼續。

「也就是說你對被告多少有些特殊的感情吧？」

「.....」，艾姆妮西亞無言地點了點頭。

「原來如此。」

老師也點了點頭。

「嗚嗚.....」

艾維利亞的意識已經消失了。

「審判長！檢察官現在的平行很麻煩。」

結果就那樣，艾維利亞從法庭裡被搬出來了。

因為檢察官不在所以審判的再次開始也就是等於不可能咯？我想，實際上也看來是這樣呢，但總感覺太草率了。

艾姆妮西亞桑雖然仍站在證人臺上，但是旁聽席上的人卻突然開始收拾行李，而有的人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總算結束了。

「伊蕾娜，結束了吧？」

老師在我旁邊噗哧地笑了。

「是啊~」

我希望能突然醒來，把這個夢忘得一乾二淨。

希望就這樣平安無事地結束啊。

但是——

「證人，艾姆妮西亞桑——」

卻沒有結束。

在檢察員不在時，出現了想要重新開始證人審問的人，「你剛才說和被告人有著特殊的關係，這是真的嗎？」

這句話是從艾姆妮西亞的正面傳出來的。

從臺上俯視法庭的全部的人物——法官，如此直接詢問著。

「真的嗎？」

法官臉上帶著微笑，再次詢問道。

法官——

是黑髮及肩的少女，是從哪裡怎麼看都很眼熟的少女，還在魔法統括協會工作。

在那裡的是沙耶啊。

她臉上滿是笑容，甚至不禁讓人感到有些恐怖。

「……」

看來真正的惡夢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

沙耶一邊敲著木槌，一邊大發雷霆著。

「等一下！什麼意思啊伊蕾娜！見異思遷嗎？絕對是見異思遷吧！我是因為暫且是法官這個角色，在審判時——可都是一直沈默著，不過！是不是追求女孩子有些過了呢？到底要扔下別的女孩子不管到哪裡才滿意呢！行行好吧！能不能關心一下別人啊！」

「好像被說得很過分啊.....」

「但是像那樣的女人，這樣的特點卻不討厭！」

「是指哪個特點？」

「交往時間一長，對方什麼地方都能接受.....」

「你確定不是在睜眼說瞎話嗎.....」

夢中的沙耶是平時的沙耶呢。

不，這個是不是可以稱為平時的沙耶桑的確可以產生疑問。但是，不管怎樣我很清楚沙耶桑就在那裡。

「到底是怎麼回事？伊蕾娜小姐！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說來話長——」

「是建立了長久的關係嗎！怎麼回事！」

「.....」

這個怎麼回答都是讓人生氣的流程吧？沙耶已經怒不可遏了，嫉妒的火焰在熊熊燃燒著。

「我和伊蕾娜曾經一起旅行過一段時間。」

艾姆尼西亞桑如此火上澆油。

「一起！旅行？真的嗎！」，沙耶啞然了，「我和伊蕾娜都沒做過那種事！」

「哎呀，只是因為話題的流程才會變成那樣的啦.....」

不是因為關係很好才一起旅行的喲？

不是，真的啊。

但是現在夢中的沙耶不可能接受那樣的事，

「我也想和伊蕾娜一起旅行。」

不過她卻只是鼓起了臉頰。

「不，那個.....所以說那個時候情況比較複雜，只是暫時在一起而已.....」，已經到此了，無論怎麼辯解，都只是借口而已。

「伊蕾娜太過分了.....和我是商務關係吧.....」

「請不要用招人誤解的說法.....」

法庭內逐漸變得奇怪了起來，已經不只是沙耶桑膩煩艾姆妮西亞桑這種奇怪的感覺在周圍飄蕩了。

已經不能再讓她們這麼繼續下去了。

「伊蕾娜——」

但就在這時，芙蘭老師緊緊地抓住了我的長袍袖子。

老師慈愛地看著我，然後說了一句話：

「我們現在也在一起旅行是吧？」

「老師為什麼要加入競爭呢？」

「因為氣氛看起來很開心啊.....」

法庭被草率的氛圍包圍著。

而且這種草率的氛圍一般一旦著火就會變得我再也無法處理。

「那麼，我們來決定誰和伊蕾娜一起旅行吧。」

沙耶桑如此做出了迷之提案。

「原來如此。」

「沒關係。」

然後就連艾姆妮西亞和芙蘭老師都接受了這樣的建議。

「那個，我的意思是……？」

要無視我嗎？這裡沒有人權嗎？明明是我的夢誼？

她們在那之後聚到一起商量了很久。

「現在先決定誰會和伊蕾娜一起旅行吧」「我已經旅行過一次了，雖然沒有沙耶小姐那麼貪婪，但也無所謂」「我現在正和伊蕾娜一起旅行，沒什麼大不了的……」「誒！那我也可以一起旅行嗎？」

「不，那也稍微有點……」「兩個人獨處的話我會擔心伊蕾娜的身體的。」「對我的評價會不會太過分了啊？」

在排除了我後還在這麼嚴肅地處理這種事是不是太奇怪了啊？不是嗎？我完全是在社交圈外嗎？

「啊！我想到了個好主意！」，在談話中艾姆妮西亞如此說道，「列舉伊蕾娜優點最多的人就和她一起去旅行吧。」

「等一下——」

你在說什麼啊？是實話嗎？真的嗎？你是笨蛋嗎？

但是芙蘭老師點了點頭，「不錯啊」。

甚至連沙耶也點頭了，「好主意啊」。

不不不不不不，

「你們在說什麼呢？三個人都——」

可是當我開始制止三人的時候，已經晚了。

真正的惡夢開始了。

「那我先來！臉很可愛！」「那麼，接下來是我吧，很溫柔。」「那麼下一個是我，很貪錢。」

「不，這已經有三個了，不是很好嗎？」

但是，我突然插入的話，不可能讓沈迷於此的三人聽見。

「那接下來！魔法很好！」「早上起得早。」「喜歡麵包。」

然後三個人就在不停地表揚我，在我眼前。

竟然是在我眼前。

「還有.....意外地害羞！」「嗯.....頭髮很漂亮！」「嗯.....年輕。」「還有，啊有了.....很可愛！」「嗯.....很可愛呢。」  
「是啊，很可愛啊。」

.....

「好可愛！」「真可愛。」「真可愛啊。」

.....

「好可愛！」「好可愛！」「真可愛啊！」

.....

無法抑制下來的她們就此繞著我重複著可愛這個詞。

「咦？伊蕾娜小姐不害羞嗎？」「好害羞啊，很可愛哦？」「是啊，很可愛呢。」

「那個.....」



「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好可愛！」

「不，已經.....真的請停下來吧.....」

我的臉已經發紅了，因在如此近的距離下被稱贊而感到害羞。我雖然曾開玩笑地把自己當成美少女，但如果這麼連著叫的話，還是很難忍受的。

真是惡夢啊。

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殘酷的拷問了。

「那個.....」

我從三人中盡全力轉移視線說道：

「乾脆就判我死刑吧.....」

○

然後我醒了。

映入的世界是簡樸的旅館的天花板。打開的窗戶裡透出讓人平靜的空氣，而街上人們的喧嘩聲也傳入了我耳中。

早上了呢.....

我終於從噩夢中解放了。

「伊蕾娜.....你沒事吧？雖然好像最近經常說呢.....」

我聽到了柔和的聲音。

從床上爬起來，芙蘭老師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凝視著這邊。

與夢中的芙蘭老師不同，她沒有連稱可愛，眼前的芙蘭老師是平日很溫和的女性友人。

「做了噩夢嗎？」

芙蘭老師笑了。

我嘆息地回答道：

「嗯，做了一個噩夢……」

「哎呀，是什麼夢呢？」

「我欺騙女孩最終被判死刑的夢。」

「那是什麼夢？」

「惡夢。」

「哎呀哎呀……」，老師放下咖啡杯，然後坐在了我的床上，「但這不是個好夢嗎？」

你在說什麼啊？

「我覺得沒有比這更讓人害羞的事情了。」

「哎呀哎呀？真的是這樣嗎？」

真是奇怪的反應呢。

「為什麼這麼說？」

於是，老師笑了，

「到你中途為止我都睡得很舒服哦，好像做了個非常好的夢呢。」

然後說出了這種話。

「……」

確實，能夠和可能再也見不到的人們在夢中相遇，對我來說也許是件高興的事。

雖然在夢中遭遇毒害，但現實世界的我，也許已經完全勇敢了起來。

說不定老師也看到了那樣的身姿。

但是太不好意思了。

這才是想要被判死刑的心情。

「而且最後還點了點頭.....這樣的伊蕾娜非常少見呢，很可愛哦~」

.....

可愛嗎.....

「老師——」

我一邊看著窗外，

望著無限遠方說道：

「總之，請暫時在我面前不要說『可愛』這個字眼.....」

## 第五章 魔法師們的天空

我深深的後悔了。

即使後悔了也後悔不完的反悔。

被蒙上莫須有的罪，記憶全部被奪走，還被丟棄到國外的姐姐，自回到我身邊已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至今，我仍在為過去的過失而後悔。

姐姐被周圍的人疏遠，被驅逐出國的時候，我什麼也沒做。

如果我再聰明一點，也許就能證明冤案。如果我再有勇氣一點的話，也許就能夠和讓姐姐陷入冤案的魔女對抗。

我卻什麼也沒做。

結果，我對那時候的姐姐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等著她回來。

那時候能成為姐姐的夥伴的，只有妹妹的我。

但盡管如此——

○

現在我和姐姐為了尋求家鄉而旅行著。

但並不是因為自己離開了家鄉。何況，家鄉也並沒有滅亡。

我們正為尋求新的家鄉而旅行著。

「……」

我在旅行中和姐姐的分工已經決定好了。我會使用魔法，因此帶著姐姐乘著掃帚在國家之間穿梭，這便是我的作用。

對了，姐姐不會用魔法。但是如果一直坐在我旁邊也會覺得無聊吧，因此帶路就由姐姐來負責了。

「艾維利亞，從這裡一直往前走的話就是目的地了哦。」

隨後，姐姐漂亮的手臂伸向掃帚前進的方向。回頭一看，姐姐在笑著說道：「再過一會兒就到了呢。」

戴著黑色髮箍的白色短髮、翡翠色瞳孔的姐姐名字叫艾姆妮西亞。雖然不會使用魔法，但是已經習慣使用劍了，而且帶路能力很好。

「具體要走多久才能到呢？」

「誒？一直飛到國家不就到了嗎？」

「.....」

.....我還以為你很擅長帶路呢。

我一邊凝視著姐姐，一邊稍稍鼓起了臉。

「姐姐，你真的有在看地圖嗎？真的有嗎？」

「誒？我覺得是有啊.....可是，你看，你一直能看見國家吧？那大概就是天空之下的奧羅汀了吧？」

姐姐所指的方向，確實有個國家的樣子。

「誒.....？」

可是我有些疑惑。

恐怕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到那個國家吧。國家前立著一座巨大的城門，大概佇立於我們的前方。但我們除了那個建築外就看不到什麼了，似乎沒有高過門的建築物呢。而國家的大小也適中，若是轉個一天的話似乎很難轉完。

與之前訪問的國家收集到的信息大致部分一致。

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在前面的國家就是天空之下的奧羅汀。

「……那是什麼啊？」

可以看到國家領土的深處的海上有一座很大的城堡。

而後我看到了輕飄飄地浮在空中的城堡。

「似乎是在上面漂浮著呢」，姐姐呆呆地凝視著它不由得發出了感嘆。

「那是怎麼回事啊？」

根據事先收集的情報，聽說天空之下的奧羅汀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地方，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順帶一提到了就連魔法師也沒有的極其普通，或者說是什麼異常也沒有的單調的國家，但正因如此才會有興趣。

我想，只要是個平凡的國家，便一定是會讓姐姐安心生活的美好的地方。

但盡管如此，怎麼說城堡看起來還是漂浮在空中。

「和聽到的不一樣呢。」

「但是這個國家看起來很有趣呢。」

與稍微有些低調的我相反，姐姐看起來好像很高漲。

「不過在那兒生活好像很難啊」，萬一城堡從上面掉下來了的話……感覺很可怕啊。「姐姐，可以安心生活的地方什麼時候能到呢……」

「我倒是覺得掃帚後面就過得很安心哦？」

突然！

掃帚失衡了，我們差點了掉下去。

「為什麼突然晃了一下？！」，姐姐從後面傳來這樣的聲音。

「因為姐姐在說些奇怪的話呢。」

我沒有回頭，如此回答道。

○

天空上的怪異城堡，對於這個國家的人來說也是怪異的存在。

剛進門——

「你是魔法師吧！我看到你用掃帚飛過來了！那位旁邊的是劍士嗎？多麼幸運啊！」

門衛一個勁地這麼說道，「請過來一下！正好！我們各位都想見你們！」

就那樣，門衛就這樣一個勁地引導著我們，於是便把我們帶到了政府機關那裡去了。

就這樣，政府大門打開了。

「失禮了！實在是失禮了！大家！終於有旅人造訪了這個國家！」

氣勢如虹的聲音響徹著政府機關。而裡面聚集著的許多大人的視線也都集中到了這裡。

不一會兒，

大人們便跑到了我們身邊。

「魔法使與劍士嗎！」「這是多麼幸運啊！」「這是！這是奇跡！」  
「拜托了！請拯救這個國家！」「拜托你了，魔法師大人！」

他們怎麼也是這樣一個勁地來到旁邊這麼說著啊.....！

在這裡完全感受不到互讓的精神。像圍著我們一樣，在旁的大人們嘴裡一直都在談著在這個國家的慘事，但是，我們卻沒怎麼聽見，因為我和姐姐在全程都很慌張。

「拜托了！請務必為我國效勞！」

不久，一個像官員的大叔，一邊這麼說著一邊給我們看了下手中的金幣，一看手裡竟有十枚金幣。

對於一直為缺錢而苦惱的我們來說，那確實是一筆巨款。

「唔哇.....」，姐姐在巨款面前差些昏了過去。

「哇哇.....」，我拼命地抑制住往錢那兒伸的手。

不可以！

不知道情況的話，若收了錢的話肯定會被當成承包這工作了！「你付了定金吧？嘿嘿，那就來做工♠作吧！」，絕對會這麼說的！不聽完他們講的就絕對不能接受！

「等一下——」

在我們躊躇時，有一位姐姐這麼說道。

恐怕在那個場合的大人們中她最為年輕吧，但是，在那裡絮絮叨叨的大人們在她開口後也恰好停住了。因此我也明白了其中是她最有發言權。

她凝視著我們說道：

「放心，為了保護國家才委托的哦？而且不給這麼多不行呢.....」

嘩啦嘩啦.....

她在我們手裡灑下了一大筆錢。



「哇哇.....」 「哇哇.....」

我們又差些暈了過去。

「這座城堡出現在這個國家恰好是在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那名姐姐自報姓名叫迪安娜，交給了我們一大筆錢之後說道：「能幫聽一下我說的嗎？如果還是不行的話，也可以拒絕我們哦。」

她又說道：

「那座城堡是之前一直居住在這個國家的魔法師他們使用的。」

在這個國家不存在魔法師什麼的，是最近聽到的。而直到十五年前，魔法師們也都居住在國家的城堡裡，這樣的故事我們也曾聽到過。

以十五年前的一天為界，魔法師們和浮在空中的城堡一起從這個國家消失了。

「但那個卻突然回來了，雖然不知道是為什麼就是了——」

因突然回來的城堡，全國一片混亂。突然出現在天空上的城堡，雖然在悠悠地飄浮著，但是仔細一看它卻似乎在緩緩地降低它的高度。

而且，突然回來原因也不明確。

空中的城堡，據說是因魔法師們的魔力才能在空中漂浮。也就是說，魔法師們是不能從城堡下來的，不過因此可以自由地操縱城堡，比如像以前城堡沒離開時一樣，可以離開地面，或是在地面平行，而且據說還可以飛。

那座城堡現在就停在這國家附近。

但卻只是一動不動，靜靜地佇立著。

不知道緣由。而且，國家的人們沒有辦法知道城堡裡的魔法師們在想些什麼。

因為這個國家沒有魔法師。

就在這個時機，我和姐姐——魔法師和劍士都來造訪了該國，因此街上的人們才歡呼的吧。

因為來了能直接前往魔法師們的城堡的人。

總而言之，

「你是說希望我們去調查那座城堡嗎？」

姐姐歪著頭問道。

「察覺力真強呢，幫大忙了哦。」

當然迪安娜桑也點頭同意道。

是啊，果然會變成這樣呢。

「……」

而我只是在姐姐的旁邊一聲不吭。

收錢承包這工作似乎也沒有關係——因為是相當多的巨款。

只是調查一下這樣簡單的工作嗎？

真的嗎？

「……您能不能把全部隱瞞起來的事情告訴我呢？」

我再次問道：「難道你們沒有隱瞞什麼嗎？」

「……」

「我和姐姐都從鄰國聽說了這個國家的事情。以前，這個國家是怎麼被稱呼，現在，這個國家又是被稱作什麼奇怪的國家我們都清楚哦。」

對我的這句話，迪安娜的眼眸一瞬間抽了一下。

沒有任何隱情，是不可能付大錢來拜托人做事的，因為錢應該作為相應的報酬來支付。金額之所以多，只能讓人覺得是在說明其中伴隨著一定的危險這樣的話。

迪安娜移開視線，保持了一會沈默後，

「是啊，真對不起.....」

發出了嘆息。

然後似乎又沈默了一會。

她在那兒再一次把所有事情告訴了我們。

包括以前有魔法師的理由，這個國家現在被稱作毫無異樣的國家的理由，就連魔法師們飛向天空的理由，都沒有隱藏。

「.....」

「.....」

那是個沈重的故事。

與悠悠地漂浮著的城堡相反，這是一個現實的、艱辛而又嚴峻的沈重的故事。

聽了這些話後，迪安娜再次表示道：「我知道這是我的自私，但還是請拜托你們了。為了拯救這個國家，請務必給予我們力量。」

我沈默了。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緘默支配了整個房間。

時鐘的指針噤噤噤噤的聲音傳入耳朵後，姐姐站了起來，對放置在桌子上的錢目不轉睛。

「艾維利亞，還能坐在掃帚上飛嗎？」

她如此對我問道。

這說法有些冷淡呢，我一邊擡起頭看向姐姐一邊問：

「要去哪裡嗎？」

於是，姐姐笑了。

「直至天空之上。」

錢回來的時候拿就行了吧，畢竟會成為沈重的行李呢。

她一邊這麼說，一邊確實地笑了。

○

在十五年前，天空之下的奧羅汀這個國家發生了些變化是知道的。

以前，這個國家，只有在夜間城堡才會漂浮在空中，但卻是是個奇妙的國家。

而城堡裡住著魔法師們，

白天會降落在地上環視國家，而夜晚則會從天空上監視國家。據說魔法師們就是這樣守護著國家的。

住在天空之下的奧羅汀的魔法師們，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優秀的人。

如果罪犯上街，他們便會全員在街上搜尋，追擊，抓捕，無情地給予處罰。因此犯罪無一例外都因魔法師們而不再發生。

白天，魔法師們遍布全國各地，而晚上則在星空中監視著，因此被惡意染指上犯罪的人，在天空之下的奧羅汀幾乎不存在。當然，附近各國也傳過去了這些嚴格的魔法師的傳言，因此也沒有人勉強以這個國家為敵。

可是要說這個國家是否和平，卻不是那樣的。

這個國家幾乎沒有犯罪的同時，也沒有安穩。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伴隨著對魔法師的恐懼而生活著。

魔法師若在大街走路的話，每個人都會點頭哈腰。

當魔法師去店裡時，其他客人都會紛紛逃走。

魔法師們在國內是恐怖的象征。

「不管誰敢跟我們頂嘴，我們都殺了他們。沒有力量的人在這裡是沒有生存的價值的。」

據說作為魔法師們的年長魔女很嚴肅地曾這麼說過。因此無法忍受魔法師們的狠毒的，手拿武器反抗的騎士和商人們，無論是誰都成為了亡者。

沒有力量的魔法師也是同樣的，被同伴排斥，從浮在空中的城堡被推下來。在他們看來，力量才是世間的一切，能否使用強大的魔法比什麼都重要。

因為不知道反過來會遭遇怎樣的災難，所以街上的人們只能服從。

很長一段時間，城市被恐怖所支配。

然而，距今大約十五年前，

據說以一個芝麻大小的事為契機，這個國家的平衡就這麼瀕臨崩潰了。

街上的居民，因對橫行霸道的魔法師們感到厭煩了吧，因此已經到了瀕臨崩潰的臨界點了吧。這條街上開始傳來不需要魔法師的聲音，而且從此開始迅速發展。

然後十五年前的一天，魔法師們的城堡，像往常一樣升上了夜空。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城堡卻沒有回到地上。

因為那一天，當城堡裡沒有一人時，民眾們便潛入了城中，施展了一樣手藝。

而指點這手藝的是被同伴們趕出來的某個魔法師。

城堡的原動力是魔法師們的魔力。是只在夜間從魔法師們身上收集魔力而漂浮，到了朝日升起時停止吸收魔力的結構。

魔法師指引著民眾，稍微修改了那個結構，為了永停止魔力的吸收——也就是不讓城堡下來。

結果，魔法師們就這樣升到了空中，降不下來了。因為他們持續不斷地吸收魔力，因此也不能用掃帚逃離城堡。

他們被囚禁在一直俯視著人們的天空之上，再也回不去了。

然後街上和平到來了。

這是我們從鄰近各國聽到的話。

這個國家的魔法師們和民眾的因緣就這樣結束了。

「……」

從鄰國和迪安娜那裡聽到了所有的事情後，我和姐姐也決定協助她們的請求。

『希望你們能找出城堡魔法師們回來的理由。』

這的確就像迪安娜說的那樣是很任性的理由。但是，我們還是選擇協助她。

我們騎著掃帚向著聳立於天空之上的城堡飛去，高到從來沒有飛過那麼高。

我沒有回頭，因為太害怕了。

想必姐姐也一樣吧。

「……對不起，如果我能使用魔法，我就一個人來了。」

姐姐的手，很有力，緊緊地抱著我。

「姐姐沒什麼可道歉的。」

我一邊摸著她的手臂，一邊不回頭地回答道，就好像要確認姐姐的感覺一樣。

突然，我們看到了國家上頭的魔法師們的城堡。

在那裡，一定有以前用恐怖籠罩全國的可怕的魔法師們吧。他們的存在，應該以前便是這個國家本身。

他們離去後，只剩下了和諧的余韻。

因此，現在已經被稱作毫無異樣的無聊國家了。

「到了——」，我使盡了力氣，有些粗暴地騎著掃帚著地了。

從現在開始，我已經不能使用魔法了。因為城堡能從我身上吸取魔力，封住力量。

但我們已經下定決心了。

悠悠地漂浮著的天空之城，我們似乎著陸在那裡的庭院上。

一片盛開的五顏六色的花，在寬闊的庭院中搖曳著。本應是在遠離國家的上空的，但卻非常平靜，在微風中搖曳著綻放開來，就好像在地上紮根一樣。

「真漂亮啊……」

姐姐凝視著遠方嘟囔著。

從遠處眺望的時候，本應看上去很漂亮地聳立在上邊，但是現在那裡有的，只是光是觸摸就快要崩塌了似的，腐朽的老舊的地板，以及被綠色覆蓋的城堡的身姿。

但是卻非常漂亮。

但在我看得入迷的時候，突然發現——

雖然，這像是美麗，憧憬的幻想。但是，這卻是用恐怖支配了的國家的魔法師們的棲身之所。

所以不可疏忽大意。

「艾維利亞，躲在我後面吧。」

剛下掃帚，姐姐便拔出了佩刀，因為我在這座城堡內不能使用魔法。

為了回家，迪安娜給了我一種能暫時恢復魔力的魔法藥，但是必須也要考慮使用的時候。逃跑的時候如果不喝的話，我們馬上就會被城堡給牽制住了。

所以基本上是躲在姐姐的後面。

在那裡，我緊緊地抱著姐姐，窺視著四周。

「.....」

我從斜後方凝視著姐姐。五官端正的姐姐，一反常態認真地看著周圍。

緊張感就好像飄在我們周圍似的。

「艾維利亞」，姐姐悄悄地，低聲私語道。

「什麼？」，我如此問道。

而後姐姐告訴我，不要盯著他看，

「被那樣盯著，有點那個.....很害羞.....」

「.....」，您在說什麼啊？「姐姐，請保持緊張感啊」。



「緊張感啊..... 嗯..... 不，我也多少有些緊張哦？但是呢，我也稍稍感覺到了這種氛圍。」

姐姐一邊說著一邊收起了剛拔出來的佩刀。

哎呀哎呀？

「姐姐？你在幹什麼？」

這裡也許有恐怖的魔法師在胡鬧呢？收了佩刀沒關係嗎？這是認真的嗎？

我用更為驚訝的表情凝視著姐姐。更為仔細地凝視著她，不過，姐姐還是不論從哪裡怎麼看都是一樣漂亮。

「所以別那樣盯著我看啊」，姐姐害羞地吐出了嘆息，指著花圃盡頭說道：「看那邊。」

「？」，那我就先照你說的做吧。

而後我將目光轉向了那裡。

那裡站著一位女性。

十五年前，一位遠離天空之下的奧羅汀的魔法師站在那裡。

「歡迎光臨！」

她站在那裡，一邊用樂天的嗓音這麼說著，一邊向這邊揮著手。

「謝謝！我是魔法師柯蕾婭諾爾！！」

年齡大概在25歲，頭髮是黃綠色，而眼眸是夕陽色。穿著長袍，裡頭穿著長裙。如果只看外表的話就像是成熟穩重的女性。

但是，我和姐姐，只是凝視著她，一味地僵硬著。

「喂——！咦？難道你沒聽見嗎？啊，語言不同嗎！怎麼辦啊！因為在天上呆了十五年，所以被時代拋棄了嗎！」

她垂頭喪氣道。

那隻手裡抱著隨風飄動的大旗，上頭寫著非常流行的字體，充滿了這種招待客人似的氣氛。

「哎呀哎呀，怎麼辦呢！好久沒和人說話了，所以不知道怎麼聊天了嗎！難道只是我迷住了嗎？好麻煩啊……」

她兩手貼在臉上，扭動著身體，搖著頭道。兩頭的馬尾激烈地搖晃著。

「……」，我無言地走到姐姐的旁邊。

「……」，而姐姐也只是以一雙冷漠的眼睛看著她。

我們原以為這座城堡裡有可怕的魔法師。

但是怎麼說呢？

「討厭……現在能看見我嗎……？誒，只是被冷眼相待嗎……？那也不行呢，不要放棄啊柯蕾婭諾爾！她們是初次造訪的客人哦！要好好接待才行！」

她在那裡這麼自言自語道。

蠢笨的雙馬尾和正經的外貌嗎……她一邊揮舞著寫著「歡迎光臨」的旗子，一邊勉強地笑著。

……

「這是怎麼回事？」

「……是被招待了嗎？」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完全不明白她這是什麼意思。

○

「帶你們去魔法師的城堡旅行哦！喂！」

柯蕾婭諾爾將我們帶到城堡後，停了下來，而後一邊說著「初次造訪的客人—！」等等這樣的話一邊揮舞著旗子。

在昏暗，完全沒有人的氣息的瀕臨崩塌的城堡中勉強能通過人的狹窄走廊中，她的情緒似乎從一開始便是達到了最高點。

「果然，城堡已經離開了地面十五年，估計誰都不知道現在的城堡吧？所以我想啊：『如果展開城堡參觀旅行不是很有意思嗎？』你覺得呢！」





她就這樣用著奇怪的理由如此說著奇怪的話。

「那麼就從這裡開始，作為旅行導遊的柯蕾婭諾爾——我一定要把你們所不知道的城堡故事統統傳授給你們的，來吧！」

我雖然想方設法打算理解她所說的話的意思，但我還是不太明白所以便放棄了思考。

「喂！喂！那麼現在開始進行城堡參觀旅行吧！魔法師們的城堡的秘密，你們想知道嗎？」

您把我們誤認為是遊客了嗎？

不，是個正常人都不可能突然來這裡旅遊吧？你是笨蛋嗎？

對方是危險的魔法師集團中的一人，嗯，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巧妙的陷阱。

「……」，所以我不說話了。

「……」，而姐姐也沈默著，露出有些為難的樣子，提心吊膽的，很可愛。

「嗯？咦？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哦？」，可是興致勃勃的柯蕾婭諾爾好像打算繼續這個奇怪的鬧劇，「魔法師們的城堡的秘密，想知道嗎？」

「.....」 「.....」

但是，對於突然發生的事情，我們還是無法做出反應。只會不知所措，沒能滿足她的要求。

「唔嗚.....」

不久，柯蕾婭諾爾落淚了，與即興表演相反，似乎全身乏力地自語道，「果然沒有人對我的城堡參觀旅行感興趣.....」。

她就那樣畏縮了。

「嗯.....」，姐姐更加為難了，「那個，對吧？雖然我們並不是來觀光的但是.....」

我們是來這裡調查的，是工作，是商務性的。

「嗯..... 嗯..... 果然魔法師是被忌諱的存在呢..... 今天看到客人要來，本來還幹勁十足地做了各種準備的說.....」

反應過來時，柯蕾婭諾爾桑在走廊的角落中蜷縮著如此自卑道。

我看著姐姐。

（姐姐，總之，我覺得這裡應該努力不傷害她的情緒。因為現在還不知道她的目的，不能隨便行動。）

即使沒有交談，我和姐姐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羈絆。只要對視一下，我的心就一定會傳達給姐姐的。

姐姐終於注意到我的眼神了，

「.....？」

但是，姐姐卻每次在我們對視時總是可愛地歪著小腦袋。

結果我提議道：「參加旅行。」

「果、果、果然沒錯！果然你們是為了參加旅行才遠道而來的！」

「啊，不，不對」，是商務工作哦。

「唔嗚.....」

「是來參加旅行的，兩個人都！」

「太好了！謝謝你們！我愛你們！」，柯蕾婭諾爾從走廊的角落向我撲了過來。

居然也是一個勁地跑過來.....！

「總之，先帶我們參觀一下城堡吧.....」

然後我再次給姐姐發送腦電波。

（姐姐，可能藏著同伴，要小心地和她過著普通的觀光旅行）

我如此發送道。

「那樣看的話我真的會害羞的.....」

姐姐害羞地將視線移開了。

「.....」

果然完全沒有傳達到.....

不管怎樣，經過那樣的經過後，柯蕾婭諾爾桑的城堡參觀旅行開始了。

「沒錯，這裡是城堡的大廳！以前在這裡曾舉辦過舞會哦！」

而這裡只是瓦礫堆。

「沒錯，下一站是食堂！以前擅長做料理的魔法師的廚師會為我們招待宮廷料理呢！」

而這裡也只是瓦礫堆。

「這座城堡以前被當作魔法師們的住所來使用。所以也有居住空間哦！大概就是在這一帶吧？」

這怎麼看都只是一堆瓦礫。

完全沒有觀光感啊.....

在某種程度上我明白了，在被綠色覆蓋的城堡中，到處都是瓦礫，因此並不是人能居住的狀況。因此從古到今推測，很久以前，天空之城就一直是這麼如此嚴酷的狀況。

明明不是人能居住的環境，她到底是怎麼活過來的呢？

不，話說回來其他的魔法師呢？

「好的，那麼下面去大浴場吧！那裡很大哦！雖然已經是瓦礫了！」

但現在已經完全被她的步調所吞沒了。柯蕾婭諾爾接著帶我們到大浴場（只是一灘瓦礫），在此結束後，又來到了另一片瓦礫，而後又前往瓦礫，再次前往瓦礫。

「是的，這裡也是一堆瓦礫呢！」

最後也只是一堆瓦礫，而且甚至連她都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了。

這座城堡現在還有沒損毀的地方嗎？

「啊，難道說現在這座城堡現在還有沒損毀的地方嗎？你們肯定是這樣想的吧？呵呵，是啊，都很在意呢！」

柯蕾婭諾爾好像讀了心似的一語道破，得意地說道。

然後，她笑著對我們說：「實際上，唯一一處，現在還保存完好呢。」

哎呀，到底是哪裡呢？

這塊怎麼看都只是瓦礫哦？

帶著抱著疑問的我和姐姐，她從城堡裡通向地下的樓梯上走了下去。

「嗯！嗯！這裡就是唯一現存的地方！地下室哦！」

這是陰暗，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間，而後她打開了那個最裡面的門的鑰匙。

「這便是本次巡演的重點所在！」

然後，她在把我們邀請進那個房間之後，張開雙手說道：

「也就是這座城堡的動力爐！」

那是一個閃耀著耀眼光芒的藍色球體。大小大概和我們的身高一樣。那樣的球體，發出了青白色的光。

房間的角落裡放著被褥，還有幾件廚具，她好像就是在這兒住宿的。

柯蕾婭諾爾桑說，這個房間的球體從魔法師們吸取魔力，然後將城堡升上天空。

「雖然十五年前就已經壞了，但是比起這個，在此之前白天便會停止了魔力的吸收，降落到地上哦。」

現在這樣放出光輝，恐怕是因為現在仍擅自從我們身上卷走魔力吧。

因此也能理解可以說是唯一現存的地方。

如果連這個房間都倒塌了的話，城堡現在一定會掉在海上吧。我們能在天空上生存，也是因為動力本身還存在。

「以前，經常在這裡和妹妹一起玩呢……」

柯蕾婭諾爾呆呆地凝視著青白色的光，嘟囔著。



「……在這樣的地方嗎？」，這是個看上去很惡心的地方諛。如果長時間居住的話，可能視力會和魔力一並被奪走。

但她卻皺著眼睛對我們微笑道：

「我爸爸負責這個動力爐的調整和維修。在十五年前，我當時八歲，而妹妹五歲時，因為不想離開最喜歡的父親身邊——」

所以才一直在這裡，為了和爸爸在一起才在這兒一起玩。

她又那樣說道。

「沒有和媽媽一起玩嗎？」

姐姐如此問道。

但柯蕾婭諾爾桑並沒有改變表情，但是眼睛卻浮現著幾許悲傷，低著視線。

「沒有給我玩。」

單是這麼淡淡地回答道。

「媽媽，要跟著其他魔法師工作。」

我覺得那個詞的意思只有一個。

曾經支配著這個國家的可怕的魔法師們，據說，其中還有個及其惡毒的魔女。

但即使有女兒，或許也並不奇怪。

「這裡就只有你嗎？」

我問道，背著青白色的光，她點了點頭。

「正如你所見，畢竟其他人都死了。」

她的聲音稍微平靜了一點，恐怕到剛才為止她一直都是勉強自己開朗的吧。

也許這才是她真正的樣子。

「話說你們是受誰的委托來到這座城堡的？」

美麗的夕陽色瞳孔窺視著我們。但瞳孔深處卻異常昏暗，仿佛隱藏著要一看就被吸入似的深深的黑暗，不過也許只是因為她背後充滿了明亮感吧。

但是，看上去就是那樣暗淡的表情。

「天空之下的奧羅汀應該沒有魔法師了吧？」

你是從誰那裡聽來的啊？

她如此問道。

聲音中已經沒有感情了。

在她的引導下，我們就這樣輕易地被她帶到了這裡。

到了這個時候總算想起來了，

她是住在這座城堡裡的魔法師們的幸存者。

異常殘暴，殘忍的魔法師之一。

這個是個很深的陷阱的可能性，至今仍不能忘記。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是地下室。而這大概不是馬上能逃跑的地方，恐怕即使我吃了藥馬上魔力也馬上會被奪走吧。

「……」，在短暫的沈默中，姐姐用手拿住了佩刀，「我們是旅人。偶然路過這個國家，被國家的人們拜托調查一下這個城堡。」

我覺得在這極其平和的語調中，還摻雜著少許的緊張感。

「啊，是嗎？」，哼，她雙手插在一塊，說道：「國家的人們，還沒有忘記我們嗎？還記得我們嗎？」

「.....」，雖然我有點猶豫應該怎麼回答，「是啊，記得很清楚。」

但柯蕾姬諾爾仍然在處於黑暗的面容中低落著。

「那太好了。」

但隨後笑容卻浮現了出來。

然後她說道：

「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這座城堡，住在這座城堡裡的夥伴們，街上的人們.....」

還有十五年前的事情。

全部都好好地記得。

而她只是說了那麼多，而後再次笑了。

她還記得是怨恨嗎，還是別的什麼呢？

至少從那個表情看來，我什麼都不能讀懂。

「觀光已經結束了，但我們還是再聊一會兒吧？」，她向我們傾聽著。

姐姐和我相視了一下之後，

我問道：

「.....您說的是什麼呢？」

對於那句話，她只回答了一句，

隨後輕輕揮舞著手中的旗幟。

「一定是你們不知道的故事。」

在十五年前——相比之前那個故事，還要再稍稍追溯在更前面些。

柯蕾婭諾爾才三歲的時候，妹妹就出生了。對於這樣小巧可愛的妹妹的誕生，父親和柯蕾婭諾爾自己都非常高興。

「真可愛啊~」

父親撫摸著睡在母親臂彎中的妹妹的臉頰，微笑道。

但母親回應了那句話道：

「一定會成為像我們一樣出色的魔法師吧。」

兩人的視線沒有交匯，

因為母親正遠遠地眺望著遠方。

父親是個很和藹的人。總是笑著，經常帶著柯蕾婭諾爾和妹妹一起去城堡的動力爐玩。

柯蕾婭諾爾才剛3歲時，還曾不但肩負著整修動力爐和照顧妹妹這兩份工作，還曾陪著她一起練騎掃帚。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著。

其他魔法師們白天在外面警衛，晚上在天空上監視著國家周圍，因此能和年幼的柯蕾婭諾爾她們一起玩的人，說得上的只有父親一個人。

隨著柯蕾婭諾爾的成長，妹妹當然也跟著長大了。一開始連走路都不會的她，不一會兒就能用雙腿站了起來，會說話了。

妹妹能做的事，雖然很少，但是慢慢地，一個一個地增加了。

每次父親和柯蕾婭諾爾都非常高興。

而有一天，在餐桌上，父親興奮地談起當時的情景。

「今天她能走路了哦。雖然有兩個女兒，但是看到孩子的成長還是很高興的——」

「那魔法呢？」

冷淡的話語蓋住了父親的話。而後母親對父親的話好像沒什麼興趣，只問了那麼多。

但那個時候柯蕾婭諾爾看到的父親的身姿，看起來非常，非常困惑。

「不，還沒有……」

「這樣啊。」

母親無聊地望著遠方。

而後在柯蕾婭諾爾6歲，妹妹3歲的時候又開始做起了騎掃帚的訓練。

他看起來只要還記得柯蕾婭諾爾乘坐著掃帚，使用和處理魔法，就似乎從沒有感到那麼辛苦。還不到一年，就學會了初步的魔法和掃帚的操縱。而一直很冷淡的母親凝視著掃帚上的柯蕾婭諾爾時居然也在那時笑著說「不愧是我的孩子啊」。

但是妹妹不是那樣的，和柯蕾婭諾爾是截然不同的。

好像沒有魔法的才能。

不管怎麼練習，妹妹不用說騎著掃帚在天上飛了，連浮在空中都不行。

「什麼時候才能坐著掃帚在空中飛呢？」「魔法還不能正常使用嗎？」「明明柯蕾婭諾爾早就已經能夠使用魔法了誼？」

母親沒有直接跟妹妹說話。相反，父親經常被母親那樣訓斥。但父親每次都說道：「沒關係，馬上就會像柯蕾婭諾爾一樣的。」

柯蕾婭諾爾在妹妹還很小的時候，每次做什麼總會很高興，因此經常和妹妹搭話。但從開始魔法訓練的時候開始，不知為何不能再這麼做了。和妹妹說話也好，和父親的訓練期間也好，也都不需要進入了。

「.....」

有時，單是妹妹凝視著姐姐的眼睛，就會浮現出悲傷。所以更加，更加不能靠近了。

只是每天在遠處，眺望著二人，流失著時間。

但是最後，不管過了多少年，妹妹還是不能坐掃帚。

然後，妹妹五歲的時候——

「失敗了啊.....」

就那麼一句話，

就說了這麼句話，母親就將妹妹從夜晚的城堡，推下了去。

俯視著籠罩著城堡的深處的大海，父親嘆息了，而後哭倒在地。

到了那時，柯蕾婭諾爾終於發現了——

沒有力量的人是沒有生存的價值的。

這是母親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與魔法師、亦或是自己的家人都沒有關係。

而後魔法師們的城堡從空中無法返回，是在此之後的兩周左右的事了。

注意到民眾反旗飄揚是在兩周後的早上。

城堡的動力爐致命地故障著，變得不再可能修理，變得永遠在持續吸收魔力。無論如何也無法返回地面，結果魔法師們便不得不在天空上

流浪。

是誰的錯，而什麼是錯，為什麼必須被民眾背叛，這決不能原諒。好幾次，怨言在天空上到處都是。曾有人氣喘籲籲的說，回到地上的時候一定要把民眾全部殺光。也有人怨恨柯蕾婭諾爾的母親，說都是因為那個魔女才會被怨恨的。

天空上充滿了劍拔弩張的氣氛。

城裡雖然有儲備和田地，但是物資有限。不久，同伴們便開始互相爭奪少量的糧食，爭奪住所空間。

這種與平穩相去甚遠的景象，諷刺地來說，與被魔法師虐待的國家的情景多少有些相似。

他們被壓抑的感情爆發是在那之後的好幾年後，

而契機則是芝麻大點的小事。

據說是因為父親強行阻止了打算從城堡上跳下去向民眾報復的發飆的魔女——柯蕾婭諾爾桑的母親，就只是那個事情。

因為這些微不足道的契機，他們積攢的郁憤爆發了。

據說，正是克萊爾諾爾先生迎來12歲生日的時候——

「……請你堵住耳朵，可以嗎？不管發生什麼，都絕對不要離開這裡。」

柯蕾婭諾爾的父親一邊這樣說著，一邊把她藏在了城堡的動力爐裡，讓她上鎖，就這樣向爭鬥著的魔法師們走去。

很長一段時間，魔法師們的叫聲和雄吼都回響在柯蕾婭諾爾的耳中。無論怎麼堵住耳朵，閉上眼睛，都只有可怕的聲音在敲擊她的耳朵。

柯蕾婭諾爾先生在發光的動力爐中，因為恐懼，就連一步也動不了。

直到叫喊聲停止為止，都是如此。

「.....」

那之後過了幾天？也說不定只是僅僅數小時——注意到時，城堡內都已經寂靜無聲了。

已經結束了嗎？

她戰戰兢兢地從動力爐裡爬了出來。

「誰.....有誰在嗎.....？」

來到地上，明亮的陽光迎接了她。

但是人們卻沒有去迎接她。

那裡全是血。有被刀刺入胸膛而斷氣的人，有蹲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人。雖然有很多人的身影，但是誰都沒有將臉轉向她。

互相殘殺的結果便是自尋死路吧。

很多屍體都倒在那兒。

柯蕾婭諾爾桑呆呆地在城堡中行走著，叫了媽媽的名字，叫了爸爸的名字。但是都沒有回答。

她而後再三地叫著父母的名字。

在城裡到處跑來跑去，尋找著父母。

不久她就找到了——

「啊.....」

在城堡的角落裡便發現了父母的遺骸，她靜靜地看著他們，斷氣的父親依偎著母親，而母親似乎是因被刺傷而斷氣。

結果，幸存下來的只有柯蕾婭諾爾一人。

只剩下一個人，留在了寬廣的城堡裡。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大概是因為魔法師們的太過惡毒而被國家驅逐了吧，或是因為被民眾反抗而感到憤怒吧？

不，實際上這種事態發生的原因還有很多。

但契機卻是更為單純的東西。

「對不起——」

她深深地後悔了，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自從那座城堡漂在空中之後——不，在很久以前，她的心中就有一件難以忍受的後悔。

城堡升上了天空，在那之後再也回不去的夜晚前。

在此不久前，她在街上巡視的時候，發現了妹妹。

她看著在陽光照射的小巷中，帶著大人們向城堡進發，妹妹的身影。

我還曾以為她死了。

但是還活著，還在走著。

柯蕾婭諾爾桑非常高興，但是沒能打一聲招呼。

因為妹妹是被大人們圍著靠近魔法師們棲息在城堡裡的。

而柯蕾婭諾爾只能遠遠地看著妹妹。

而到了第二天才知道，

城堡的動力爐被什麼人破壞了。

而那個被誰破壞了，不用想也明白了。但是柯蕾婭諾爾桑，一直將看到的景象藏在心裡，一直，一直藏在心裡。

魔法師們之所以無法從天空中回到地面，是因為連一個少女也無法救助的魔法師們不對。

「沒能幫到你——對不起.....」

不管有多麼後悔，

妹妹，已經在她的雙手無法觸及的遙遠的地方了。

○

我們再來談談另一個少女吧。

有一天，從天而降的少女，從出生以來第一次騎上了掃帚。在從空中飛的城堡墜落之際，緊抓著掃帚。

由於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經驗，而且是從天空墜落下的她，所以很遺憾，她還是不能好好地在天空飛，因此，只能夠避免死亡。

她掉進海裡，漂到了街上的港口。

她一邊抽泣著疼痛一邊絕望了。

被同伴出賣，母親將她從城堡裡推下，而父親也沒有救她，讓她絕望了。

街上的人們慌慌張張地向突然掉下來的少女跑去。

「太過分了！」「明明還是孩子.....」「等等她還活著！」「誰來找個醫生——！」

民眾幫助了作為魔法師的她，醫生馬上就趕來了，為她進行了急救。

結果她保住了一條命。

但是作為代價，魔法再也不能使用了。因為墜落而受傷的後遺癥，她的手指也沒有了力氣。

而這個少女從城堡掉下來之後發生的事情，也正如我們所知。

民眾對對親人都沒有慈愛的魔法師們憤慨不已，明白如果就這樣的話國家遲早就會滅亡。

所以他們決定把魔法師們從國家驅逐出去。

而為了趕走他們，決定在城中實施一樣藝品，但是民眾卻不知道城堡裡面的樣子。

但是多虧了一個少女，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我知道。」

少女對街上的人們說道，「我爸爸在操縱城堡，所以知道使用方法。」

父親對少女很溫柔。他告訴她，為了讓城堡漂浮在空中，要在地下室中的動力爐中，賦予魔力才能飛向天空。

而她也知道操作和手藝。

因此少女決定協助街上的人們。帶領街上的人潛入白天的城堡，進入地下室，在城堡裡精雕細刻，然後回家。

那天晚上，城堡像往常一樣升了空。

但是卻再也沒有回來過，就那樣悠悠地升上天空，再也沒有回到地面過。

殘忍的魔法師也好，嚴厲的母親也好，溫柔的父親也好，姐姐也好。

沒有人自升天後回到地面。

給街道帶來和平的少女，受到了人們的感謝。

而少女的名字是迪安娜，

也就是柯蕾婭諾爾的妹妹。

「那之後過了十五年，國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升上天空之前，

迪安娜曾對我們說，

她自落到地面也已經十五年了，據說由於失去了魔法師，這個國家也開始直直地走向衰退。

而國家的人們，卻不知道。

對於國家的人們來說可怕的殘忍的魔法師們，對外國的人們來說也是同樣的。

「天空之下的奧羅汀是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很幸運呢。鄰國一直都在等著我們國家變得薄弱。一直，一直，為了奪取我們國家重要的東西而等待著。但能夠抑制住這一點的，就是魔法師們哦。」

白天，在街上到處出現魔法師，並不是為了嚇唬街上的人們而到處轉動，

而是為了調查街上有沒有混雜著外人。

夜裡，聚集在空中飛翔的城堡中，不是為了俯視國家，

是為了保護國家不受外敵的侵害。

當發現這個事實的時候，天空之下的奧羅汀，已經被他國攻入了。

十五年過去了。

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沒有曾經那樣的光輝了。

「魔法師離開後馬上就被臨近的國家攻入，輕鬆地輸了。這個國家的農作物是為奉獻他國而培育的，而家畜也被商人奪走了。雖然現在我們已經遠離了喧鬧，恢復了平靜，但結果我們卻失去了很多東西。你們知道現在這個國家叫什麼嗎？」

沒有異樣的空虛國家。

在這個國家，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他們自己放棄了本應保護國家的人們。

「因此，這個國家的人們，對過去的行為感到非常後悔。希望他們能回來，只是因為想道歉。」

但是不管有多麼的後悔，

已經消失在遙不可及的遠方了。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也許，還有別的辦法，如果能好好地坐下談話，說不定能互相理解。

之所以做不到這點，是因為不聰明嗎？是因為沒有勇氣嗎？

不過，

不管有多後悔，

「我們再也見不到魔法師了——我是這麼想的。但是，那座城卻又回到了國家的正上方。我肯定其中一定有我的姐姐。」

因此，她吐露出了這些話。

「想再次見到姐姐，好好道歉」，但是，迪安娜已經不能再使用魔法了，「所以，我知道這很任性，但是就只能拜托你們了。為了拯救這個國家，無論如何請幫助我。」

她低下了頭。

我沈默了。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緘默支配了整個房間。

時鐘的指針哧嗒哧嗒的聲音傳入耳朵後，姐姐站了起來，對放置在桌子上的錢目不轉睛。

「艾維利亞，還能坐在掃帚上飛嗎？」

她如此對我問道。

這說法有些冷淡呢，我一邊擡起頭看向姐姐一邊問：

「要去哪裡嗎？」

於是，姐姐笑了。

「直至天空之上。」

錢回來的時候拿就行了吧，畢竟會成為沈重的行李呢。

她一邊這麼說，一邊確實地笑了。

從政府機關出去的時候。

姐姐突然回過了頭來，看著低著頭的迪安娜。

「一定沒問題的。」

姐姐用柔和的聲音跟她說話。

「姐姐呢，無論妹妹做什麼，都會笑著原諒的哦。」

她深深的後悔了。

即使後悔了也後悔不完的反悔。

柯蕾婭諾爾桑在講完一切後，我們的周圍被寂靜包圍了。她和妹妹一樣，非常後悔十五年前發生的事情。

「也許，還有更好的做法，也許，還有別的方法——在這十五年裡，我一直、一直都只想著這些。」

如果再聰明一點，如果再有勇氣一點.....

據說只有那樣的事，掛在心裡的深處。

「很快，這座城堡就失去了力量。多年，持續積蓄的魔力也已經到了史上最底，現在只剩我一個人的魔力，勉強抵禦住了，但是我的魔力還在消失著.....」

再過幾天，我就能回地面了。

但是回來後要做什麼呢？她很煩惱那個。

「你怕見妹妹嗎？」

我問道。

她在這座天空的城堡中生活了十五年，因此對外邊的世界的變化也完全不了解。

至今，在眼下寬廣的街上說不定只有對魔法師懷恨的人，她這麼想著。

所以她說道：

「怕被拒絕。」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她低著頭，往低處看的樣子。

簡直就像鏡子一樣，

甚至用不著回想。

就像是開始旅行之前——在家鄉等著姐姐回來的我很像，就像是抱著無可奈何的後悔的我。

「.....」

所以我，向她走前一步。

在放出青白色光芒的屋子裡，我的影子也漸漸拉長了。

沒有救出痛苦的妹妹，只能看著她從城堡上掉下來。我將一個小瓶遞給了後悔痛苦的她的雙手。

「.....這是什麼？」

我一邊凝視著小瓶一邊回答道：

「這是一種暫時恢復魔力的藥。如果喝了這個，我想能在城堡完全失去魔力之前可以從這裡逃走。」

和我們一起從這裡逃走吧——我那樣說著，在她的手中放上了這一個小瓶。

她露出了有些吃驚的表情。但是，在那之後，笑了一下。

或許注意到了我們來到這座城堡的真正目的吧，或許是察覺到了被誰請求，被拜托到這裡來的吧。

「妹妹還好嗎？」

她問道。

但我搖了搖頭，

「請用自己的眼睛親自確認。」

一定那樣才最好。



「……如果見到那孩子，我該怎麼說呢？」

不，

你不需要說什麼，也沒有必要做什麼。

「在一起，單是笑著，妹妹就會很高興的。」

所謂妹妹，就是那樣的東西。

○

柯蕾婭諾爾說，

失去魔力，慢慢墜落的這座城堡，再過幾天就會完全失去它的力量，  
掉到海上。

也許再有幾十個魔法師也一起聚到那裡的話，也許就能重新回到天空，  
但是在期待著再會的她們面前，做那樣的事情也太不知趣了吧。

失去力量的城堡，一定會一落到海上就馬上沈沒吧，而且再也不會上  
天了。

因為這裡的魔法師已經不在國家裡了。

更何況也沒必要在上邊。

城堡的庭院裡有個花園，

一片盛開的五顏六色的花，在寬闊的庭院中搖曳著。本應是在遠離國  
家的上空的，但卻非常平靜，在微風中搖曳著綻放開來，就好像在地  
上紮根一樣。

如果到了地上，就再也看不到這個景色了吧。

所以我望著輕輕搖曳著的花朵，

「這景色可能是最後一次看到了吧.....」

只是眺望著，仿佛單是眺望著就能烙印在這雙眼睛裡一般的景色。

「是啊。」

姐姐背著我，向花圃裡走去。

從這座城堡飄落後慢慢追溯著曾經走過的道路，姐姐在角落裡停了下來。

而我也趕了過去，小跑著追著姐姐。

「很危險哦，姐姐.....」

然後我就站在姐姐的旁邊，一句不吭了。

因為那時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我們到這裡之前，我和姐姐，可能都是在聽到非常沈重的話之後才會前來的。

因此這麼說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享受過從這座城堡離看到的景色。

「.....」

在發現的時候，我非常的後悔。

為什麼不早一點看到這風景呢？

眼下有很多屋頂，五顏六色的屋頂稀稀拉拉地連成一片，覆蓋在地面之上。十五年就失去了很多東西的街道，卻依然驕傲地佇立在這裡。

只是靜靜地、靜靜地佇立著，仿佛在盼望著浮在空中的城堡的歸來。

簡直就像這花圃一樣。

「你覺得現在若早點看到就好了嗎？」

「是啊.....」

但是姐姐卻對我搖了搖頭，

「這怎麼都無所謂吧？正是因為如此接近國家，所以景色變得如此美麗啊。」

「.....？」

我有些不大理解。

而姐姐狠狠地說道：

「也許你之後會覺得這樣做更好，或者想重新選擇更好的東西，但是，如果到了因過去才成就出來的現在才後悔的話，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吧？」

「.....」

烙印在瞳孔裡的景色之所以這麼美麗，一定是因為現在才第一次看到這景色吧。

我覺得姐姐好像就是在說那種話。





與其懊悔著，不如看向現在，而那樣的心情，好像安慰了我過去的後悔。

「謝謝……」

「不客氣。」

風乍起，

我的長髮輕輕搖曳著，而背後花圃也沙沙作響。

被美得令人向往的東西包圍著，我一直想著，這樣的時間若是能持續下去就好了。

這裡是非常，非常棒的國家。

「看來這也不是什麼沒有異樣的，無聊的國家啊。」

姐姐這樣說後，在我旁邊笑了。

在我的身邊有這麼一個美麗的笑容，讓我連深深的後悔，都要忘記了。

## 第六章 旅途：孤獨之書的故事

有兩位魔女訪問了一條海邊的街。

一位是帶著灰色的頭髮，琉璃色瞳孔的魔女，胸口形似星星的胸針便是魔女的證明。穿在她身上的黑色三角帽和黑色長袍，就如是旅人非常質樸的裝束一般。

她既是魔女，亦是旅人，同時也是位非常美麗的少女。「誒？你說你自己很美嗎？你是認真的嗎？」

.....

如果要形容她的美麗，那正是冬季山上盛開的一朵花。雖然置身於嚴酷的環境中，但它那破雪露面的姿態卻十分健美，比什麼都美麗，甚至令人窒息。「為什麼要這麼大肆展現自己的美麗呢？你是喝醉了嗎？不知道什麼是白描嗎？沒說錯吧？」

.....

另一個是留著黑色頭髮的魔女，同樣穿著黑色長袍和黑色三角帽，胸前也是有一枚同樣的形似星星的胸針。

名字是芙蘭。

就像她的言行舉止一般，她很懶散，雖然看起來是這樣，但她現在也是有在某個國家作為教師工作的，而現在在回家的路上。

因此為了工作，所以要從這個海邊之街的港口渡海。「啊，我的說明裡沒加漂亮的東西呢.....老師有些傷心哦.....」

包括今天，和老師在一起的時間也只剩下三天了。雖然很寂寞，但是分別的時候一定會到來的。所以現在就好好享受這短暫的時光吧，不過也就只是在咖啡店的門口吃飯殺時間而已啦。「哎呀，我很高興哦。你寫得很好嘛，伊蕾娜。」

.....

哎呀，

對了，

她究竟是誰的師傅呢？

沒錯，就是我。

「.....」

我沈默了。

「.....」

我沈默了，深深地沈默了。

我們在咖啡館面對面，暫時保持著沈默。

首先，在這個場合，首先必須說明到底發生了什麼吧。所以先讓自己好好逃避現實吧。

我們來到這個國家的大門時，是在此幾十分鐘前。

與芙蘭老師旅途的最後一個國家是海邊的托洛科裡奧，這是個較大的港口城市。

與其說街道的美麗，不如說看起來更為可愛。從旁擦肩而過的家家戶戶的牆壁，都仿佛是將花的顏色原封不動地印在牆上一般，鮮明清晰，沐浴在傾注而下的陽光上，有些耀眼。

「伊蕾娜，你知道這個城市的房子為什麼那麼多彩嗎？」，老師一邊走在我旁邊一邊問道。

我在遠處的前方看見了海。渡回港口的船只，如同忘記了重量般輕輕地在沒有聲音的海面上滑行。

「不是因為能在大船上看街道更為明顯嗎？」

我立即回答道。

「……」，老師沈默了，臉頰稍稍鼓了起來。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呢……難道不對嗎？

「那麼答案是什麼？」

「因為刷了油漆啊。」

「……」

我想這時候我的眼睛已經縮小得不能再小了，一動不動地驚訝著，凝視著老師。

老師慌慌張張地對我說道：「不，這是真的哦？我問了這個國家的熟人，所以沒錯呢。就是他用剩余的油漆來塗牆壁哦。」

「那麼，你想說什麼呢，老師？」

「看似對事物有深刻的緣由，實際上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緣由，我就是想這麼說。」

「嗯嗯。」

「外表看起來這麼有趣，一定是有什麼意義才會做出來的吧？但是實際上卻並不是。而這也是從熟人那裡聽說的哦，沒錯的。」

「原來如此。」

「嗯，所以正因為是從熟人那裡聽來的，所以沒錯。」

「總感覺有些奇怪啊……」

是不是說過頭了啊？但是老師還是很平淡。

「話說回來，伊蕾娜，稍微吃些午飯怎麼樣？我有個推薦的店哦，當然我請客。」



我點了點頭，但是——「老師請我吃飯，真是少見啊。」

有什麼緣由嗎？

我向她問道。

於是，老師就偷偷地笑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只是想一起吃飯而已，她很坦然的說道。

於是，我們造訪了一家咖啡店，是一家不可思議的店，而根據店內的景色也只能這樣說了。

『歡迎光臨，請隨便坐。』

一個牌子出來迎接了我們……誒，牌子？店員不在嗎？而我一歪著頭，牌子也會左右搖晃。

哎呀？

我降低了視線，

原來並不是店員不在，好像只是看不到身影而已。

「……這孩子怎麼了？」

我蹲著看，發現了一個穿著制服的熊玩偶。是個有著可愛的圓溜溜的眼睛的玩偶，但卻不知為何搖著可愛的招牌在面前。

這是什麼？

「這裡都是這樣的娃娃在端菜哦。」

老師如此說道。我和老師這次是第三次訪問這個國家。第一次是為了告別老師而造訪，第二次是為了先前與芙蘭老師的約定去老師的家鄉

而來，然後第三次便是今天。

老師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情景，毫不驚訝地走向空著的座位，正如牌子上所示的。

於是我在後邊追著老師進去。

「真是個很奇怪的國家啊.....是玩偶代替人工作的嗎？」

但是老師一邊坐在座位上，一邊說道：

「不，不是哦。只有這家店才有娃娃做這種工作，其他店一般都是女服務員工作。」

「嗯？是嗎？」

我坐在老師的對面，靠窗的座位上。如果看向側邊便能看到色彩鮮艷的街道。

「在這個店裡工作的玩偶的本職工作其實是來幫助人的。因此到處都被安置著，幫助有困難的人。瞧，請看那邊——」

老師用手指向一邊。

在前方的街角，有個可愛的女孩子玩偶，抱著寫著『書店在這邊！在地圖上寫著哦！』帶領著老奶奶走路。

原來如此。

「但這可不是熊玩偶啊。」

「恩，熊的話是本店特制的。」

老師點了點頭後，一邊舉著『請點菜！』的牌子熊先生一邊走了過來。老師一邊看著菜單，一邊拿著桌子上附帶的紙，向我說道「把想吃的東西寫在紙上，交給它就好了」。而後老師點了這家店最貴的套餐，交給了它。

而在對面的我點了那裡便宜的意大利面和水。

見我正把菜單正交給熊先生的時候，老師又把手放到嘴邊，向我說道：「其實你也不用那麼客氣哦？」

「不，我本來就沒那麼餓。」

說實話，其實我剛才瞞著老師吃了些麵包，所以肚子裡不知不覺就忘了剛才的饑餓。

「營養有失調哦？不吃更好的東西的話——」

「說得可真像媽媽啊.....」

「你也可以把我看作你的母親哦。」

「那麼，今晚的飯菜以及明天後天都要請客哦。」

「撤回前言。」

「不過話說回來，我光是看到吃得很多的老師的樣子就已經飽了。」

「哎呀，說得可真像媽媽啊。」

「請不要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菜沒多久就上來了。

『讓您久等了！』『讓您久等了！』，兩個一模一樣的牌子便前來了。普通的意大利面和普通的前菜被放在了桌子上。

為芙蘭老師帶來了飯菜的熊先生就那樣轉過身返回了廚房。

「.....」，但是，不知為什麼，拿來意大利面的熊卻就那樣坐在我旁邊，「老師這是.....」

「這家店在實施送完料理的熊玩偶坐在旁邊陪著顧客的服務哦。那孩子應該會成為伊蕾娜的分身來做很多事情的。」

據說，不但能菜送到嘴邊，還能接受新訂單，成為談話的對象，總之做完料理的熊先生會竭盡全力照顧顧客。

老師笑著說道：「真是無微不至啊。」

「總之不會有不好的心情就是了……」，但我想自己吃一頓飯。本來在老師面前讓熊娃娃喂我這就已經實在是一種恥辱了，而且我也沒有這種嗜好，因此就將坐在旁邊的熊先生好好地打發到了窗邊。

之後我們兩人就咂著嘴品嚐了這些料理。

畢竟這並不是什麼大事，因此只是我們二人談這話時間便流逝了。不過我覺得那也不錯，偶爾這麼過過也不錯。

「到後天為止還有很多時間呢，接下來該做什麼呢？」

老師似乎在同時問著自己和我如此道。

後天晚上，老師就要乘船回皇家天文館。

因此一定暫時不能再見面了吧。今生今世的別離，能這樣在一起，也只剩下一點點時間了。

剩下的時間到底要用在什麼上呢？就像潑冷水一般，這樣的事情在腦海中閃過，似乎日記中就只剩下這些想留下的話語一般。

「啊，對了。這個國家燈籠很有名，而且聽說正好後天晚上會從港口升起燈籠哦。如果可以的話——」

老師一邊拍著手一邊說道。

哎呀呀……

正如您所看到的，在我們之間，盡是些其他無關緊要的話。

可是事物總是會突然發生改變的，而今天肯定也是如此吧。

「這裡的習俗也好像是讓燈籠寄托著自己的願望升空呢，而我也是第二次了，參加這寫下各種各樣的願望，然後升向天空的祭典——哎呀？」

老師在說話的途中，卻突然皺起了眉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旁邊放著的熊先生突然遞給了老師寫了字的紙片。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老師好像也是第一次遇到呢，她一邊歪著頭，一邊拿起紙片。

然後呢——

「.....」

不說話了。

明明一看就是想要笑出來的樣子，甚至到了幾乎快要噴出來了一般，但卻一言不發。

「那個，伊蕾娜.....難道你現在想寫日記嗎？」

老師用複雜的表情看著我。

怎麼回事？

「嗯，嗯.....我想.....也許吧.....」

那裡寫著什麼啊？

「對不起.....我沒有說明完整.....」

老師深呼吸了一次之後，說道：「這只熊，用在用魔力活動的吧？它能夠起到傳達最近接觸過一次的人的想法的作用哦。」

「誒？怎麼回事？」

「一邊想喝水，一邊觸摸的話，它就會給我拿水，一邊想和旁邊座位的孩子打招呼，一邊摸著他的話，他就會替你搭訕。大概就是這樣，在店內代行您自己的意思的就是這只熊先生。」

老師把目光轉向店內。一看，坐在吧臺座位的女性旁邊也有一只黑眼圈的熊先生，而它抱著『那邊的客人啊』這樣的牌子。

原來如此。

也就是說，只要摸一下就什麼都可以做嗎？

什麼都可以給我……？

.....

那麼就是說？

「如果我想寫日記的話會怎麼樣呢？」

「寫日記。」

老師遞給了我一張紙片。

寫了很多東西。

『沒錯，就是我。』

就連這句話也都在其中。

○

「……不，這個不是那個哦——」

經過漫長的沈默，我所說出的話語便已經是含糊不清的辯解了，而這也真是痛苦的辯解，「我並不是想寫這樣的文章哦。」

「不不，不用解釋了，伊蕾娜，不用說那種話。老師知道的哦？」

呵呵，

老師如此笑著。

「心情稍微高漲了點，是吧？」

不對，不對，是不是完全誤會了呢？真的只是熊娃娃做了很奇怪的事而已。

「哎呀，真為難呢，這只熊估計是壞了吧.....呼唔唔唔唔」，我緊握著熊先生的頭，用非常大的力量握著。雖然熊先生看起來很醜陋，但是沒有關係，也不好做多余的事。

「伊蕾娜，我知道你的心情，所以沒關係的。」

老師一邊看似為我苦惱一邊，以及其細微的微笑著看著我，如此笑道。

老師用手遮住嘴邊，說道：

「那個.....你在日記上的確也寫了相當獨特的事情呢。」

在老師那裡，有一雙憐憫的眼睛。

「不，不是的，真的只是這只熊隨便亂寫的，和我的意思相反哦。這絕對和我的心情無關，請忘記它吧。」

「說話實在是太快了，都亂七八糟的了。」

「你看，說得太快了，這不就已經壞了嗎，這個熊？」

我緊緊地握著它的頭。

「不，那個不是壞的.....剛才也跟你說過了把？」

「難道是反映了我的想法嗎？」

「就是這樣。也就是說，這張紙片上所寫的都是你的真心話——」

「不就是壞了嗎？」，鳴唔唔唔.....

「不，我覺得應該沒有壞掉之類的——」

「不，壞了哦，這是次品。」

「倒不如說是現在才開始要壞了……」

「嘛，做這種事的熊會壞掉也是沒辦法的。」

後來，我便對使用一切手段來多管閑事的熊先生重拳出擊，但這只熊似乎非常牢固，完全沒有損傷。與其說是店裡的服務員，倒不如說作為沙袋更為合適。

「那個，伊蕾娜，最好就此停止哦——」

不一會兒，芙蘭老師就含著笑容對一直欺負著毫不隱瞞地暴露我秘密的熊先生的我如此說道。

正是那個時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幹了什麼！你這個混蛋！」

店內傳來近乎悲鳴的怒吼。我一邊吃驚著一邊回頭看，隨後就看到了一個不斷靠近這邊的女性的身影。

是個穿著大到快垂到地面的寬敞舒適的長袍，有著蓬鬆的茶色頭髮的可愛女人，這種感覺就好像是生活在森林裡的感覺。

您是哪位啊？

於是老師開口道：

「啊，店長——」

好像是店長呢。

「原來是你這家夥啊！欺負我們家小熊幹什麼呢！」

店長氣勢洶洶地沖我吼道，就像是要掀翻桌子一般。「請還給我！」，她用手敲著桌子一邊這麼對我喊道，而後她就立即從我手上



搶走了熊。「熊先生你沒事吧？熊先生。好，好，好。很痛吧，真的好可怕啊，你沒事吧？」，她隨即抱緊熊把臉貼在熊上道。

.....

看來熊先生非常討厭這樣呢。

「老師這麼說來，那東西也反映了別人的意思吧？」

「是啊。」

「也就是說？店長一碰，店長的意識就會寄宿在熊先生身上嗎？」

「是啊。」

「雖然被熊先生討厭了呢。」

「看來是這樣啊。」

「仔細想想，剛才為止我的意識也進入了那只熊先生上邊吧？」

「仔細想想的確是如此。」

「那麼也就是說我在打我嗎？」

「我還以為你這個孩子剛剛到底在幹什麼呢.....」

「.....」

我可沒有自殘的愛好，不過.....

冷靜下來一看，我剛才到底在做什麼呢？

「喜歡！最喜歡熊了！嘿嘿.....」

「.....」 「.....」

我自親眼目睹了比自己更失去了冷靜的人，頓時便恢復了平時的冷靜。然後，店長又稍稍抱緊了那只熊什麼的，然後——

「啊，芙蘭老師。好久不見了呢，你在幹什麼呢？」，就這樣回到了平淡的樣子。

「好久不見了呢瓦茲莉。」

老師也變到了平時的老師，很平淡。「你看上去還是那麼精神啊。」

「嘿嘿..... 你能看見嗎？但是對面那孩子是哪位呢？」

「是伊蕾娜，這是我的弟子。」

「原來如此，真是個徒弟啊！原來如此！那你在教育弟子幹什麼呢？」，滿臉笑容的店長用著可怕的語調如此問道，而面部也逐漸變得黑暗了起來。

「唔唔唔唔..... 對不起。稍後我會好好說給你聽的。」

「真是的！真是的！對我們家可愛的熊做了那麼過分的事！我可是想要揍你的哦！」

在這種情況下，我明白我的發言只會在瓦茲莉的感情上澆油而已，所以我暫且帶著反省的心情坐在座位上保持著沈默，於是我沈默了。

「很痛吧，熊桑？好，好，好.....」

沈默的我和翻著白眼的老師都對此置之不理，而後一段時間，店長也都是對加入了自己意識的熊先生面帶微笑地重複說道「好，好.....」這樣的話。

「.....」

自愛也要適可而止啊.....

「重新介紹一下吧。」

這家店基本上只要有熊先生就行，因此不知是閑得無聊，還是對我的憤怒還沒有平息，瓦茲莉也坐到了我們旁的座位上，

「但是真的好久不見呢！隔了幾年呢，芙蘭老師、」

「時隔一個月。」

「真是好久不見呢！」

「之前也見過吧？來這個地方的時候也見過吧？」

「你可真是沒變啊！」

「之前也說過同樣的臺詞啊.....」

「好久不見，真的還是老樣子呢！」

「你也依舊不聽別人說話呢。」

老師和瓦茲莉桑相互笑著說著客套話，不過，不知為何總有些奇怪的氣氛在裡頭。

「老師和店長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問老師，老師把手指緊貼在嘴唇上回答說道：「真的是在很早以前呢。」

她說，第一次和瓦茲莉桑見面是在剛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也就是老師剛從故鄉深邃之森比拉出來的時候。

「我也不會忘記的，即便那是我十歲時的發生的事了.....」

然後瓦茲莉便突然陷入了回憶。

雖然見面還不到十分鐘，但現在我很清楚她還是個相當開放的人。

「那天非常涼爽，春風拂過——」

她的回憶很長，而且還時不時一邊自言自語道「呼嘿~熊真是太可愛了」一邊抱著玩偶，隨心地說著，但卻也有分寸，因此似乎她也省略了許多。不過總之，她的話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據說芙蘭老師和她的師傅在這個國家逗留期間常去的咖啡店裡頭的姑娘就是瓦茲莉。

就這樣。

不，真的就只是這樣哦？畢竟那時候兩人年齡也差不多，與芙蘭老師關係變好，二人就這樣成為了朋友也不是不可能吧？

然後她說，她們還經常相互寫信來保持聯系。

「那她看來是個很有名的魔法師呢，這個國家的魔法玩偶都是她制作的嗎？」

「是啊。」

而對於芙蘭老師平淡的解釋，瓦茲莉卻不知為何非常激動。

「而且她那時候也在學習魔法，也有很多古早時期的文獻。因此我為了學術也時不時借閱她的資料。」

「是啊！沒錯呢！畢竟人偶的歷史也很長嘛，因此歷史的學習也是必要的！知道嗎？」

瓦茲莉突然如此說道。似乎又省略了些東西呢，而後，她又隨心所欲地將歷史和玩偶的密切關聯與自己對玩偶的愛混為一談了，最後我甚至已經不想理她了，讓她自由地說著完全無法讓我留下印象的東西。

「然後呢，要概括的話就是從以前就開始收集古董玩具娃娃——」

「……」，我余光看著隨心所欲地講述著的瓦茲莉桑，向老師打了個耳語，「老師，她一直是這樣的嗎？」

「從以前開始就沒變呢。」

「啊……果然是這樣啊。」

「和別的女性友人聊天的話也大致是這樣的感覺哦。」

「老師不累嗎？」

「因為只需要置若罔聞，所以沒關係呢。」

老師優雅地喝著她喜歡的紅茶道。

「.....」

「然後呢——」

就這樣，

在海邊的托洛科裡奧逗留的第一天的午後，

在是玩偶送餐的不可思議的店的窗邊，有三個人像對玩偶說話的女孩子一般，心意完全不相通。

○

等到瓦茲莉的說完話平靜下來的時候，我們才告別她的店鋪。在店外，街上的陽光已經略帶赤紅。

到了傍晚呢。

遠處的船，拖著疲憊的波痕，而在港口的船則悠閑地漂浮著，就好像沾滿了一天的疲憊一樣。

港口的人群聚集著，熱鬧著，就像是在迎接船的到來一樣。

「這麼看來，後天的確就是節日了呢。」

與疑惑的我相反，老師像是理解了一樣，點了點頭道。

祭典嗎.....

「燈籠祭，是吧？」

剛才在看到瓦茲莉桑之前芙蘭老師似乎在閑談中提到過，說是在夜空放飛燈籠的慶典。

「瓦茲莉制作的人偶也被用來準備燈籠祭了呢，不過今年好像也有靠人力幫忙。」

一看，聚集在港口的人群的手裡都抱著大量的油燈，搭建著貨攤的骨架。

「估計是魔法師不夠吧？」

老師將目光投向城市的遠方。

有一座白色的塔向著紅色的天空延伸著，估計就是為了指引船的燈塔吧。

「有些暗呢。」

我眯起眼睛凝視著那邊的光，那略微露出青白色光輝的模樣，看上去就像是燃著微弱火光的蠟燭。

芙蘭老師也點頭道：

「那個燈塔裡也有魔法師哦，會給國家的玩偶們送上魔力。不過上次來的時候就比現在更為耀眼就是了……」

正如老師所說，魔法師可能不大夠呢。

「所以才用人力吧？」

大概是委托了很多的人偶吧。看去，著手準備慶典的人群正在緊張地做著準備。

而他們的不適應性也是很明顯的。

「就算到了這個地步，也想舉辦祭典啊。」

「這麼漂亮嗎，燈籠祭？」

「.....」

我不禁對此有些興趣。

但是是後天嗎？

「..... 老師趕得上慶典嗎？」

老師離開這個國家也是後天，正好跟慶典的日程撞上了。如果老師走了之後再舉行祭祀活動的話，老師就會沒享受祭祀活動就離開了國家。

而且，我也會沒有我喜歡的同伴，就這樣在廟會中徘徊。

這樣開來不禁有些淒涼。

「以是否來得及來說，我覺得還來得及」，老師凝視著我，用奇怪的表達方式說道，「我乘坐的船，會在後天晚上，在燈籠節即將結束前起航。」

據說，到了那時候「從海上眺望燈籠節吧！」這個概念就會不禁讓這個國家的船票高出個好幾倍。而老師似乎也曾和她的師傅憑票離開這個地方過，就和當時一樣，這次也是從海上眺望著燈籠，踏上旅途。

「所以後天一起享受節日吧。」

老師笑了。

我點頭了，也自不用說為什麼了吧？

那天晚上，

我們便一起住在旅館裡。

無價的美麗大海一望無際，但是這兒的價格卻很便宜。兩張床，在兩張床之間有個靠窗的桌子。但除此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內部裝修極其樸素。事實上，價格便宜也是因為除此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該洗澡了哦，哪個先洗？」

我一到房間就發現浴池裡裝滿了熱水，然後老師就那樣向我問道。  
「老師您先請」，我說道，而老師也客氣道「不不，您先請伊蕾娜吧」。

「而且我要看旅遊指南，很忙，所以就請接受我的好意吧。」

老師手裡握著在旅館休息室拿到的小冊子。

原來如此，

「真是巧啊，我也要那本冊子，很忙，所以請你先去吧。」

而我的手裡也有同樣的東西。於是兩個人便一起坐在床上，緊握著同樣的封面的小冊子，「去哪裡？去哪裡？」，老師，我們去哪裡好呢？我問道。

「喂喂，不快點去的話水就會變冷哦？」，老師的肩膀推了我一下。

「我是為了老師才不先泡的哦？」，我又推了回去。

「但是我還很忙。」

「我也很忙，快去吧。」

「你也不用客氣了，快去吧。」

之後不知為何，一段時間內一直都是互相推著肩，但是，彼此都互不相讓。

這個店裡的東西看起來很好吃，這個地方好像很有趣，我們就這樣沒完沒了地說著無關緊要的話，但明天去哪裡卻完全沒有決定。結果等熱水變成了溫水時，「那我差不多該進去了吧？老師」「啊，還是我先進去吧？」，我們又將同樣的意見脫口而出。

「……結果還是我先來嗎？」



不久，我從滿是熱氣的浴池中眺望著天花板感嘆道。最後，還是我先泡呢。熱水奪走了我身體的力量，光是吸氣吐氣似乎就讓我完全放鬆了下來，發出了少許沒有緊張感的聲音。

『明天去觀光的話，順便也去看看燈塔吧？畢竟也想知道什麼樣的魔法師先生在操縱人偶呢。』

期間門那邊也不時傳來老師嘟囔的聲音。我吸了口氣後，

「啊~也不是不可以吧——」

我發出了聲音道。我好像累得連自己都沒想到，聲音很輕柔，已經很接近打哈欠的聲音了。

而且說的話也慢吞吞的。

「……哼哼」，在外頭的老師笑了，「快點上來吧。」

「……」，我將身體再次放在浴池裡，然後回答道：「我會按照我想法做的。」

而後我便看不見了身影。

但是，總覺得老師好像在把目光投向我這邊。

『很期待後天的節日啊。』

「明天我也很期待呢。」

『已經決定去哪裡了嗎？』

「不——」

我還沒決定去哪裡，但是我想去開心的地方。

我剛打算回答——

『哎呀？』

但是那個時候，不知為何門外傳來了帶有違和感的驚呼聲。伴隨著聲響，似乎就連空氣也發生了變化，總之就是有一種奇妙的不協調感。

在擋住浴室的外邊的門的另一邊，『……這是什麼？』，老師這麼自言自語道。

「……？」，真奇怪呢，「老師？怎麼了嗎？」

但是老師沒有回答。

「……老師？」

注意到時我已經出了浴池。雖然想再稍微悠閑一點，但是確實感覺到了門的另一邊有奇怪的感覺。

用浴巾擦拭著身體，然後卷到身體上，我打開了浴室門。

「啊……」

外面刮著風，是能讓人感到一絲寒冷的風，將暖和起來的身體又冷卻了下來。不過，窗戶什麼的，本應該沒開著的啊？

盡管如此，窗簾還是搖晃著，浴水的香味也在房間裡飄蕩著。

「……老師？」

我的聲音空虛地回響著。

兩張床，一張桌子，在這個只有我們行李的房間裡。本應該也這兒的老師，卻哪裡也沒有找到。

就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樣。

「在哪裡呢——」

你去了哪兒嗎？

但誰也沒有回應我。

「……」

除了開著的窗戶以外，老師消失了以外，還有一樣東西，在這個房間裡發生了變化。

被放置在靠窗的桌子上，安靜的書。

那是一本從未見過的書。封面是黑色的，金色的綴飾，沒有題名，也沒有署名。

只是，那本書不知為何，就像是無論如何，都想要我讀似地放置在那裡。

「這到底是……」

那是一本很厚的書。裡面到底寫了什麼，不知為何都很讓人在意，所以我用手指抵在書的頁面上。

「……」

然後剛要打開時。

——一陣寒氣襲來，是因為冷風將濕潤的身體冷卻了嗎？還是因為感覺到了——強烈的不協調感呢？

在談話中突然消失的老師和放在桌子上的陌生的書，我怎麼也不認為這兩個是無關的。

比如說——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不過大概就是突然窗戶被打開，這本書就這樣飛到了桌子上吧。這可能有些突然，但估計還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吧。

老師恐怕原先是在那桌子旁，然後打開這本書了吧？

但是，這個結論我無法證明。

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無法理解的某種非常麻煩的東西，這我可是一清二楚的哦？





「真為難啊.....」

明明明天也有很多想做的計劃的說。

但是芙蘭老師如果擅自消失的話，我會很困擾的。

我回過頭。

兩個人坐在一起讀的小冊子，被孤零零地放在了床上。

○

我隨著朝陽的升起，訪問了瓦茲莉桑的店。現在想想，似乎瓦茲莉也確實把家作為咖啡店來經營，因此即使從早上開始就去拜訪，她也不可能不在那裡。

「好吧，雖然有些偏差就是了.....」

結果她就在咖啡店中。

早上的她看起來非常不高興的樣子，比前幾天對我狠狠地破口大罵，讓我遭受雜言亂語的暴風雨都還要不高興，她以相當討厭的眼神看著我，嘆了口氣。

確實有些太早了呢.....

但是現在是緊急事態。

「瓦茲莉——」

我叫了她的名字。

或許是因為清醒了些吧，又或許是因為以為我又站在門前欺負可愛的熊先生吧，她的眉間突然皺了起來，

「你在這時候來，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我有個請求。」

就算要罵人，現在也沒心情聽，我沒有時間，「你確實是在學習歷史吧？那麼你知道這本書嗎？」

我在睡眼朦朧的她眼前拿出了一本黑色的書。但因為意外的事故不能打開頁面，現在正用緊緊的皮帶綁住了它。

「突然之間——」

想說怨言嗎？

我再次蓋住了她的話，

「芙蘭老師消失了，你知道這本書是什麼嗎？」

「.....」，瓦茲莉桑的眼睛一下子就睜大了。到底是老師消失了令她驚訝呢，還是對眼前的書有印象呢？

嘛，哪個都沒關係。

「進來.....」

只要有線索就好了。

於是我第二次進了她的咖啡店，喝著咖啡。當然，不是玩偶泡的，而是她自己泡的。

事先把杯子放在桌子上之後，她就說出了像這樣的言詞：

「——或許不打開書就是正確的吧.....」

我不知道那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我的腦袋好像有些迷糊。甚至喝了一口端出來的咖啡，就感覺眼睛的周圍好像有些發熱。

「這是孤獨之書。」

坐在對面座位上的瓦茲莉，用手指描著書的封面，「不清楚誰在什麼時候在哪裡寫的，也不知道這本書裡寫了什麼，因為沒有人知道正確的內容。」

所以才是孤獨之書啊。

等等，但歸根結底——

「誰都沒讀過.....也就是說？」

「實際也不是那樣的，讀過的人也很多呢。在這個國家——主要的魔法師們，也讀了。因此這幾個月有很多魔法師消失呢。」

瓦茲莉桑似乎也對此只知道一些片段性信息而已。不過，她說，

這個孤獨之書，據說是在這附近流傳的奇妙逸聞。而這個傳言開始傳播出來是在某個國家相繼出現魔法師失蹤之後。

一個接一個的魔法師突然消失了，不過在那三天左右就會突然歸來。但是即使問他本人到底去了哪裡，他本人也完全失去了失蹤時的記憶。

但是奇怪的不只是那個，

魔法師們在失去記憶的同時，也失去了魔力，已經消耗盡了。不過在森林裡生活一段時間，回到原來的樣子也不難，但即使這樣，那也是不可理解的事態。

到底發生了什麼？

查明原因是在這種現象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

在路邊撿到黑皮書的魔法師，當場因興趣而打開了書。緊接著，那個魔法師便消失在了書中。

路人也偶爾會看到這樣的情景。

路人肯定大吃一驚了吧，在魔法師把書打開後，路人接著打開，身體就會被光所包圍，睜開眼的時候便在了奇怪的世界裡。

但是緊接著——

『我並沒有呼喚你。』

這樣的聲音便會在腦海中回響，又回到了街上。

正因為發現了這本書，所以可以斷定魔法師們肯定是因此而失蹤的，那個國家的人們馬上就察覺到了。黑皮書也因此被命名為孤獨之書，而他們也嚴格封鎖了這本書。就這樣，三天後，魔法師回來了，而且也失去了在消失期間的記憶和魔力。

黑書從此被作為危險的書籍，嚴格地封印在國家內部。

但是——

「這本書雖然被封印了，但是好像在那之後就突然消失了。後來，又不經意間出現了，魔法師們的記憶和知識隨後又被奪走了——這個國家，幾個月前也目擊到了很多這樣的事。這簡直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呢。」

這麼說來，這個國家的魔法師不足的原因是因為這本孤獨之書啊。

這個國家的魔法師們一個接一個地打開這書，失蹤三天，暫時無法使用魔法。因此，大部分魔法師都陷入了過著療養生活的困境，結果現在才能真正使用魔法的人就只有瓦茲莉沒有消失了。

「你沒事吧——」

我問她，她若無其事地點了點頭。

「倒不如說我現在能夠解決這樣的事也不過分」，早上的瓦茲莉十分冷靜呢，「能夠解決出現在我眼前的，這本書。」

大約一個月前——



畢竟，瓦茲莉桑對於孤獨之書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她並沒有打開書本，而是將書捆得緊緊的，然後運送到了別的國家。

「本來打算讓魔法統括協會給出應有的處置的.....」，但是她的處理方案失敗了，從現在桌子上還平靜地放在那兒的書也能推測出來，「前景好像不太理想啊，沒想到這麼早就回來了.....」

結果，孤獨之書，離開了這個國家之後，自己又回來了吧，

就這樣來到了老師的身邊。

「.....」，但是，「如果那些事情都是事實的話——那就是說——老師三天後會回來，而且會失去大部分魔力嗎？」

這讓我有些後怕。

她點了點頭，

「就是這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老師預定明天坐船出國呢.....」

「是啊。」

「這樣下去可不好辦呢。」

老師一直在勉強從事教師工作。不用說，這樣下去肯定會給工作帶來障礙。若就這樣三天被關在書的世界裡，就連王立瑟雷斯特利亞也不能返回，這樣的話也可以說是過於悲慘的展開吧.....

那麼不請老師回來就麻煩了.....

畢竟今天我也打算享受觀光。

「必須設法把老師從書中世界奪回來。」

因為明天也有一起看燈籠祭的約定。

如果就這樣等三天不是很讓人困擾嗎。

「你找了幾個小時？」

突然，瓦茲莉向我問道。

「.....」

「你找遍了吧，芙蘭？」

你找了多久？她再次重複同樣的話道。

我馬上意識到的老師消失的原因看來是真的，但為了慎重起見，我原先還在國內四處尋找。

到底有多久了？

「我不記得了.....」

「睡一會兒吧」，瓦茲莉立刻對我這麼說道。

你在說什麼呢？

「不行，我要直到找到救老師的對策為止.....」

我再次喝了口咖啡，而眼睛又慢慢地熱起來了。

但是——

「因為我有策略才這樣說的哦。」

所以你稍微睡一下吧。

她一邊這麼說著，一邊從我那拿起了咖啡和書。

一覺之後——

「好像起來了呢！好久不見呢伊蕾娜小姐，你還好嗎？」

「.....」

我一站起來，便看到了個亂七八糟的房間。藥瓶子到處滾動著，腳下都是寫著計算公式的紙片。而書架上則擺放著女娃娃、男娃娃、或是擺放在商店的熊先生等等。

這裡好像是她的私人房間。

「我平時在這裡做研究，而且只要把店交給熊它們的話就沒問題了！」

光從窗戶射了進來，好像還是白天呢。

「早上好.....」

多虧睡了一覺，我感覺身體變輕鬆了不少。使勁，再放鬆不禁讓我有些心情舒暢，身子的僵硬也就這樣稍稍去除了些。

「正好，因為剛準備完畢呢。」

瓦茲莉看著我，如此說道。

我睡覺的沙發前面有一張桌子。

上邊有四個人偶。

灰色頭髮，琉璃色的瞳孔，還有穿著魔法師長袍的女孩子玩偶。而剩下的兩個則是穿著便服的女孩玩偶。

「這是.....」

這是什麼呢？

「這是你的分身！連我自己都做得很好呢.....」，嘿嘿，她的臉色就像是被幸福包圍著一般，癡癡地笑著。而後瓦茲莉溫柔地撫摸著娃娃們說道：

「雖然這只是假設，但孤獨之書，一定是惡魔創作的。」

「惡魔.....嗎？」

睡眠惺忪的腦海中浮現出的是很久以前的記憶，讓我想起了讓別人做夢最後再讓別人許一個自己想要的願望的比較良心的惡魔。

如果但最後祈願想在夢裡的話，就會那樣被奪去生命的——

「恐怕魔法師們會在書的世界裡囚禁，被盜魔力吧。雖然三天，不知道他們到底在裡頭做什麼就是了——」

「……」

但是，恐怕孤獨之書中的惡魔，從魔法師們那裡奪走魔力這點是沒有錯的吧，她這樣說道。

但我對那句話感到有些不協調。

只是為了奪走魔力，惡魔才使用這樣複雜的策略嗎？進入別人夢中的惡魔，最起碼也不是所有人都回到了現實世界啊，但是——

「而且如果不是魔法師，應該會被惡魔從書中的世界驅逐出去。」

用瓦茲莉桑的話讓我我的意識被拉回到了現實，「所以我們也使用下策略吧。」

「……什麼意思？」

瓦茲莉指著四個玩偶中的兩個裝扮成魔法師的玩偶。

「我的娃娃的結構非常簡單。裡面裝有魔力，可以通過與人的接觸來行動。」

「那個，昨天我就知道了——」

據說，這家店，或是要以燈塔注入的魔力為原動力的玩偶們只要注入魔力就能擁有自我意識。

「而四只中的兩只看起來像你和芙蘭呢。作為一個擁有魔力、意志堅強的人，我要讓它們在書的世界中度過三天。」

「也就是替身嗎？」

她點了點頭，「雖說有自己的想法，但畢竟只是個玩偶。不要覺得有什麼罪惡感」，然後她又指了指另兩個玩偶。

她指向穿便服的玩偶。

「這是為了保管你和芙蘭的魔力而使用的。因為沒有刻意去創造，所以是真正的，只是注入魔力的人偶啣。如果在書中發現了芙蘭老師，請你們二人各自為之注入魔力。」

將魔力注入到極限，直到無法使用魔法為止。

這樣一來，我和芙蘭老師就再也沒有什麼可被搶的東西了，因為我們的身體都會失去魔力。

也就是說——

「兩個人會一起被趕出書外，是嗎？」

「嗯，然後會留下替身吧。」

而三天後，作為替身的兩個娃娃，在失去記憶和魔力的狀態下，會回到外面的世界。

這是她制定的辦法。

「聽說這個國家出現了孤獨之書後，我最先想到的方案就是這個。但是那本書，真的是神出鬼沒呢——」

結果，只是說說從來沒有嘗試過而已。

總之，這個策略是否成功，我們無從得知。只是將狀況與證據組合起來推敲出了這對策的結果而已。

「幹嗎？」

瓦茲莉桑歪著頭問道。

答案已經決定了。

「當然了。」

然後我取出法杖，將魔力注入身穿長袍的兩個玩偶身上。

沒有必要猶豫。即使這個策略失敗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但是，如果那個最多也就是讓我和芙蘭老師一起在書中度過三天被奪走魔力的話，

也並不是什麼生死關頭。

那麼就沒有必要猶豫了吧。

「現在就去。」

沐浴著青白色的光芒，身穿長袍的玩偶喀噠喀噠地搖晃著。在適當地持續施與魔力的時候，瓦茲莉桑則一邊說著「私服的孩子們就預先放到包裡去」一邊將連個人偶放入包裡。

「咦？進不去啊.....」，她緊緊地塞下去，但卻塞不下，「嘿呀！」，最後強行將頭拗彎放了進去。

「.....」，這個人真的是喜歡洋娃娃的吧？對吧？

「來，拿著這個。」

「啊，啊.....謝謝。」

我將收到的包從肩上提了起來，而大概在那時候，魔杖也準備好了，已經給予了足夠的魔力。

「那麼，準備好了嗎？」

然後瓦茲莉立刻抱起了書，就像是面向我而打開的。

我抱著兩個穿長袍的娃娃。而雙手抱著的人偶，擁擠地扭動著身體，想要逃離我。

我碰觸到了應該就會是我的意思了吧，不過，好歹手中的我好像進入了叛逆期呢。

「去之前有什麼想問的嗎？」

瓦茲莉拿著書問我。

「.....」

再沒有比這更不合時宜的事了，我這個時候，也已經差不多恢復了平靜。樂觀地想著，隨後便模糊地，想起了昨天的事。

那是和老師在街上走路的時候.....

這麼說來，我想起來了——

「這個國家的牆壁上塗滿了油漆呢，這理由是什麼？」

我和老師的這段對話，也因此讓我來到了這家店。

據說，事情似乎有深刻的理由，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連那都不知道嗎？」，瓦茲莉桑對讀不懂氣氛的我的問題皺起了眉頭。

但是在那之後，回答了我。

很平淡地說道：

「並不是為了讓街道在船上看起來更明顯才這樣的哦。」

就是這樣。

「這樣啊——」

看似有深刻理由的東西大多都是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呢。

看來必須再一次和老師見面，談話呢——

我模糊地考慮著那樣的事的同時，被光包住了。

●

這裡究竟是哪裡？

挺起身子眺望的話，我發現了周圍的景色都在記憶中曾朦朧出現過。

高大的建築物鱗次櫛比，建築之間掛著繩子。而穿在身上的衣服在輕飄飄的溫風中搖曳著，散發著舒適的香氣。如果望向那微微飄浮的甜香的話，便能看見裝飾著窗邊的花。

熟悉的景色，

王立瑟雷斯特利亞的街道就在眼前。

稍微前面些，爬滿了爬山虎的建築物排列在面前，就好像是要回歸自然的樣子，而這我也記得。

這是很久以前，小時候最喜歡的國家的情景。

深邃之森比拉的情景也在這兒混雜著。

這裡是兩個國家複雜的景色交織在一起的不可思議的世界。

「呀，你好。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那邊的你？」

突然，從背後傳來了這樣的聲音。

回頭一看，身後站著一個女孩，年齡大概是十四歲左右。而那個黑髮的身姿我也有印象。

那是曾經的我——

只不過是看起來是那樣。

頭上還長著兩個小角，從指尖伸出的指甲也染成了黑色。但是，無論怎麼看穿著的衣服和那張臉都是以前的我的。



「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和曾經的我有著同樣的姿態的生物，歪著頭問道。

「.....」

我動了一會兒腦筋——

讓我們先想一下事情到底是發展到這裡吧。我記得我原本正在等洗著澡的伊蕾娜，而後，窗戶突然被打開，剛一起風，我便看到了桌子上放著一本陌生的書，而後我把它打開，再然後——

「.....這是書裡嗎？」

「真是精明呢！那麼你知道我是誰嗎？」

「.....哈啊？」

這是哪位？這個我倒是完全沒有預料到。

但如果只看像是惡魔一樣的外表我也不是看不見，可是——

「那你知道你在這裡的理由是什麼嗎？」

我不可能知道這種事的。

我搖了搖頭。

「那我告訴你吧。」

她偷偷地笑了，然後——

「而且是我把你呼喚到這裡的哦？」

「.....為什麼？」

「因為我想和你一起玩。」

她乾脆地說道。

而這是極其簡單的理由。

「……就這些嗎？」

難道不是因為其他原因我才被叫到這裡來的嗎？只是想要玩伴嗎？就只是為了邀請我玩，才準備了這樣的街道嗎？

「你覺得有深刻的理由吧？但是根本沒有那回事哦，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玩而已。」

她笑了。

但是我知道。

那種東西，只是為了邀請我而無意間做的事而已。

「來吧，我們一起玩吧？要做什麼呢？要怎麼玩呢？」

然後她迅速靠近了我，

簡直就像惡魔般地低聲提議道，

「讓我們一起開心地玩到忘記痛苦的現實中吧？」

○

每個人都擁有著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一面，誰都懷抱著沒有自覺的感情。

就連在將王立瑟雷斯特利亞和深邃之森比拉混合在一起的書中的世界的老師也是如此。

當然我也是。

「看來這裡是再現了老師記憶的世界呢.....原來如此，這不是很有趣嗎？」

呵呵，我露出了無敵的笑容。

而隨後——

「老師很重視兩個故鄉，原來如此喵。」

然後加上一個奇怪的詞尾，這個又是我說的。

.....

「從這裡面找出芙蘭就可以了把？伊蕾娜大人？」

但這個卻不是我的外表的人說的話。

我沒回答她們的話，環視了一下周圍。

在將兩個似生非生的國家的景色再現的奇妙世界中，有三個灰色頭髮的魔法師，還有一個桃色頭髮的人。

「呵呵.....捉迷藏嗎？果然很有趣啊！」

其中一個我有著一臉兇惡的笑容，但不同於我她戴著眼鏡，而且不知為什麼，穿著拉特利塔國立學園的制服。順帶一提她不知為何洋溢著智慧的氣氛。為了方便起見，我給她起名叫博學的我。

「交給我吧！我一定會找到心愛的師傅的喵！」

而且旁邊還有個帶著貓耳，穿著女僕裝，說話還會有奇怪的詞尾，動作還會慘雜著運用自如的獻媚要素的我。為了方便這個我取名為媚態的我吧。

「伊蕾娜大人，這兩個人真的反映了伊蕾娜的意識嗎？」

冷淡地凝視奇怪的二人的我，她的身姿才與我相似，但這不是我，是與我一起旅行陪伴了我很久的掃帚桑。

「.....」

我沈默了。

我們在這種情況逼得走投無路，有好幾個理由，所以可以的話我可以先說一下嗎？

而後，進入了這書中的世界的我，突然一陣光又把我帶來的兩個玩偶變了出去。

「就算將人偶當作替身，但其身姿原本就不是人類，所以才會被發現的吧？」

「這樣的人偶怎麼可能會成為魔法師的替代品，你是笨蛋嗎？」，我感覺自己好像被身處這書中世界的某處的惡魔一邊這麼說著一邊被一腳踹開了。瓦茲莉桑制定的作戰有一個極大的缺陷，或許是因為我稍稍失去了些冷靜吧，因此我意識到這個事實時，已經是在進入這個世界之後了。

哎呀，該怎麼辦呢？

「啊，那我用魔法把人偶變成人的樣子不就好了嗎？」

靈光一現後，我立刻發揮了天才般的靈感。我將兩個娃娃放在地上，順便放上了掃帚，施了魔法。

那是變成人類姿態的魔法。

那之後怎麼樣了呢？

「呵呵。看來我需要我的力量啊，我」，像這種自暴自棄、臉上戴著看起來很有博學的眼鏡的我出現了。

「我會最先發現芙蘭老師的喵」，不知為何稍稍在頭上長出了貓耳的同時晃動著臀部附近長出來的尾巴獻媚的女僕裝的我如此說道。

「伊蕾娜大人。最近你沒叫我出來，到底是怎麼了？雖然我是伊蕾娜小姐的工具，但不是道具呢！」，掃帚桑一邊說著有些複雜的話一邊鼓起了臉。因為最近沒有出場，所以她看起來有點生氣。

我發現，她們的外表都不同於我，不過還是不管這個了，而後我請求道：

「對不起，能否借助大家的力量呢？」

為了找回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的芙蘭老師，然後帶回去。為此，我一個人不管怎樣都會花很多時間，所以我也想借助別人的力量。

但是，作為另一個人格的我們和掃帚，好像對此並不感興趣。

「與其去找老師，不如先來找找我的品質，你覺得我怎麼樣？」，博學的我戴上眼鏡，而後又用手指頂住了眼鏡，「看看我的眼鏡」，而後又說道，「腦袋，看起來像是不好的樣子嗎？」

「……」，你在說什麼啊？「不，只覺得你眼睛不好……」

「穿著制服戴著眼鏡的瀰漫出智慧的人，到底是誰？」

「不知道啊。」

「沒錯，就是我。」

「如果你以為戴上眼鏡就能裝知識分子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雖然想這麼吐槽，但博學的我卻對此嗤之以鼻。

「呵呵……是低學歷者的嫉妒嗎？」，還說出了莫名其妙的話。

如果我是低學歷的話，你也會是低學歷的，你知道嗎？

「喂，我~平坦的我喵！」

拉著我長袍的媚態的我如此打招呼道。穿著貓咪女僕裝的我就像貓咪一樣彎著腰，擡頭看著我。

喂喂，平坦的我難道是指我嗎？從剛才開始我連呼過多個我讓我現在頭都大了。但是，作為媚態的我，卻能無所謂地這麼說道：

「那我該怎麼辦？總之先找到老師而後再離開這裡就可以了喵？」

「不，找到後交給玩偶處理就可以了。」

「之後可以再和她一起玩？」

「不，不行。」

「不行？」

「不行。」

「那除了芙蘭老師以外，不能和她在一起嗎？」

「除了芙蘭老師，其他人是誰？」

「和你一起。」

「不行。」

「那叫上掃帚桑吧。」

「不行。」

「鳴.....」

「.....你為什麼那麼想調情？」，不，你到底想幹什麼啊？有什麼要素我沒察覺到嗎？

「好懷念人的肌膚喵.....」

「你在說什麼呢？」，你本應該是我這個旅人的意識存在的替身吧？

「平坦的我..... 兔子啊，寂寞的話就會死掉的哦？」

「你不是貓嗎？」

雖然談話中有很多想要深思的事情，但是，比起這個，在剛才的談話中不知為何很多詞尾的「喵」字消失了這更讓我疑惑。什麼啊？是角色設定不完善嗎？要改名為角色設定不完善的我嗎？

「那你怎麼要把我叫出來呢？」

掃帚小姐問著嘆息的我道。好不容易有個正經的問題呢，我又再次嘆了一口氣。

「不，我只是覺得人手多一點比較好。」

「原來如此，那如果找到老師怎麼辦？」

「拿著這個。」

我從化妝包裡拿出了一個形似我穿著便服的娃娃。「瓦茲莉桑生說，如果將魔力注入這個人偶到一定程度的話，我就會變成和普通人一樣的狀態。估計若是這麼做的話，似乎就能從書裡出來了——只是說不定而已。」

「嗯。」

掃帚一接到娃娃，就塞進了口袋。期間還因為頭太大，她還曾疑惑道「咦？怎麼也進不去啊.....」，隨後便強行將頭拗彎塞了進去。

穿著便服的我.....

「話說回來，伊蕾娜大人」，一邊撫摸著裝進娃娃的鼓鼓的口袋，掃帚桑一邊歪著頭問道。

「什麼？」

「如果是我的誤解，很抱歉，難道是想將我和伊蕾娜分開嗎？」

哎呀，您在說什麼啊？

「反過來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她們兩個人能找到老師嗎？」

我瞥了一下兩人。

博學的我和媚態的我，完全沒聽我們的對話，

「你的貓屬性真棒啊.....」 「討厭，你的眼鏡才是最棒的.....」  
還說著這些話。

「不可能的吧？」，而後掃帚桑很直接地這麼說道。

「對吧？」

畢竟她們也是我自己，說起來有些心痛，但是，「即使遇到了老師，  
遇到了惡魔，單是那兩個人恐怕難以應對吧.....」

不管和誰相遇，如果沒有我或者掃帚桑，事態肯定會惡化。雖說是作為替身而準備的，但畢竟她們只是擁有我意識的一部分的娃娃，所以很難理解的樣子。

看來把掃帚桑帶出來是正確的。

「.....」

可是掃帚桑卻沒有和我對視，只是一臉沈思著難題的表情，皺著眉頭，默不作聲。

「嗯？怎麼了？」

所以我歪著頭問道。

她好不容易才擡起頭看向了，我，

「啊，不..... 稍微有些疑惑。」

「什麼？」

「.....」，掃帚桑在那之後又沈默了一會兒，不一會兒她就小聲地說出了話來，「你不覺得奇怪嗎？」

「..... 什麼呢？」



我一邊問著，一邊也注意到了，長期交往的掃帚君也和我抱有同樣的疑問。

「你是覺得比起惡魔，這個敵人還是很老實的嗎？如果說像我這樣的外人突然闖入書中的世界，惡魔應該馬上注意到並在我們面前出現吧？但是，哪裡都沒有他的身影。這裡如此吵鬧，卻絲毫沒有注意到。也太老實了吧？」

「.....」

「一旦將我們引進陷阱裡，我們就會受到很多未知的阻礙，所以應該會有很多手段才是。而且，這些故事我也全部都聽過了，至今為止進來的魔法師都全員生還，而且只要時間充足馬上就能恢復作為魔法師時的活動——可是，被奪走的僅僅只是那三天的記憶，以及暫時性不能使用的魔力的話.....」

「太簡單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曾經見過的惡魔，從來沒有用過那樣溫柔的手段。如果選錯了，他們就會毫不留情地奪走生命，這就是惡魔。

但盡管如此，這本書卻沒有殺任何人。至少，僅限於聽到的故事。

「也許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伊蕾娜大人。從現在開始慎重地找吧。」

掃帚如此說道。

「是啊.....」

我也點了點頭，而且我本來就有那個打算。

我們自此分成了兩隊，走到了書中的世界。

「啊啊！貓咪的我！再見！」，跟著我的，是博學的我。

「我不會忘記你的！很棒的眼鏡的我一！」，而被掃帚桑拖著走的，是媚態的我。

雖然不知道前方等待著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書中之旅。



「對了，芙蘭桑，我們來玩捉迷藏吧。」

啪，惡魔一樣的我拍著手笑著說道。

到底過了多長時間？這裡沒有白天沒有黑夜，而天空也只是一片模糊，看來在我所在的這個世界裡，時間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而且不可思議的是，有著惡魔姿態的我，卻在這個世界裡盡是遊手好閑，既沒有明顯的惡意，也沒有做出誘惑我做出抉擇的樣子。

我曾幾次拜托她讓我從這裡出去，她卻每次都說「那等你贏了就放你拿出去」。而周圍也都是一望無際的街道，看不到出口。

結果，我只要時間允許，就只能繼續玩了。

來這裡最初玩的是棋牌遊戲、國際象棋和撲克牌之類的，但單是坐著面對面，動手玩就已經讓我很開心了。

雖然不會感到無聊，但她的目的卻有點莫名其妙，有些不明確。

「真開心啊，真開心啊！」

她雙手合十，而後笑了，在我面前盡情地玩耍。

而她的實力也很不錯。

正如她自信滿滿的宣言那樣，無論在什麼遊戲方面她都不會輸。而在每次我輸的時候，她都會說「那麼作為懲罰，讓我聽聽你的一段故事吧？」。

所以我每次都給她講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深邃之森比拉這個國家，有一個少女——」

比如，我曾經離開故鄉之前的故事。

「不久前，我和一個女孩子一起在森林中生活——」

或者，是與伊蕾娜二人一起修行的一年的故事。

「而最近我在跟一個女弟子一起旅行——」

或者到目前為止的故事。

我給她聽了那樣的故事後，

她每次都會雙手合十地笑。

「真開心啊，真開心啊！」

書中的她，好像很喜歡向人索取故事，「下次打算要說什麼呢？」，話雖如此，或許她僅僅是和人交談她就已經很滿足了。

她每次贏得遊戲，都會這樣笑著提出新的遊戲。

「.....」

還有，我來這裡已經過了多長時間了呢.....

「來玩捉迷藏吧？」

她向我提出了一個建議。

限制時間為一小時。

她數一百秒期間，我要躲到街上的某個地方，若是被她發現就輸了，在這樣簡單地說明了規則說明後，我走在樂街上。

街上盡是些見過的東西。

忽然打開民宅的門，卻發現是在王立瑟雷斯特利亞的餐廳，我平時吃的菜也在那裡。試著打開別的地方的門，也有伊蕾娜的父母家。

也有兩個人一起度過了一年的那個家。

這裡充滿了愉快的回憶。

「.....」

但是現在仔細想想，這個地方的時間概念本來就非常稀薄，而且我自己現在沒有手表。

我不知道現在經過了多長時間，難道說惡魔的我的可以隨便調整一小時的長短嗎？

難道這場比賽，已經確定是我輸了嗎？

「真是上套了啊.....」

街上的我嘆了一口氣。

看來惡魔的我無論如何都想讓我講故事呢。

○

「話說回來，平坦的我——」

無意中博學的我時不時回頭看向這邊。

「……什麼？」，這種稱呼已經被固定下來了嗎？又不是我想要這麼平坦的……

呼呼，她一邊浮起笑容，一邊推了推眼鏡。

「你覺得這副眼鏡怎麼樣？」

「……」，我站在那裡，無可奈何，「先把眼鏡的事放一邊，現在專心找老師吧，我。」

「那當然是從剛才開始就在做啊。真的很失禮呢，平坦的我。」

「……真的嗎？」

我慢慢地眯起眼睛。

博學的我，卻沒有驚慌失措，只是坦然地說道：

「我不會在這副眼鏡上撒謊。」

不撒謊什麼的，也不像我啊。

「那麼關於這個城市有什麼了解的嗎？」

「？」，博學的我可愛地歪著頭，說著小聰明，「關於街道，是嗎？這裡是塞滿了老師的回憶的這個那個地方混雜在一起的非常混亂的街，是吧？」

是啊。

「那麼你知道它們排列的法則性嗎？」

「……？」，她似乎有些困惑，歪著頭。

您好像不知道呢。

「請看」，我指著某處。

白色的天空下，我們前方的道路上有一個很大的建築物。那是個非常陳舊，眼看就要倒塌的破舊的建築物。

那是深邃之森裡的大書庫。

「那是什麼？」

「那個看起來很眼熟呢。」

「……？」

博學的我眯著眼盯著大書庫。喂喂，那個眼鏡難道是裝飾品嗎？

「平坦的我」，丟失博學的我又說道，「當然對那個有印象哦？因為那是和老師兩個人看星星的地方吧？」

「是啊。」

所以，關於我的記憶裡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事，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在街的中心卻只有大書庫，並且街裡到處都混雜著深邃之森比拉的建築物。

「這座城市或許是以深邃之森比拉為中心，與其他國家的建築物全部混雜在一起而形成的吧。」

我想大概可以這麼說吧。

「……哈？」

盡管如此，博學的我還是面露著為難的表情，「那是什麼鬼啊？」

「請看看這裡。」

我指著排列在那邊的民房之一，那是和老師一起度過了修學時光的屋子。不知什麼原因，這個屋子在街上就有好幾家，包括我指著的，總計有四家。

「哼？」

博學的我被催促著窺視了窗戶。

「能看到什麼嗎？」，我問道。

「能看到美少女.....」

「.....」

「沒錯，就是我。」

我從她那奪走了眼鏡。

「啊——！平坦的我到底要做什麼！我看不見了啊！前面一片黑暗啊！」

博學的我你真是說錯話了啊，和眼鏡一起剝奪掉這個誇張的名字不是更好嗎？

我一邊將眼鏡舉在白色的天空中，一邊和蹦蹦跳跳的原博學的我（笑）談話。

「請仔細看。在這個街上的建築物的各個角落，請凝神仔細觀看。」

然後我再次催促她看向窗戶。

而從我老家的窗戶裡，我看到了令人懷念的客廳。

「.....」

凝視著原博學的我不說話了。

而那個視線前面有個人影，

『這樣就完成了吧.....？』

坐在桌前，有一個調劑藥物的灰髮少女。

『啊呀，伊蕾娜.....這個調和錯了哦？』

後面有一位黑髮魔女，她一邊用雙手打開紙片，一邊說道。

『在哪裡？』

『看，這裡。』

黑髮魔女用手指著紙片回答道。

那是我和老師的修學時代，也是沒有任何愛情摻在在其中的時光之一。我和老師兩個人，在那兒度過了普通的日常生活。

「是這樣啊」，我一邊戴著眼鏡，一邊對著原博學的我說，「在這條街上，不僅僅是充滿愛意的街景哦。」

我們造訪的深邃之森比拉——已經滅亡、被遺忘、甚至即將消失的那條街，在這兒就像是走馬燈一樣重複著。

這個城市如果這是作為老師的回憶呈現的話，一定是以深邃之森比拉為中心吧？

在這個城市的每個地方，回憶的再現也不是時不時會法傷嗎？

「……」

總之，總而言之——

據說這裡不僅有真正的老師，還有很多絕對不能接觸和交談的芙蘭老師。

「話說回來，平坦的我，其實我現在已經注意到了一件事哦。」，博學的我將眼鏡推了起來。

「……什麼？」

「找老師很難吧？」

「不但非常難，而且情況非常複雜。」



○ ○

我和媚態的伊蕾娜大人陷入了非常複雜的狀況，

『大家聽好了，今天練習騎掃帚吧！』、『哎呀，真棒。你可真是鬼才啊。』『哎呀？這家店的麵包是一銅幣三塊嗎？誒？！是這個味道嗎？』『誒？有使用魔法進行欺詐的魔法師嗎？真是個無理的人呢。』

隨著接近市中心，奇妙的景象也越來越多。

伊蕾娜桑的師傅芙蘭老師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增加到這麼多的呢？街上到處都浮現出了似芙蘭大人的人影，而後消失，簡直像泡沫一般。

「不得了掃帚醬！有很多芙蘭老師啊！」

為了尋找芙蘭老師，我們在街上走著，而芙蘭老師卻到處都是，媚態的伊蕾娜桑一邊充滿了興奮和困惑一邊晃著尾巴偷偷進入街道中的某個屋子，反複進行突擊。而那副樣子宛如一只只會嬉戲的貓。

「芙蘭老師喵！」

媚態的伊蕾娜一口氣打開民房的門向裡邊跳入，裡頭的芙蘭大人一邊『哎呀哎呀……』地笑著，一邊再次在研究時睡著了的伊蕾娜桑的肩膀上蓋上了毯子。

「芙蘭老師！你到底在哪兒！啊！我找到了，真是的！」

順便說一下，媚態的伊蕾娜大人說出這樣的臺詞已經是第十五次了，而我已經差不多習慣了。

『呵呵……』，芙蘭大人隨後就像煙霧一樣消失了。

這個城市的幻想，似乎經過一段時間就會消失。

「哎呀……哎呀？老師又消失了……」

媚態的伊蕾娜大人垂下了肩膀。我希望你適可而止啊.....

「伊蕾娜大人，這裡好像也不是呢」，我從後邊打招呼道，「找下一個房子吧？」

「是啊~」

媚態的伊蕾娜大人點了點頭，然後又向別的家走去。

大體上就這樣我與媚態的伊蕾娜桑找遍了街道，但是——

「完全看不到什麼時候能結束啊.....」

卻很郁悶。

無論怎麼尋找，映入眼簾的都是虛假的幻象。甚至會懷疑真正的芙蘭大人是否真的在這條街上。

「掃帚醬，你很沒精神呢，沒事吧？您受傷了嗎？」

媚態的伊蕾娜大人元氣滿滿地對於我的嘆息以示驚訝，而後在我的周圍轉來轉去，甚至轉到了離我最近的距離。

「.....沒關系的話，可以稍微離開一下嗎？」

「誒？為什麼？」

「.....」

「嗯？」

雖然她的言行看起來很笨拙，頭腦很愚昧，但她的身形卻完全就是我的主人伊蕾娜大人。

畢竟，如果在近距離處被凝視的話，我就會很難做出反應，而且臉上還會浮現出平時絕對不會出現的沈甸甸的笑容。

不用說我對那個此感到非常感到為難。

「啊，伊蕾娜大人。那邊的民宅裡是不是有真的芙蘭老師呢？」

所以我指著排列在那邊的房子。其中還只有十幾歲的芙蘭大人在和長得很像伊蕾娜桑的女性請教著魔法藥的制作方法。

「是年輕時的芙蘭老師啊！太棒了！」

顯然以媚態的伊蕾娜桑的智商來說很容易走進我的誘導中，就那樣突入了民房中。

「……」

雖說找個幾次說不定就中了。

但是，為了最後與真正的芙蘭老師見面還要再找幾次呢？

在時間的概念曖昧的世界中，我仿佛覺得這份恍惚的工作將永遠持續下去。

但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正好在那個時候——

一個女孩子出現在嘆氣的我面前。

那個少女身穿黑色頭髮、黑色長袍，還留著蓬鬆的黑色頭髮。

「你是哪位？」，雖然和年輕時的芙蘭很像，卻有著決定性的不同姿態的少女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你才是哪位？」，我把話又扔了回去。

在那裡的是，黑髮上長著角，後邊長了像箭頭一樣的尾巴的芙蘭老師。

她像是在深深地思考著，眯著眼，但卻若無其事地簡單地回答道：

「我是惡魔。」

那麼，你們是哪位？而後，她再次問道。



我現在正和惡魔的我玩捉迷藏。

「.....」

但每次走路，我都被無以言表的回憶深深地停下了腳步。因為無論看哪裡看，這些回憶都印象深刻。

『芙蘭，你在讀什麼？』

排列在街道上的民房之一，從孤兒院的某處傳來了聲音。

從窗戶往裡看，一位姐姐正蹲在年幼的女孩子面前，微笑著。

那是小時候的我。

『沒什麼.....』

『哎呀哎呀.....我被討厭了嗎？』

孤兒院的姐姐是個很溫柔的人。大概是因為在被慣例所束縛的街道中，她是唯一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吧，只有她看到的與其他城市的人所看到的不一樣。

但很遺憾，我現在所看到的幻想中——年幼的我，即使對那樣的她也沒有敞開心扉。

我開始信賴姐姐是在很早之前的事了。

但是隨後卻很快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因為再也不能見面了。

盡管如此，跟她的回憶，卻在我的心裡紮下了根。即使生命終結了，還有回憶，還活著。

「好懷念啊.....」

如果她還活著的話.....長大成人後，若是能夠見面的話，到底能說些什麼呢？

在孩子玩耍的時候，我時不時會沈浸在感傷中，想到這樣的事情。

「嘛，到底該藏在哪裡呢？」

但現在，我必須逃離惡魔的我。因為正在玩，所以為了不被發現還是要必須找個藏身的地方.....

「但這種情況下也沒有隱藏的必要了.....」

幻象一望無際。走在街上的是各個時代的我，或者和伊蕾娜，或者和師傅兩人，與希拉兩人。

因為這樣的世界裡，有我的回憶。

就算不特意隱瞞自己的身份，也不會被發現的吧？

我是這樣想的。

「——真是的，真糟糕。再麻煩不過了.....」

從馬路對面走來了個二人組。

一個人是灰色頭髮，有著琉璃色瞳孔的魔女，是伊蕾娜。

然後走在旁邊的是，灰色頭髮，有著琉璃色瞳孔的穿著學生服的魔女，也是伊蕾娜。

無論哪個都是伊蕾娜。

哎呀！

但關於穿著長袍的伊蕾娜，雖然這個是見過，但是穿著學生服的伊蕾娜似乎在我的記憶中不存在呢？到底是誰啊？那個也是伊蕾娜嗎？畢竟伊蕾娜到處都是，所以非常麻煩。

「——不管去哪裡都是假的老師，真是沒完沒了……」

穿著長袍的伊蕾娜一邊說一邊鼓起了臉，用法杖輕輕地敲著我的幻象，一邊消滅一邊走著。而且她也是十分用力的揮著敲，不過，要找的真人與幻象分得清楚嗎，她完全沒有考慮這個。

「老師，你到底在哪裡？」

她一邊嗖嗖地揮動著拐杖，一邊繼續抹去幻想。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只揮動著的拐杖。

恐怕，在這裡的我全部是幻想，是冒牌貨吧。

「雖然很想在這裡找到——」

啪，啪。剛說到一半，法杖便敲到了我的臉頰。

「咦？」，伊蕾娜不禁看向這邊。

「……」

「……」

與我的眼神對上了。

「……………」，在那裡沈默了一陣子後，伊蕾娜觸摸著我的臉頰，像撫摸似地觸摸。「……………」，隨後又沈默了。

「伊蕾娜？」

我叫了叫眼前的她的名字，「伊蕾娜，你在這幹什麼呢？」

於是伊蕾娜撫摸著我的臉頰，說道：

「不，那個.....我是來幫助老師的。」

她不禁加速將視線從我身上移開，看起來有點尷尬。

「你不是來隨便敲老師的吧.....？」

在充滿幻象的街道中，

火辣辣地傷著的臉頰上被添上了的手的溫暖，我肯定了，這是真正的伊蕾娜的才有的東西。

○

「沒想到會在重逢的同時被打.....」

芙蘭老師一邊撫摸著有些紅的臉頰一邊在我旁邊走著。

雖然一直在滿是幻想的街道中漫步，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本人卻潛藏在令人意外的地方，如果打到她呆呆地站著的樣子的話，那就是她本人，於是乎就這樣找到了。

身穿制服的我，推著眼鏡說道：「既然已經達到了目的，那就趕緊離開這裡吧。」

「伊蕾娜，話說這裡的伊蕾娜是哪位？」

啊，還沒向芙蘭老師說明呢。

「博學的我。」

「博學的你到底是什麼啊.....？」

「戴上眼鏡後智力稍微上升了些的我。」

「……」，老師將目光轉向了我，仿佛看到了非常可憐的生物，  
「……如果你以為戴上眼鏡頭腦就能變好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但是戴眼鏡的我自稱是智慧，所以沒辦法啊。

老師說，這條街裡潛藏著惡魔的芙蘭老師，而她現在正和她玩耍呢。  
雖然難以理解老師到底在說些什麼，但是因為這書中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意義不明的地方，所以我不會深思的，因此我點頭理解了。

難題什麼的出了這個世界之後再考慮就行了吧。

「首先要找到掃帚桑，去市中心吧。」

「掃帚桑？」

哎呀，這也沒有向老師說明呀。

「我的掃帚也陪著我一起在找芙蘭老師。我用了能使物體變成人類的魔法讓她變成了人類，不過除此之外她的外表和我有點像就是了。」

「哎呀哎呀……」

老師笑了，畢竟也得必須打好預防針嘛——那麼，就在掃帚對教師說多余的話之前趕緊解除魔法吧。

分開的時候，我繞到了郊外，而掃帚則是朝著中心一直走。大概以大書庫為目的地的話，總有一天會遇到的吧。

「……路上要注意不要遇到惡魔。」

「是啊。」

因為對方是以欺騙他人為生的種族，我也不是不知道。

所以盡量不要見面。

「如果遇到惡魔，我就輸了。」



「哈？」

老師您在說什麼啊？

「不，現在是在和惡魔玩捉迷藏吧？如果被她發現了，我會受到懲罰的.....」

「..... 懲罰嗎？」

「嗯。」

「那究竟是什麼？」

惡魔說的遊戲懲罰是什麼？是獻上靈魂，被剝奪魔力之類的東西嗎？

那麼，為了不讓惡魔和老師遭遇，必須要小心啊。

我如此想著。

我一邊想著這些，一邊朝著大書庫的方向拐了個彎，追著博學的我。

「.....」

在拐角處，博學的我呆呆地站著。「呼..... 這可真夠愴啊」，像這樣把眼鏡推上去的樣子還真是博學呢。

「.....」

另一方面，身後我和芙蘭老師都沈默不語了。

大書庫就在眼前，我也看到了掃帚的身影。我本來想就這樣跟掃帚小姐打招呼的，就這樣從這個世界逃出去的。

但在掃帚桑的眼前，又有一個少女的身影。

黑髮上長著角，後邊長了像箭頭一樣的尾巴的十四歲的芙蘭老師。

或許是借了芙蘭老師的身姿吧，在那裡站著。

「我是惡魔哦——」

她笑了。

她站在掃帚先生的背後，一邊凝視著我們眯著的眼睛，一邊笑著混入這個世界的我們。

「那麼，你們是哪位？」

還說了這些話。

我們無法進行奇襲，也無法隱藏身份，於是我們丟下了逃脫時用的替身，普通地來到了惡魔的面前。

也就是說，已經到了老師和惡魔之間決勝負的時刻了。

「老師，順帶一提，輸了的話懲罰是什麼？」

老師回答偷偷問著這樣的問題的我道：

「必須要講一下我的回憶。」

「……」

「必須要講一下我的回憶。」

「對不起，我聽不懂。」

「希望老師給她講故事。」

「畢竟我實在是不明白是什麼意思，還是不問了吧。」

○

「雖然歡迎來客，但是數量實在是有點太多了呢，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

像惡魔一樣的芙蘭老師（14歲）笑嘻嘻地看著我們。掃帚桑也因那個視線回頭看了一下，「啊，伊蕾娜大人」，而後叫了我的名字。

「伊蕾娜，那邊是掃帚桑嗎？」

「老師，那是惡魔的芙蘭老師嗎？真稚嫩啊。與其說是惡魔芙蘭老師，不如說是惡魔芙蘭醬吧？」

「能不能別叫加上醬.....？」

畢竟像惡魔一樣的芙蘭老師（十四歲）在文章出現多次的話，總感覺有些不大妙，而且又長又麻煩，所以為了方便起見，還是稱呼她為惡魔芙蘭吧。

「哎呀，芙蘭老師。你把朋友叫過來了嗎？」

從穿的衣服上馬上就知道我是魔女。像惡魔一樣的芙蘭老師（十四歲）也就是惡魔芙蘭，光是看著我就很高興。

「即使只有一個玩伴也很歡迎哦。」

她拍著手，很高興，就像天真無邪的孩子一樣。

但是很遺憾。

「我不打算跟你做朋友。」

更不用說玩得越開心的浪費的時間就越長，「我只是為了讓老師從這裡出來才來的而已，請讓我們出去。」

「誒？討厭~」

但她似乎絲毫沒有打算和我們說話。

手指啪嗒一響，她的周圍漂浮著無數的長槍。

因為這書中的世界都是她的東西嗎？她似乎使用魔法的話也不需要法杖。

「既然已經進到這裡了，那麼在魔力竭盡之前三天都不能出來，也無法逃走哦。」

惡魔芙蘭老師然後對我說道，「那麼開心地度過吧？和我做朋友吧？」

你在說什麼呢？

「如果是玩朋友遊戲的話，和玩偶一起玩怎麼樣？」

我拿出法杖，看著惡魔芙蘭。

「對不起。她既然來接我了，那麼您可以結束遊戲了嗎？」

芙蘭老師排在我旁邊，而在背後，掃帚桑和博學的我則在那裡等候著。為了保護那兩人，老師也舉起了法杖。

「啊，初次見面，芙蘭老師，我的伊蕾娜大人一直受到您的照顧呢。」

這沒有緊張感嗎.....？

「哎呀，太客氣了。我才是一直承蒙您的關照呢，我是伊蕾娜的師傅的芙蘭。」

「那個.....二位？」

從容不迫的兩個人之間插進話的，是博學的我，「話說回來，你們覺得我眼鏡怎麼樣？」

你只會說那句話嗎.....？

在這書中的世界的黑幕前頭，氣氛不知為何異常散漫。甚至連惡魔芙蘭也時不時夾雜在她們的會話中，突然談笑的氣氛都有了。

但是和我們對峙的她，既不是我，也不是芙蘭老師。

突然，一根槍穿過我們之間，刺入地面。

就像切開這個氣氛一樣。

「在這種時候就開始聊天，真是太從容了。」

眼前的惡魔桑，看起來有些生氣。

「無論如何都想從這裡出去的話，就打倒我吧？」

然後她再一次吧嗒吧嗒地打了個響指。

她周圍的一群長槍開始動了起來。

打個比方，那些長槍就像是雨一樣。

我們頭上飛揚著的槍群，將矛尖朝著這邊傾注而下。擡頭一看，似乎像是完全沒有能逃離的地方一樣。

但是如果是下雨的話，打傘的話應該沒問題。

「嗯。」

我和芙蘭先生相互舉著法杖，我保護著博學的我，老師守護著掃帚，一邊將魔力像傘一樣張開在頭頂。意想不到的就是這樣悠悠地在四處落下的槍群下保護身體十分容易。

我們擋著刺向我們的槍，而別的槍群紛紛刺向地面，到處都是小洞。

「掃帚桑。」

我向和老師合打一把傘的掃帚伸出了手，「請回到我這裡。」

「誒？你嫉妒了嗎，伊蕾娜大人？」

「……」

誒，是啊.....不不，沒有.....

「哎呀哎呀.....」

老師交替凝視著我和掃帚，然後噗哧地笑了。

不.....真的不是這個意思.....沒有.....

「戰鬥開始了，所以請作為我的掃帚來幫忙哦，畢竟你不會使用魔法吧？」

「啊，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那麼我明白了——掃帚桑如此說道，在對芙蘭老師輕輕地揮了揮手之後，回到了我的身邊。而老師揮著手說著「回頭見」——對了，

「話說回來，媚態的我去哪裡了？」，我怎麼找不到她了。

「恐怕是在民宅中與芙蘭大人的幻想相撞吧。」

「真是奔放啊.....」

「畢竟是貓嘛.....」

「.....」，如果可以的話，我方多一個人也會更有利的.....但沒辦法了，「那麼我們三個人與掃帚就一起努力吧。」

聽了我的話後，掃帚桑點了點頭，然後又回到了和我一起旅行時的普通狀態。

這裡有我和芙蘭老師與戴著眼鏡的我的，總會有辦法的。

「伊蕾娜，從這裡開始該怎麼辦？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和伊蕾娜現在好像都在防戰呢。」

因為用拐杖撐著傘，我和老師都可不能轉變為攻擊吧。

但是沒有問題。

重複一遍，這裡有我和芙蘭老師還有戴著眼鏡的我。

「輪到你了，博學的我。」

我叫了正在芙蘭老師身後窺視著戰況的博學的我，給予請突然釋放魔法這樣的想法。

但是，

「啊，對不起。因為我的戰鬥太過專業了所以.....」

「.....」

這卻被拒絕了。

「我本來就不會使用魔法哦？」

「.....」

這不就是根本無法戰鬥嘛。不過仔細想想，她也只是個玩偶。

「兩個人一起加油吧。我將全力支持後方。」

「後方支援具體是什麼呢？」

「送上墮落的聲援。」

「我才不要.....」

結果，要說明白一點的話，就只是這樣打著傘什麼都不能做而已。

「那怎麼辦呢？伊蕾娜，要來這裡嗎？」

老師向我提議道。

槍還在下著，惡魔芙蘭則在對面「你服了嗎？」這樣誇耀著。

但是，如果就這點程度我就束手無策的話，魔女這稱號也會被廢除吧。

我並不是沒有余力，對付惡魔的方法不管多少都有一些。

.....

沒辦法了。

「.....待會兒向掃帚桑道歉吧。」

「誒？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我用魔力將掃帚飛了出去。

掃帚在槍雨中沖了過去，那簡直就像是在槍傾注中飛過去的掃帚的憤怒的體現一般，就那樣直擊了惡魔芙蘭的頭。

不，雖然放飛她的是我啦。

「好痛！」

發出極其簡單的悲鳴的惡魔芙蘭，滾了下來。

雨停了。

絕不錯過這個機會的我們，二人在此之後一起將法杖指向了她，放出了魔法。

老師用魔法讓到處都是的瓦礫漂浮著，就那樣朝著惡魔芙蘭飛了過去。

雖然惡魔芙蘭以愜意的樣子回避了這攻擊，但是在我那期間準備的冰塊從頭上掉下來的時候，她露出了有些吃驚的表情。

但她躲開後用手指一彈，一竄火星飛了過來。

畢竟是火星，我一刮起風馬上就消失了。而老師也在那個間隙間縮短跟惡魔的距離，從近距離放出了水。惡魔慌忙扭動身體，切開天空的



水沫刺穿建築物的屋頂。我輕輕揮動拐杖，讓被水淋濕的屋頂上的崩塌的瓦片襲擊了惡魔的背部。

而老師馬上就修理了屋頂，被瓦片纏著的惡魔芙蘭就那樣困在哪兒了，因為她的長袍被屋頂牽制住了。

「——就這點程度，也打算抓住我嗎？」

但是她笑得很狂妄，她脫下長袍，朝我們跳了下去。

「嗯。」

但是我的掃帚又直擊了她的頭。

「好痛！」

她又發出了極其簡單的悲鳴，就這樣落地了。

自那以後她也多次向我們襲來。

但從結論上來說，她幾乎都是被我們單方面打倒的。

如果她稍微露出放出魔法一樣的姿態的話，我就會用那附近的爬山虎拘束她，而那期間芙蘭老師也會用魔法欺負她。即使幾乎是偶然她逃脫了拘留，這次芙蘭老師又會把她綁在屋頂或是牆壁上，還曾在此期間傷害過她。

這與其說是戰鬥，不如說是被我們單方面的蹂躪，惡魔連反擊的間隙都無法抓住，不久，

「嗚……」

她的眼淚奪眶而出，而後滾到了地面上。

「……」

「……」

我和老師面面相覷。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即使我們倆是魔女，即使對方只有一個人，這種情況還是有些奇怪的。

老師歪著頭有些不解，

「作為惡魔你是不是太弱了？」

這極端的簡單且純粹紮心的一句話，惡魔哭了。

但是這是事實。如果說這本書中的世界是由惡魔形成的，那麼從眾多魔法師那裡奪走魔力的惡魔就是眼前的她，即使不斷地使用更加激烈的攻擊也不奇怪吧？

被兩個魔女的單方面地蹂躪而後輸掉的惡魔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太過分了.....不關心人家疼不疼的嗎.....」

她彎著膝蓋當場抽泣道。

「總覺得好可憐啊.....」

我偷偷地跟老師說著耳語。直到現在，我們才發現我們做得太過分了。

「但是也不能對惡魔手下留情.....」

老師小聲地回道。

不，確實是這樣沒錯啦，但我也絕不想欺負她啊。

「那個.....你沒事吧？」

所以我走到她身邊，拍著肩膀。也許這是惡魔狡猾的陷阱吧——雖然也曾想過，但她似乎真的只是一籌莫展。

「嗯.....嗚嗚.....」

她那哭腫了的臉仰視著我。

老師.....還在哭呢.....

「伊蕾娜，那可不單是我做的哦。」

老師在旁用冰冷的聲音說道，同時露出了很冷漠的表情，看來我現在臉色很不好呢。

「勝負已成定局，能從這裡把我們送出去嗎，惡魔小姐？」

然後老師向惡魔問道。但是惡魔芙蘭只是悲傷地低著頭，既沒有接受我們的願望，也沒有對我們說些什麼。

只是像個小女孩子一個勁兒地哭。





「怎麼辦呢.....」

對於意料之外的展開，我自用說，已經感到了困惑，而老師也只是指著她的背說著「對不起，我做得太過分了」。

難道直到她停止哭泣為止我們都無法離開這裡嗎？她不會說任何一句話嗎？

在似乎在永遠地哭泣著的惡魔芙蘭面前，我如此想道。

但是——

卻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結束了我這種想法，

「芙蘭老師啊啊啊啊啊啊啊！」

從附近的民房門口傳出了我的聲音後，有個人向惡魔芙蘭撲了過去，緊緊抱住了她。

恐怕是一直在各處的民房裡找芙蘭老師的身著貓耳女僕裝這樣莫名其妙的服裝的我吧，她一邊撫摸著老師，一邊喊著「好想見你，嘿嘿」這樣與我相距甚遠的聲音一邊露出了笑容。

「這是伊蕾娜嗎.....」

老師害怕了。

啊，看來我必須解釋了，

「是媚態的我。」

「什麼是媚態啊？」

「正如你所見。」

但老師還是害怕了。

對了，

我在這裡想起了一件事。

媚態的我，博學的我，本來就只是個玩偶。

而且是瓦茲莉桑制作的人偶，就如在店裡那樣做一樣，如果誰觸摸了——譬如說我，就會反映那個人的意識。

那麼，這個玩偶碰到惡魔芙蘭會怎麼樣呢？

媚態的我，在臉貼上芙蘭老師後，馬上改變了姿態。

『.....』

她變得頭上既沒有長角，也沒有尾巴。豈止如此，甚至連個人的身影都沒有。

一本書掉在地上了。

雖然外表上沒有模仿人，但是書也有自己講話的方法，從書中聽到了啜泣的聲音。

『好傷心啊，好傷心啊.....』

雖然看不見臉，但唯獨它在流淚這件事我明白了。

書是哭著說的。

『為什麼大家都不見了呢？』

它，到底為何而這麼做呢？

○

眼前放著的書所講述的故事概括起來，是一個孤單落後的孤獨之書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某個遙遠的國家，這本書誕生了。

書中收錄的，是一部沒有任何異乎尋常，沒有別的多余的愛的旅行故事。書的大半都寫著許許多多的短篇故事。

在這本書上寫作的是個年輕的青年。

作為旅人走遍了世界的他，回到了故鄉，讓村裡的居民讀了記在日記本上旅行的記憶。

據說很多人曾愛著這本書。

書中有一段記載，不論黃髮垂髫，許多人都愛著這個小村莊裡人們親手寫下的故事。

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大人上了年紀，死了，而孩子長大的時候，書的存在也完全被忘記了。在村子的倉庫裡，書一直被收藏著。

不久，寫這本書的青年也長大了，去世了。

藏在倉庫裡的書，就這樣被時代遺棄了。

隨著時代的進步，村莊被開拓，變成了城市。被收藏起來的日記，在盡是些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村落時代裡，可能是很珍貴的東西。可是經過多年的時間，那樣的旅行故事的新奇也沒有了。

書的存在，就這樣完全被忘記了。

只留下曾經許多人讀過的記憶，書在裡頭一直，一直盼望著重新被人們讀。

盡管如此，打開書的人卻從沒出現。

所以決定自己動身讓別人讀。

決定走到別人面前，讓別人打開看。

大概是因為長年放置在倉庫的緣故，書中寄宿著魔力吧——書中持有自己的意志，能夠自由活動。

就像以前我第一次見到掃帚的時候一樣，

書出現在了魔法師面前。

只要從魔法師們那裡借來魔力，那麼她在這個世界裡什麼都能做。

也可以創造世界。

為了和人們溝通，於是，便使用了從魔法師們那裡借來的魔力展現出來了一個美麗世界，想要將魔法師們帶入其中。

孤獨之書——她比什麼都害怕孤獨。

衷心希望自己再也不要孤單一人了。

所以想要在借來的魔力所描繪的世界中留下魔法師們。

可是魔法師的魔力竭盡了的時候，書中的世界變得不能維持了。注意到魔法所描繪的世界是虛構的後，魔法師們便開始尋找從美好的世界

中走出來的方法，不論是誰，都一樣。

所以書，消除了他們在這個世界中的記憶，趕出了魔法師。

她害怕，如果知道書中有一個虛偽的世界，那麼就一定不會被他人閱讀。

她重複了好幾次同樣的事，

害怕獨自一人，因此陷害別人，誘入書中。

但是也失敗了很多次，

至今還沒有一個人留在她的世界裡。

因為這裡是虛假的世界。

『好傷心啊，好傷心啊.....』

放在眼前的書，看起來好像在哭。

或者說，也許只是在旁蹲著的惡魔芙蘭醬，也還流著眼淚，看起來才會那樣。

「外面的世界好像認為我是惡魔，不是嗎？」

她頭上的角消失了，尾巴不見了。

十四歲——從深邃之森比拉出來之前，小時候的芙蘭老師就在那裡哭著。

「我只是一本書，是誰也記不住，到處都是的沒用的書.....」

輸給了孤獨，一直想和誰在一起，僅僅因為這個理由，她誘惑了魔法師。

可是誰也不能挽留，她才獨自哭泣著吧。



以前，我訪問的國家，也有東西變得有意思起來的事。但是在那個國家，充滿了有意識的事物，絕對不是獨自一人，所以和在眼前哭泣的她的情況完全不同。

不能和別人見面，也不能和別人在一起的她，真的很孤獨。

書的話全部結束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啊。」

芙蘭老師像往常一樣，微笑著點著頭，跪了下來，

在小時候的自己面前。

「很辛苦吧.....」，老師一邊這樣說，一邊把手放在了小時候自己的頭上，一邊撫摸著柔軟的頭髮，一邊告誡道，「但是不行啊，用這種方法，誰也不會和你在一起的」。

突然這時，我移開了視線。

因為從街道上排列著的房屋中，也能聽到芙蘭老師的聲音。

來到這裡無數次發現的民居——在和我老家形狀完全相同的房子的窗戶的裡頭，看到了老師。

比現在更年輕，但是是從深邃之森比拉出來過了不久的老師，在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孩面前，也像現在一樣跪著。

眼前的老師對十四歲的自己說道：

「現在可能會很悲傷，也許你會覺得痛苦可能會永遠持續下去，開心的日子就要遠去，因此而傷心——」

但是，

「——回憶是珍貴的東西，因此絕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那裡。」

請成為再與誰相遇時能被其寫下快樂的故事的書，沒有留下任何人的記憶的書，才是太讓人傷心了。

老師這樣說著，抱住了十四歲時候的自己。

而民房裡也有聲音傳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

黑色頭髮的魔女如此問道。

而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灰髮女孩。

女孩子不明白眼前的魔女是誰，一邊疑惑著，一邊擡起了頭，用模糊的語調，嘟囔著自己的名字。

那就只有一句話——

伊蕾娜。

『……是嗎？那這就是所謂的『伊蕾娜』了吧……』

黑髮魔女笑了。

『我是芙蘭，星塵魔女芙蘭。』

然後魔女抱著女孩子如此說道。

看起來她好像非常懷念的樣子。

然後在芙蘭老師的臂彎中，

小女孩有些苦惱地皺著眉頭，但她卻安心地眯著眼。

○

「我們約定一下吧。」

在書中，芙蘭老師對一個少女說道。

她們和善地談著。

「與其彌補你的孤獨，不如和我約定一下吧。」

然後書裡的她把我們送回了原來的世界。

她沒有奪走我們的記憶，而是將它從書裡帶出來了。雖然有一種長時間停留在書中的感覺，但是書中的世界沒有白天和黑夜，所以可能只是這樣感覺而已，而且意外的是，時間好像也沒過多久，沒錯。

「哎、早啊.....」

我們回來的時候，正好在傍晚時分。在房間裡，瓦茲莉桑一邊請熊先生和別的玩偶們將飯送到嘴邊，「啊——」，一邊這樣張著嘴，但是就在吃之前飯卻突然被拿了出來，「討厭啦！不可以這樣啦熊！但是那種壞心眼的地方我很喜歡沒錯啦！」，這樣莫名其妙的遊戲在我們面前上演著，而總之迷之沈默現在在我們之間流動著。

「.....」

我想那時候我和老師眼神顯得非常冷漠吧。

「.....」

另一方面，這時候的瓦茲莉桑的臉變得非常紅，但是雖然也有過這樣的解釋，不過在初次見面時就知道她的性格是極其稀奇古怪的，事到如今再使用熊先生做這些奇怪的事也不值得驚訝。

驚訝感稍微降低了些呢。

「.....這書！」

她立刻轉向再次回來我們的，咳嗽了一聲。

她現在倒還像個正經的成年人。

「你回來得真及時呢，我真的快嚇了一跳呢。」

「我對你的莫名其妙的行為感到吃驚。」

老師爽快地回答道後，瓦茲莉哭了。

然後我向她說明了老師和我在書中發生的事情的概略，總之就是概括起來說這本書不是惡魔創作的什麼的。如此這般——

「原來如此.....」，聽了我們的說明的她就像剛才沒有做過什麼奇怪的行為一樣，用放鬆的神情點了點頭，

「那本書，如果可以的話，就寄放在這裡吧？果然是危險的東西啊.....」

她伸出了手。

而這本書原本是在送去魔法統括協會時被偷走的，我覺得這判斷有危險也確實。

「不，不」，但是老師笑著拒絕了她的建議。

『請不要再讓別人進入書中的世界。』

為了還不成熟，連如何忘記孤獨的手段都不知道的書，老師和它下了約定。

只要不違背約定，這本書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把人送進書裡了。

所以應該沒有危險。

但是，書中沒有了吸引人的地方了，也就是說這本書可以毫無問題地打開了。

所以老師打開了書，

裡面還有很多未使用的頁面。

有著大到可以寫下故事的空白。

所以老師回答道，

書是忘記孤獨的手段。

「這本書是我的日記。」

○

在這個國家停留第三天的傍晚，

港口已經有很多燈籠開始升空，寄著願望的小小燈光，輕飄飄的，仿佛忘記了重量，覆蓋在四周。

好像世界被溫暖的光包圍了一樣。

「真漂亮啊.....」

老師一邊嘀咕著，一邊向船走去。

她被光芒包圍著的樣子，仿佛在星塵中漫步。

「.....」

我望著老師的背影，停了下來。

在這裡，跟老師的旅行已經算是結束了。一定不會再見面了吧.....  
任何東西都一定會有離別的，我們的旅途也不例外。

我知道這些，但還是停下了腳步。

在遠方，耀眼的光芒下灑在行走的老師的背上，我該說些什麼呢？若是疏忽大意的話，我可能會像小孩子一樣撒嬌，總是猶豫不決地說著：不要走。

而我現在只是站在這裡。

突然，記憶浮現了出來——

『離別絕不是只有悲傷——』

在書的世界中，

老師撫摸著沈浸在悲傷中的一個少女的背影。

溫柔地，勸誡道：

『所以請不要止步，請不要把我們再吸進來。』

而後老師像往常一樣笑著說道：

『離別是為了新的相遇而存在的。』

那只是為了安慰想用錯誤的方法掩埋孤獨的書而說的話。

這是約定再也不讓魔法師進入書中的時候老師說的話。

後面的我，也確實在腦中回響著這句話。

這溫柔的話語推動著我的後背，

讓我朝著耀眼群星的方向望去。

「……」

在這種地方停下腳步，說不定會被老師批評的。

所以我一步一步地，為了不被老師拋下而走。稍微加快了腳步，一邊按住激動的胸，一邊追趕著老師。

然後將手伸向了老師的長袍。

在老師面向我前，我先開口了。

「馬上就要再見了呢。」

猶豫的結果，結果我也只是竭盡全力地吐出這樣毫無修飾的話語。

「……」

溫柔的眼睛凝視著這邊，

「是啊」，毫無修飾的話語也從老師的口中流露了出來，「馬上就要再見了呢。」

輕輕地做深呼吸之後，一邊做安定的動作，我說了。

「該說些什麼離別的話呢？雖然有很多諸如「再見」、「請多關照」之類的話就是了。」

但是哪個都不合適呢。

總覺得有些淚目的寒暄語並不適合我們，但是像往常一樣揮手說「再見」什麼的，也總覺得不該只是如此。

一邊流淚一邊揮手的話，就真的是意外了呢。

說什麼不要走這類的話，也根本不值一提。

我想我們有稍稍不同的離別的方法。

老師您還記得嗎？

「如果是離別的話，那當然了。」

老師撲哧一笑，

一定記住了我的話。

當然了。

因為老師在書中的世界裡，曾對一個少女也說過這句話。

——回憶是珍貴的東西，因此絕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那裡。

等等等等。

所以老師才會這麼說吧。

這是最先想到的，但卻是老師給我的一句話。

說道：

「直到那天為止，再見了。」



## 第七章 旅途：燈塔之中

稍稍將逆轉表的指針調回去些吧。

「……老師？」

那是芙蘭老師剛被關在書中所發生的事了。

我洗澡的時候消失了的老师，在房間裡怎麼找也沒找到。嘛，因為被關在書裡了，在這個世界不可能存在也是極其理所當然的事，但是這個時候也沒有那樣的想法，所以我在那兒四處張望著。

首先是在房間裡，

「老師？」，在床上什麼的。

「老師？」，床底下什麼的。

「老師？」，還有書架上的書脊之間的縫隙什麼的。

「在哪裡呢？」，還有桌子裡面什麼的。

「……」

說實話，因為房間的裝修簡單到無法再簡單了，所以從中途開始就開始查找不管怎麼想都無法進入一個人的地方，但是那時候的我已經失去了平靜，總之就是很奇怪。所以說，即使採取奇怪的行動也是沒有辦法的。

「……噫！」

不久，我因打開窗戶的風打了一個噴嚏時，才發現自己就只穿著一條浴巾在房間裡徘徊。

於是，我再次切實地感受到了老師在房間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事實。

老師到底去哪裡了？

怎麼想都覺得與放在窗戶旁邊的黑皮書有關係，所以我換上了長袍，乘著掃帚，從房間裡飛出了夜幕。

但是這個猜想無法得到確證。

最重要的是，因為從黑皮書中感受到了強烈的別扭感，所以我也不能疏忽大意地打開。

更何況，只是黑皮書被扔進房間裡，然後老師不知飛向哪裡的可能性也不是零。

所以我在夜空中穿梭著。

風吹涼了暖和的身體。

陰沈的天空中有幾許星光，往下看的話，街上的燈光就會浮現出來。黑暗中，小小的光芒一直在若隱若現著。

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看得出這種光輝是如此迷人。

星塵閃爍，我找著老師在街上飛。

而後，我著急了。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師不見了，就這樣，到處尋找著。

有時也會下到屋頂上窺視周圍，從大街到巷子裡找來找去，我就那樣在夜晚的街上徘徊著。

我與她再會，也是在那個時候。

「——伊蕾娜小姐？」

走在暗淡的胡同裡的時候，我聽到了這麼個聲音。

是我十分懷念的聲音。

而回頭一看，也是一個懷念的表情。

她有著黑色頭髮，黑色的長袍與黑色的三角帽，而胸口上則有形似星星的胸針與形似月亮的胸針。

而我認識她。

「……沙耶？」

我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站在那裡。



我在三天前就來到了這個國家。

「在這個國家使用娃娃幫助街上的人們我知道啦，但是……」

作為人偶的制造者的瓦茲莉桑說，這個國家近來魔法師嚴重不足——與其說這個，似乎是因魔法師們一個接一個地丟失力量而苦惱，為此操縱人偶的魔法師，想向協會借助力量。

雖然說和位於街道盡頭的燈塔一起供給魔力就可以了，但是對於沒有經驗的我來說，不知道能不能勝任這個角色，很煩惱。

「我明白了……」

我接受了工作。

通常，這個工作由數名魔法師來承擔提供魔力的任務，但在附近的國家閑得發慌的只有我一個人，至少在燈籠祭之前我必須一個人工作但是——沒辦法啊。

據說希拉老師有工作要去取進行處分著的不知為何而危險的書，作為魔法統括協會所屬的魔法師，能悠閑地在各國間來往的也就只有我一個人。

第二天起，我就一個人悶在燈塔裡了。

高高聳立的燈塔中，有一個泛著青白色的光的大球體在頭頂上。

聽說燈塔上的球體有兩個很大的作用。

一種是極其普通地標示國家位置的光。

另外一個作用就是，為了在全國各地設置人偶而形成的魔力塊。

瓦茲莉桑也曾說，為了魔力不絕，在這個球體上不斷地注入魔力是最主要的工作。除此以外，也要回收在街中失去魔力的散亂的玩偶，街上的信息收集等其他各種各樣的雜務，不過，主要的業務只是調動魔力，極端的重體力勞動大概也不會有吧。

呆在塔上的時間好像很長呢。

「但這是工作啊！不加油的話.....！」

我在燈塔裡凝視著街上的地圖。還有最近的新聞，街上準備的儀式等等。而在遊客中很受歡迎的店也進入了腦海。

為了這個燈塔而準備的青白色球體——甚至是為了在街上到處走動的人偶。

人偶會因魔力而將我的記憶和思考原原本本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說街上的人偶們就像是我的分身一樣。

總之，我不知道街上的事情，就不能向有困難的人伸出手。

「唔唔唔唔.....」

只要時間允許，我就一直忙著閱讀資料。

無論是那一天，還是第二天。

而後，今天晚上——

「我累了.....」

我拖著沈重的身體，走上了住宿著的旅館的路。工作從早到晚從不休息一下，因此一天的疲勞正一直纏著我。

這之後還得繼續幾天啊.....這疲勞還會纏著我好幾天啊.....

老實說開始三天左右疲勞度似乎已經到了很高的地步了。

但是，

我決不甘示弱。

這種程度的發牢騷算不了什麼。因為我知道一個，即使比我痛苦得多，也不會一臉不高興地堅持著自己信念的人。

與她的痛苦相比，這種程度——

我曾經是這樣想的，我想今後——

就是那時候，

「.....」

我看到了，

灰色頭髮、琉璃色的瞳孔，胸前戴著形似星星的胸針的一個魔女，在街上走著。

那裡有張令人懷念的臉。

「——伊蕾娜小姐？」

她回頭看了看我。

平時的她，總是這樣呢。

「這樣啊..... 您被委托在這工作了嗎？」

聽說沙耶從幾天前就在這個城市暫住了下來。

隔了好久見到的她，指向了街的盡頭，「一直在那個燈塔閉居，從早到晚工作著喲—」

而那裡卻漆黑一片。

「..... 在哪裡啊？」

一望無際的虛空那兒嗎？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燈光了，但大概在那附近吧。」

「大概啊.....」

「大，大概在那裡頭，我基本一直在讀書哦。」

「也是大概啊.....」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一直都是大概呢.....」

真是相當隨便的業務內容呢.....

「那麼，伊蕾娜小姐這麼晚了還熬夜嗎？」

沙耶在旁走著，視線一邊向這邊轉來，一邊問道，而她的樣子也與平時不變。

「.....」，我有些猶豫，但還是回答了，「其實我現在在找老師呢.....」

因為後天的燈籠節，老師就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也盡可能向她說明了老師突然消失的事。

「嗯，嗯」，沙耶點了點頭，

「那真是糟糕的事態啊.....」，而後她皺起了眉。

然後，

「那我也一起找找吧？」

她向我提議道。

不，

「沒關係的，你今天都是很辛苦的吧？」

我剛聽說你從早到晚一直關在燈塔裡，沙耶桑可不能卷進那樣疲勞的狀態哦。

我也是有良心的。

「今天就請好好休息吧，你明天還有工作呢。」

找人的話我一個人就可以的——我輕輕地揮著手，客氣道。

「不行」，但是她卻拒絕了我，

「伊蕾娜小姐，我在這個國家做幫助別人的工作哦？不向有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不行的呢。」

「.....」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向她講事情就已經很失策了。

「因此，我要成為伊蕾娜小姐的力量！」

啪，沙耶挺起了胸膛。

「即使不.....」

「不聽不聽！我說了我要幫忙，即使伊蕾娜說討厭我也會協助你的！請抱著和我一起合作的觀念！」

「給予大家協助，這種說法總覺得很奇怪呢……」

事到如今，即使再怎麼棘手也不會退縮吧，沙耶桑就是這種人啊。

「幸好我現在在街上操縱著木偶，你先去找人好了！」

她邊說邊勉強拉著我的手，開始走起了路。

那只手不知為何冷冰冰的。

走在我前面的她，深深地戴著和我一樣的三角帽，向著對我來說沒有燈光的燈塔前進。

我跟在她的後邊，模糊地望著天空。

這麼說來，第一次見到沙耶的那天晚上，好像也在這樣的星空下，尋找東西呢。

一到燈塔，她就揮動起了拐杖，點著了燈。

在高的頭頂上的球體放出了青白色的光，緊接著燈塔中微微地被照亮了。

是因為它的光全泄漏到了外邊嗎？

到達我們身邊的，只有微弱的暗光。

從遠處看，想必是閃耀著美麗耀眼的光輝吧。但是，從正下方仰望著燈塔的燈光的話，雖然只有一點點，但是不論哪裡都能看到光。

「……哇！」

到的時候才發現，燈塔裡好像收藏著許多人偶。沐浴著光芒的玩偶們，懷著自己的意志站了起來，而後開始步行。



瓦茲莉桑制作的人偶豐富多彩。皮膚白的，淺黑的，頭髮藍的，紅的，瞳孔綠的，黃的，就連衣服也有時漂亮，有時簡單。

完全一樣的東西在這裡完全找不到。

那些玩偶們有序地開始排列著，從燈塔向外走去。

這種情景或許在白天或者早上看起來很可愛吧，

但是，現在是半夜。

「有些恐怖啊，這個情景……」

沙耶好像看慣了，嘿嘿地笑了，還一邊說道：「總之，她們會代替我們在街上找芙蘭老師的。所以我們就在這裡等一會兒吧？」

「是啊——」

我環視著被照得蒼白的燈塔裡面。

這兒是非常簡易，沒有裝飾的空間。房間的角落裡堆放著幾本旅行指南。一定呆在這個燈塔期間讀了好幾次吧，因為讀取的痕跡在內部和外觀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

我注意到了那前面，

那邊，有一個人偶。

「被遺棄了呢。」

「咦？啊，真的呢。」

人偶顫抖著，蜷縮著。但卻看不出是因為什麼而身體動彈不了。看起來是受傷了，但卻沒有看到傷痕。

似乎只是沒有動彈的力氣。

那個樣子簡直就是——

「.....在哭嗎？也許而已.....」

比較看起來就是那樣。

「誒？咦.....？為什麼呢？」

沙耶怔住了，有些不解，看來人偶的哭泣的理由似乎她完全沒有預想到。

然後她將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嘛，就算有身體不適的孩子也沒辦法啊！但是沒關係！另外幾十具現在應該還在街上尋找著芙蘭老師呢！」

交給我吧！沙耶相當可靠地說道。

「.....」

但是我卻聽不進她的話。

雖然很對不起她，但是我這個時候是在想別的事情，擡頭仰望著燈塔上浮現的青白色球體。「要操縱人偶的話，給予那個魔力就可以了吧？」

她向我的視線跟了過去，點了點頭。

「是啊。」

「是嗎.....？」

原來如此。

我伸出手杖，和她一樣點了點頭。

然後魔力從法杖尖放出，我杖尖放出的光，與沙耶生出的光混合了，注入到了那球體裡。

「……伊蕾娜小姐？」

你在幹什麼啊？正如她剛才那樣，她凝視著我。

不不，

「不能只讓你一個人勉強自己。」

「因為是工作，所以當然會勉強自己」，哼，沙耶不知為何驕傲地挺起了胸膛。

「在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也許是應該這樣做吧。」

如果有必須解決的事情，沒有可以依靠的人，也許是應該勉強，「但是現在我在哦」。

「……」

「嘛，話說回來，是因為我才讓沙耶的工作增加了，這樣做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

她再次陷入了沈默。

在微弱的光線中，她凝視著我，然後，

「……伊蕾娜，你今天真溫柔啊。今天的伊蕾娜小姐是別人假扮的嗎？」

你在神妙地說什麼啊？

「我總是很溫柔的哦？」

「誒……？」

「那微妙的反應也是」，真是失敬啊。

「與我見面時，伊蕾娜眉毛總是皺得更加.....更加緊才是，而且眼睛直溜溜的，感覺像是每次有什麼事問她都會說『好吵』的人啊.....」

「那是因為你平時的行為有點那個啊.....」

「請說得更具體一點。」

「總結了的每件事都要抱到對方身上，或者坦然地說喜歡對方、愛著對方、請和我結婚之類的事。」

「有點不記得了。」

「今天的你是別人假扮的嗎？」

我皺著臉如此問道。另一方面，在黑暗中的沙耶桑微微一笑，回答道：「我也是和往常一樣呢。」

我從來沒問過她以什麼作為平常。

畢竟我已經和沙耶小姐見過好幾次了。關於她的事，我無所不知——說是這麼說啦，也就是不必特意打聽而已。

她到底是怎樣的女性友人呢？

「啊，對了，伊蕾娜。這個國家已經過觀光了嗎？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給您做觀光指南的哦？」

不管什麼時候見面，在哪兒見面，不知什麼原因，我們之間總是有對話。

今晚也不例外。

「那真是太感謝了.....你不累嗎？沒事吧？」

「不用擔心，畢竟是工作嘛.....」

「.....所以勉強是當然的，是嗎？」

她輕輕地搖了搖頭，「只是想與伊蕾娜桑說話而已」，她而後這麼說道。

「……是嗎？」

那麼拜托了——我點了點頭，然後沙耶告訴了我這個國家的觀光設施來讓我參考一下該怎麼和芙蘭老師一起參觀。

不知道老師能不能回來呢。

「這家店是叫做瓦茲莉的魔法師開的咖啡店，飯菜雖然很粗糙，但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家熊布偶招待客人的一家特別的店——」

然後沙耶教會了我很多事情。她一邊打開讀了好多次的滿是標籤的旅遊指南，一邊說著「這家店的海鮮料理很有名！」之類的話……

她恐怕應該一直在發光的燈塔裡，一次也沒有去過那種店吧。但盡管如此，她還是很開心地告訴我這個國家的事情。

「去的話請告訴我感想吧？」

她又這麼說道。

所以我——

「如果記得的話」，只是這麼回答道。

沙耶的觀光指南，就這樣謹慎地繼續著。她不斷地失去魔力，一邊等待著找出芙蘭老師的娃娃，一邊竭盡全力，不讓那段時間變得無聊。

「之後呢……我推薦這附近的店……」

但是，好像還是戰勝不了疲勞。

不久，她就那樣把頭倚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手指指在被打開的冊子上的畫。而後，連握著法杖的力量已經沒有了，咚，一下子滾到地板上。她的意識已經不在這裡了，在我的旁邊，只有安靜的睡息回響在耳中。

所以我偷偷摸摸地摸著她的頭髮笑了。

「果然太勉強了啊.....」

我知道的，但是——

最後，從那以後我一個人持續給予了燈塔魔力。在不再回響沙耶的聲音的燈塔中，心也被寂寞、空虛與孤獨支配著。

無所事事，只有時間在慢慢地流逝。

「真無聊啊.....」

擡頭一看，這一座燈塔，

還是昏暗著，混濁著。

○

那麼之後的事也用不著再說明了吧。

我去了瓦茲莉桑的店，睡了一會兒後就去幫助老師了。

傍晚回來的時候——

當初的預定是想和老師一起觀光，為自己安排時間，但等回過神來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逝去了。

在陽光傾斜著的街道上，充滿了寂寞。

「已經這麼晚了啊.....」

嘆息在安靜的街道中融化了。

雖然失去了寶貴的時間，而我只是單純地感到憂郁，也許芙蘭老師也有別的事情在腦海中閃過吧。

「對不起，都是我的錯呢.....」

老師垂下了眉，向這邊低著頭。

不，

「我不是跟老師說的哦？」

「盡管如此，我還是以此為契機就這樣呆在了書中，向你道歉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我倒不認為是老師的錯啦.....」

畢竟，關於進入了書中的世界也沒有後悔。

因為在書裡我看到了老師的回憶。

即使在黃昏時分回到這裡，我卻意外地度過了一段不錯的時光。

在我站著的時候，老師一步，一步，再一步，朝著傾斜的陽光前進。

像追尋著她的背影一樣，我追了上去，而照射出影子的那一側，我也向老師滴滴答答地說出了話來，

「以自己所做的事為契機，當事情與預想不同，或者給別人添麻煩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後悔自己的過錯吧？」

「.....」

「在那種時候也不要緊，就算是自己的過錯，從頭到尾都能堅持到底的，一定都是很強的人吧。」

當然，也有可能是自戀過頭的人，到底會是哪個呢？

我說的話，總感覺我自己已經很明白了。

但是，對於處理事情的方法，我卻不太清楚。

「……你覺得這種時候應該怎麼做？」

所以就單刀直入吧，我如此詢問道。如果願望不能實現，就會迎來痛苦的結局，那麼到底該怎麼辦呢？

在影子伸長期間，老師停了下來，

然後呢——

「讓誰陪在自己的身邊就行了。」

畢竟若一直一個人呆著的話，就會一直逼著自己前進了嘛——而後，老師回過了頭，

「所以嘛，我還算是比較幸福的吧。」

老師總是浮出笑容呢。

嘛，畢竟是在這種地方嘛。

也許說得有些正經，讓她一下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不過也有可能是和我的視線正好對上而感到為難就是了。

老師馬上將目光轉向了別處。

「話說回來，伊蕾娜，稍微吃個晚飯怎麼樣？有沒有推薦的店呢？當然，我請客。」

老師說得有點快，如此提議道。

哎呀哎呀……

好像在哪裡聽到過這臺詞啊，好像在昨天吧。

「不錯啊」，所以我點了點頭，但是——「老師請我吃飯，真是少見啊。」



有什麼緣由嗎？

我向她問道。

於是，老師就偷偷地笑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只是想一起吃飯而已，她很坦然的說道。

.....

如果是昨天的我，一定會向老師說出「太好了—！我很期待」那樣的話吧。

「但要請我客的話有一個條件——」

我站在老師的旁邊，凝視著老師如此說道。

前幾天我在燈塔中一直看到太陽升起之前一直在看觀光指南，所以關於這個國家的人氣店鋪我了解得很多。

因此，

「其實這附近好像就有家很好吃的店，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在那裡請客嗎？」

「.....」，老師好像從我的臉上察覺到了什麼，「那個店很貴嗎.....不會吧？」

「呵呵.....」

「伊蕾娜~！」

「果然你認為自己做了壞事的話，就把它好好展示出來才比較好吧？」

「可以撤回前言嗎？」

「不行。」

於是，我拉著老師的手開始走起了路。

在遙遠的前方，有一座燈塔，

在非常美麗地，驕傲地閃耀著。

○

吃完飯後我一個人去了燈塔，當然那裡肯定有沙耶在。

在微暗的燈塔中，她坐在地上。

一看到我，她身子迅速直了起來。「伊蕾娜小姐！」，沙耶浮出了喜悅和困惑混在在一起的稍微有些複雜的表情，同時又低下了頭，手貼著地面道：、

「昨天真是對不起！注意到的時候我好像已經睡著了.....明明在工作中.....」

雖然不是那麼讓人在意的事情就是了.....

深夜時段，她也為我盡了各種努力。

「請不要在意。」

我走近跪著的她，將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她看起來很瘦，而肩膀似乎也因此看起來有些靠不住。

就和初次見面時一樣呢。

「而且，該道歉的人是我呢，我還把睡著的你丟下就回去了。」

所以請別介意——我這麼說道，沙耶凝視那只手，沈默了一會兒後，面向這邊。

她不久用認真的聲音說起了話，

「果然很溫柔呢，伊蕾娜小姐.....」

你在說什麼啊？

「我總是很溫柔的哦？」

「誒.....？」

沙耶還是誇張地皺著眉。

所以我一邊拿著法杖輕輕地戳著她的臉，一邊問道：「什麼啊？你是想些點什麼嗎？」

「嗯.....」，她眯起了眼。

「不過至少在這種情況下以旁觀者來看的話，無論誰怎麼看都不會覺得伊蕾娜是個溫柔的人就是了.....」

「太失禮了.....」

「話說今天也是有什麼事嗎？」

「我是來幫你工作的。」

「摸著我的臉頰不包含在我的工作中哦？」

「不，這只是我的興趣愛好。」

「你的興趣真奇怪啊.....」

「呵呵.....」

「這並沒有表揚你哦.....？」

沙耶鼓起了臉。而我立刻用拐杖戳了戳那個鼓起來的臉。突然，她嘴裡便透出了氣來。

當然，我來這裡的不只是為了做這種事。

「這只是順帶的而已，今天是來跟你聊一會兒的。」

「你來聊天的嗎？」

「坐在旁邊可以嗎？」

「在乾淨的地板上也可以。」

我坐在她旁邊，收起法杖來代替發言。

「從遠處看到的燈塔的燈光，非常漂亮呢。」

「但是從正下方看的話不是很漂亮呢。」

「我也不討厭這樣的景色。」

根據距離的不同，看事物的方法也會發生變化，從遠處眺望的時候是美麗的東西走近看說不定也是骯髒的。但是，「被很多人愛著呢，雖然我們看不到那份愛啦，但是只要能在身邊，這便是一件幸福的事」。

然後我拿出法杖，釋放出魔力。和昨天一樣，杖尖發出了耀眼的光芒，與沙耶放出的魔力混合，在燈光中融化。

而她只是眺望著那個景象。

「伊蕾娜小姐……」

並且，像低聲私語似地在這跟我講話：「沒什麼的，工作我一個人完成也沒問題吧？即使沒有幫忙，我一個人也能完成任務的。」

我沒把臉轉向她。

只是凝視著升到天花板上的光，

「昨天我也通宵試過了，這，是相當重體力的勞動喲」，我只如此回答道。

「但是，我一個人也可以。」

哎呀，真是倔強呢。

「不能幫忙嗎？」

「……」

她沒有回答。

那麼就換個問題吧。

「你有不得不一個人做的理由嗎？」

「……」

她還是沒有回答。

如果將沈默當作肯定的話，

「是有原因的吧？」

然後我把臉轉向了她。

被不斷升起的藍光照射的她的面龐，不知為何卻非常暗，很渾濁。

簡直就像從正下方仰望的燈塔一般。

遠遠地眺望正美麗地驕傲地閃耀著，但若從正下仰視便非常，非常不可靠。

我其實一開始就知道原因了。

「是因為沒能救回莫妮卡而後悔嗎？」

在到達這裡之前，我早就知道了。

○

「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

在寂靜之國中與希拉桑見面時，她曾突然跟我說「借我點面子」而後就把我帶到了外面，開始說些像這樣的話。

「這個國家是個很奇怪的國家，有著極端厭惡人類死亡的民俗。因此無論多麼惡劣的人都不會被判死刑，即使病情肆虐，國家無論如何也打算保護所有人的生命。真的是個對人的死亡極度敏感的國家.....」

沙耶桑訪問那個國家的理由，據說是因為國家中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

也就是說，為了解決案件，派遣了魔法統括協會的職員。

特意只留下我們兩個人，對我說這樣的話理由大致很明了了呢。

「.....那是在苦戰嗎？」

我如此想道，但是希拉卻輕輕地搖了搖頭。

「不，事情已經解決了。犯人被捕後受到了驅逐處分。」

「被驅逐處理嗎？」

「而且聽說是在國外被殺的。」

「.....啊，這個國家是禁止殺戮的國家啊。原來如此，不過適用不殺人的民俗的只有領土中嗎？」

「現在事件順利解決了，而那家夥也平安回來了。」

然後呢？

希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只是，等她回來後，聽她說那個國家好像也有她的朋友。她是沙耶在魔法統括協會新人時期時常在一起的同齡女性。」

名字好像是莫妮卡。

從進修時代起已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聽說事件發生後才知道莫妮卡桑還在故鄉工作。

「那麼，那個朋友怎麼了？」

從故事的流程來看，毋庸置疑，莫妮卡桑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吧。

被卷入事件中，受傷了嗎？或者是和沙耶小姐鬧別扭了吧。

可是希拉桑自那之後說出的言詞，與我微不足道的預料相去甚遠。

她說：

「受到了開除處分。」

希拉就只說了這一句話。

「……」

歸根結底，那個結果已經很明確了。

半年多前，紗耶的朋友就開始殺人了，而現在則是被抓，甚至被處刑。

看來只能那樣解釋了。

大概是懷著無盡的思念的影子落在了沙耶的心上吧——希拉仿佛在追逐著浮在空中的濃煙似的擡起了視線。

不久之後，希拉從懷裡拿出了一本書。

破舊的書的封面上只寫了『莫妮卡』這三個漂亮的字。

據說，這本書是日記。

「你這家夥，之後會去海邊的托洛科裡奧吧？」

她一邊說，她一邊將莫尼卡的日記硬塞給我。

「你能把這個交給她嗎？」

「……上邊寫了什麼？」

「讀了就懂了。」

「……」

我感覺希拉似乎在跟我說這有言外之意，於是我沈默後翻開了日記。

那是用漂亮的細小的文字拼寫出來的，是連長相都不知道的莫妮卡桑至今為止的種種回憶。從與朋友相遇、剛加入魔法統括協會時的各種回憶，到回國後的記憶都詳細記載在上面。

並且，非常沈重，想不再看下去的痛苦故事，也在那裡。

所以我讀了一遍之後，馬上就把書合上了。

「這樣的東西，不是應該由你給嗎？」

「我不能去海邊的托洛科裡奧，我還有工作。」

我感覺希拉的表情比平時更加險峻了，她好像也不是因為愛好才和沙耶分開的。

「畢竟隨著年齡增長身份也變多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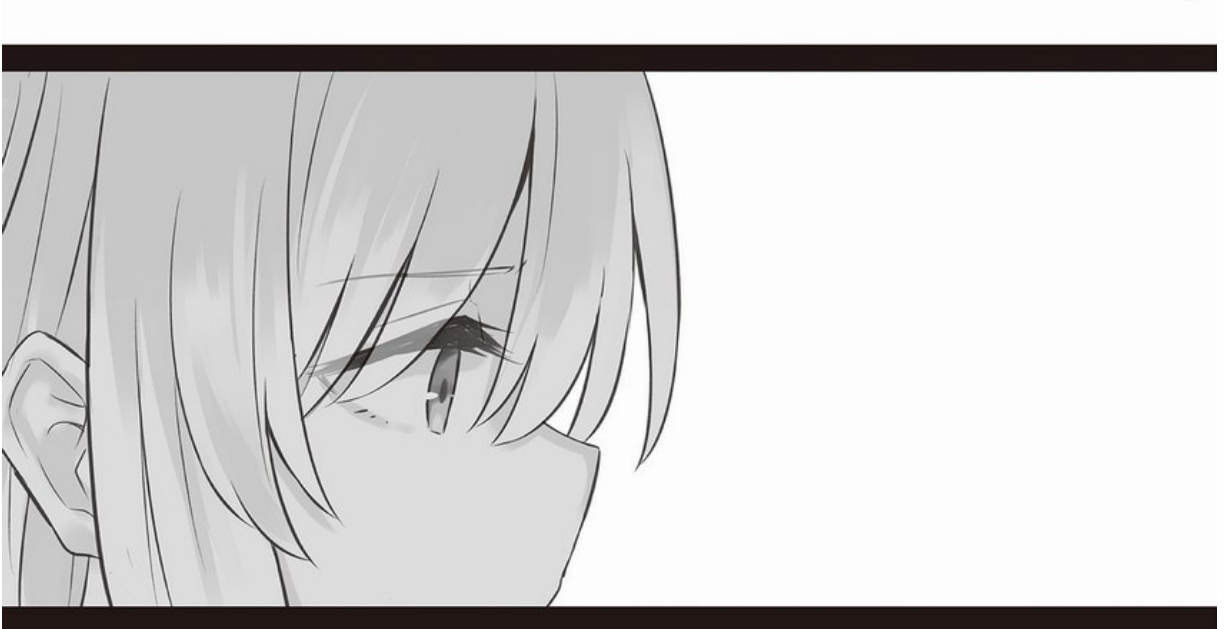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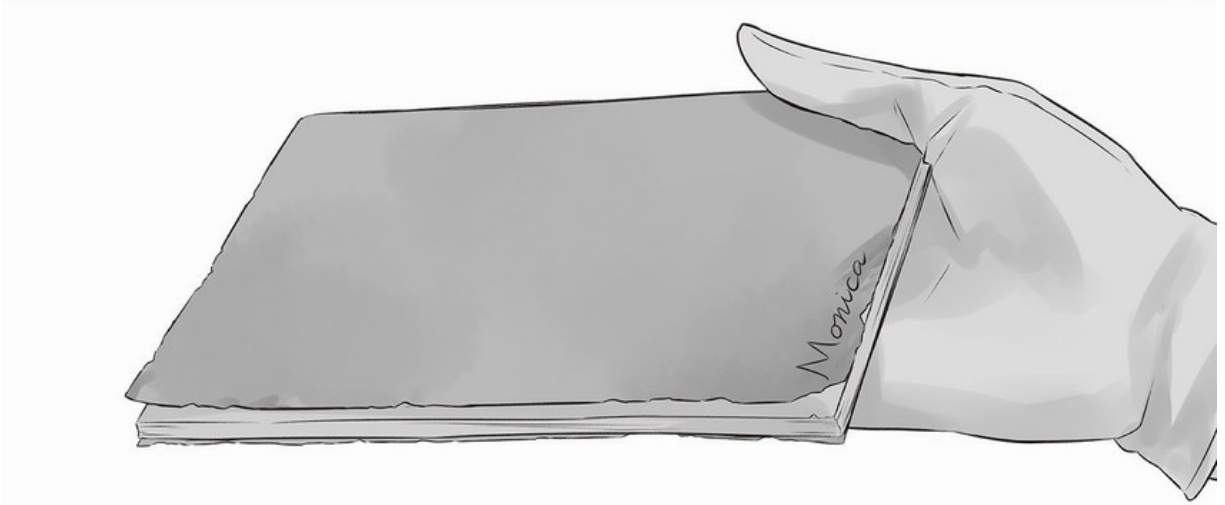
即使想在一起，她也不會那樣做的吧。

因為她有好幾個身份，

作為在魔法統括協會工作的大人的身份、作為教人東西的老師的身份、以及，作為沙耶的師傅的身份。







她也一定因那些身份而迫於選擇，不得不選擇吧.....

因此選擇了痛苦的選擇。

所以我也選擇了，

選擇了痛苦的選擇。

○

破爛的冊子，在我手中。

而沙耶只是看到封面上她寫下的名字，就一定都察覺到了吧。

她笑了，

那是疲倦的笑容。

「.....真是壞心眼啊，明明知道卻默不作聲嗎？」

深深地，沈重的嘆息落在了我的手上。

「我在找說話的時機哦，昨天找老師時也曾試過了。」

「.....芙蘭老師找到了嗎？」

「嗯，托您的福。」

「我什麼都沒做。」

「.....」

「我什麼都不會。」

畢竟睡著了嘛——

然後僅僅幾秒鐘，我在尋找應該回覆她的言詞的時候，沙耶在蒼白的光的對面，又露出了和平時一樣明亮的表情。

「你是從希拉那裡聽說我的事吧？聽說我很失落什麼的。但是我沒事哦？我已經完全恢復過來了，現在已經可以正常地工作了哦。你看，這個國家的娃娃們，我也是普通的讓它們動起來啊？」

「.....」

「所以伊蕾娜小姐，請不要擔心。我一個人也能幹好！」

「.....」

「你知道嗎？伊蕾娜小姐。這個國家的魔法師們，好像是輪流做這個工作的。但是我是一個人完成的呢！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我了，一個人也能完成這樣的工作的！」

「.....」

「我沒事。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所以——」

「.....」

「所以，請不要，請不要用那種表情看著我了.....」

我究竟浮現出了什麼樣的表情呢？

我本打算認真傾聽她的話，我本打算不轉移視線，只是看著她的。

但是沙耶卻背離了這樣的我，

臉上浮現出了悲傷。

「沙耶——」

我向她伸出了手。

她顫抖的肩膀，僵硬了。

盡管如此我還是碰著她的肩膀，纖細的肩膀依舊在微微顫抖。

「莫尼卡的死亡，不是你的錯。」

「.....」

「你什麼都沒錯.....」

「.....」

這樣的事，即使被我說了也說不定什麼都不會發生。但是，盡管如此，我還是繼續編織著語言。

「請讓我看看你平時的臉。」

我不斷地說著話，「請讓我看看你平時的樣子。」

請變回以往的沙耶桑。

我幾次三番地這麼搭話道。但是不管說幾次，她都沒有回覆。她的語言堵塞在喉嚨的深處，向外泄露的，只是一點點的嘆息。

就因一直封閉著痛苦的心情.....

我走投無路了。

無論做什麼，她都不會回應。

她忍耐得幾乎快要壞掉了似的，看上去就像是從前的我一樣。

「沙耶桑.....」

所以我把她抱在懷裡。

「請停下來.....」

胳膊裡的她的手再次使勁。

用盡全力拒絕已經從那個手的力度上很好地傳達了過來，但是我不會放開。她每次拒絕，我都會強烈地抱著她。

「請不要對我溫柔.....！」

她緊緊地，抓住了我的長袍。有一些的疼痛，纏在了我的胳膊上，但盡管如此我還是沒有離開。

因為就這樣離開的話，就再也見不到你了。

她仍在我的懷抱中繼續拒絕著。從被壓在胸口的頭上，曾經交給了她的三角帽落了下來。

黑色的頭髮在搖晃著，她用顫抖的聲音細語著——

「現在這樣可不行.....就我這樣是不行的。正因為我一個人什麼都做不到，大家才會消失。我總是被牽著走.....所以不變強是不行的。這樣的話，大家才會一直、一直、不論走到何方都——」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她被妹妹留下了，非常孤獨的她，也許那時候只會有一點孤獨吧。

向我請教魔法之後，她獨自一人參加了魔女見習考試，合格了，自己獨立了。

加入了魔法統括協會後，交到了朋友，但隨後再次孤身一人。

而後前幾天和朋友再會了，

但朋友卻因只身一人面對國家的法律，丟掉了性命。

或許，那個時候沙耶又像以前一樣認為著，

她又要變成孤單一人了。

「為什麼.....？為什麼大家都要拋下我離開呢.....？」

她漏出來的聲音，很弱，很弱。而後已經沒有力量傳入我的手臂，只有幾許疼痛殘留在那裡。

總是很有精神的沙耶.....

我所認識的她，雖然會做點傻事，有時也會不厭其煩地做著工作，但她總是笑著。

但是其實一直，一直都害怕孤獨吧。

你一直在壓抑著這種心情吧？

「和重要的人分開是很痛苦的……」

我痛切地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

「沙耶——」

我放鬆了手腕上的力量，離開了她。她用顫抖的手抓住了我的長袍，淚流滿面。

她那漂亮的臉也變得皺巴巴的了。

所以我扶著她的臉頰，

「你絕不是只身一人——」

我一邊擦拭著流下的眼淚一邊說著。

「我一直在你身邊。」

今朝依舊，今後亦然。

○

『我什麼都知道。』

日記的開頭便是這樣的文章。如果說寫這篇文章的是一個誰也不知道的人，那無非是一篇非常傲慢無比的文章。但是，這位莫妮卡女士，的確像個什麼都知道得非常透徹的女性。

『我能讀懂人心。想著什麼，為著什麼而活著，全部都是。』

從小比誰都能理解人心的莫妮卡，同時在那個身體裡也暗暗隱藏著相當的孤獨。因為理解別人的心情，她好像不能和任何人親近起來。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近，我們就越能理解別人不是一個絕對美麗的人，甚至無法看清自己的內心。所以我們選擇，我們會在無意識中將關係變好的人和不是那樣的人分開。

但是，僅僅是看一眼就能理解的她，考慮著人是是為怎樣的事情而活著的她，一定一直，讓誰都無法靠近她吧。

因為無論從遠處眺望，還是靠近，什麼都不會改變。

就這樣出生，一直抱著孤獨生活著，直到十幾年後，莫妮卡桑交了個朋友。

『今天交到了朋友，名字是沙耶。是個溫柔、乖巧、從不撒謊的好孩子。』

莫妮卡桑好像非常珍惜在魔法統括協會遇到的莎耶這個少女。在日記中，從屬於加入魔法統括協會後的每天，基本就只寫了關於她的事。

『今天在沙耶和附近的咖啡店吃了午飯。』『師傅好像很嚴格，很累呢。』『我請她吃巴菲，她很高興。』『真是個單純的孩子。』『今天一起去了圖書館。』『我將哲學書交給了只看兒童書的她，結果她說這麼難看不懂。』『今天一起回去了。』『沒有多余的談話也很開心呢。』『今天也一起回去了呢。』『今天也——』

也許她已經知道了。

沙耶也在同時，在天真爛漫的笑容背後也一直抱著孤獨。

莫妮卡桑回國後也一直很珍惜著沙耶吧。雖然日記裡只記錄了工作的事情，但還是時不時地提到了紗耶。

但以某一天為界，日記的內容完全改變了。

『誰也不想拯救這個國家，誰都不打算做正確的事的話，那麼就只好我做了。』

這是大約半年前的事了。

無法忍受故鄉內的巨大矛盾的她，親手殺死了患病的人。雖然知道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錯誤，但她還是繼續從民眾那裡奪取著生命。

她一定有很大的覺悟吧。

她自己很理解她選擇的事絕對不會受到表揚，但盡管如此，她還是無法移開在那些痛苦的人們上的視線。

因為她比誰都能理解別人。

因此，如果可以的話，她那樣的身姿，肯定是不想被好友看見的。

『協會派來了沙耶。』

但是，沙耶來了。正因為很珍惜才不想見到她的她，為了工作來了。

她深深地苦惱了。

『你怎麼來了？』

打算獻出自己的生命救助國家，而她願意舍棄生命。盡管如此，好友的來訪，使她的那個決心動搖了。

但是，那個時候，她已經來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了。

『對不起。』

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行為，沙耶心裡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傷害吧。同時，如果是沙耶的話，我確信她一定會找到真相。

所以她剩下的選擇只有一個，



日記的最後，寫下了對沙耶小姐的感情。

能看透任何人的心的她，將一直隱藏在心裡的感情，詳細地訂綴在了破舊的日記上。

芙蘭老師從書中出來後，

吃完飯時，我讓老師看了下日記。老師也讀著莫妮卡桑的想法，一直到最後。

「真是個溫柔的人啊。」

但就只是嘟囔了這句話後，便合上了書。

「……」

我從被希拉托付日記這事情的那時候開始，就一直苦惱著。讓她收到這個的確是件好事，但是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日記交給她。

我到底能做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失去過重要的人。

「很煩惱吧？」

飯後，

一邊喝著紅茶，老師一邊淡淡地對我說道。看來她也有一雙看透的眼睛呢。

「明白嗎？」

我感覺老師就好像透過心來看一樣。

「我當然明白啊，我可是你的老師誒？」

「.....」

我閉上了眼睛，而後安靜的時間到來了。玩具和杯子被放在老師的手邊，冒著熱氣，紅茶上的熱氣搖曳著，香氣瀰漫。

「你能為她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與苦惱的我相反，老師非常平靜。

簡直就像是和平時一樣。

「請和我在一起吧。」

老師這樣說道後，溫柔地笑了。

在因兩根法杖中釋放出魔力的燈塔中，

她捂著臉哭了。

一定是感到了孤獨吧，一定感到自己被拋下了吧。要接受莫妮卡桑的死，時間一定，一定是必要的吧。

但是，我不希望沙耶忘記。

很久以前，遇見她時對她說的話。

現在再說一遍吧，

「你絕不是只身一人。」

我撿起掉在髒地上的三角帽，拍走灰塵，在雙手中握住。這是頂觸感很好的三角帽呢。

但這是我曾經送給她的，

所以不是我的。

必須要回到應該呆的地方。

「你忘了嗎？」

而後我在她的頭上戴上了三角帽。

——請和我在一起吧。

老師的話忽然在我腦海中回響了起來。

「我不是一直，從相遇開始，就在一起嗎？」

——就像以前陪在哭泣的女孩子身邊一樣，

——就像以前給你帽子的時候一樣，

「到迄今為止，亦或是今後，我都會一直和你在一起。」

請你一定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就只說了這些。

為了說這些話，我以燈塔的燈光為目標，來到了這裡。

也許她不想讓我看到哭腫了的臉吧，她緊緊地握住頭頂上的帽檐，低著頭。

在虛幻而脆弱的她的身邊，我依偎著她。





然後我們一起度過了那個夜晚。

在日光升起時，我和停止哭泣的沙耶小姐，互相講述了分離時的故事。

旅行途中遇到的奇怪的人的故事，沙耶桑的工作時的故事，或者是莫尼卡的故事。各種各樣的言詞，在閃耀的燈塔中不斷地被講述著。

而這些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說，

因此我覺得不會結束。

雖然到了太陽開始升起的時候，才終於出了燈塔。但盡管如此卻不可思議地沒什麼疲勞。

我甚至覺得還說不夠。

沙耶背著燈塔眺望著朝陽，將臉轉向這邊。

「果然伊蕾娜很溫柔呢。」

哎呀，您在說什麼？

「我總是很溫柔的哦？」

真是太失禮了。

沙耶桑而後故意向我鼓起了臉，

「是啊。」

我而後點頭道：

「畢竟我也知道呢。」

互相笑了。

像往常一樣笑著。

「我從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

在海邊的托洛哥裡奧駐留第三天的傍晚。

一到港口，各式各樣的店鋪鱗次櫛比，到處都是燈籠。不論黃髮垂髫，都點著燈籠，小心翼翼地握在雙手之中。

燈籠已經到處飄飄地升到空中了。

美麗而虛幻的景象，覆蓋了我們的周圍。

那裡面充滿了願望。

「工作還順利嗎？」

芙蘭老師突然向沙耶問道，本來在燈塔裡做著人偶操作工作的沙耶，現在在這裡。

就在我的旁邊。

「為了祭典暫時脫離了。」

沙耶一邊回答著，一邊望著遠處聳立的燈塔，而從港口可以看到微弱的青白色燈光。

「……有誰替你工作了嗎？」

老師驚訝地望著那燈光。

「就是那樣啊。」

沙耶點頭道。

雖然這句話有些毛病就是了，「幾個小時左右的話，可以代替我們工作呢。」

「……？」

老師有些不可思議地歪著頭，好像想起來了什麼似的張開嘴說道：「啊，這麼說來——」

「伊蕾娜，你進書裡時借的娃娃，還清了嗎？剛才遇到了瓦茲莉，不過，她卻在抱怨著『私服的人偶沒返回』喲？」

「在慶典結束的時候會還的，請放心。」

「……？」

老師還是有些費解。

我移開了視線。

而這是昨天晚上的事，

正當我和沙耶兩個人談話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瓦茲莉桑制作的娃娃中，存在著有意識處理事務又有魔力的玩偶——也就是進去書中時借來的便服娃娃們。

我想：如果很好地處理這個人偶，不就能代替進入燈塔中的人嗎？

所以那天晚上我便試了一下。

結果正如所見，

燈塔仍然亮著。

畢竟人偶所蘊含的魔力是有限的，雖然不能整天都在工作，但只是幾小時左右的話，就能毫無問題地代替我們工作。

因為，

我也對沙耶說過這句話，

「那麼，現在就來享受節日吧。」

難得在祭典，卻一個人在燈塔裡孤單地望著這風景，實在是太悲哀了。

在節日的會場裡，街上的人們都在分發著燈籠。

按照慣例，我們也收到了燈籠。

那是三盞微弱的燈。

而老師在港口排著隊。

「這個國家的燈籠祭，會載著對見不到的人的思念，升上天空哦。」

老師一邊眺望著雙手抱著的小光，一邊對我們說道。

她說：

「在很久以前，據說燈籠節第一次在這個城市舉行時，街上的人們會將對逝去的人的思念和對分離了的重要的人的思念寄托在燈籠裡，每年在這時候升上天空，而這也就是這風俗的開始了。」

最初是街上的某人獨自開始。

但是，人們可能被吸入天空的燈籠的美麗所吸引住了吧。

據說，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寄托著對思念的燈籠也在一個又一個地隨之增加，如今，遊客們在這個時候來到國家，也會讓寄托著他們思念的燈籠升上天空。

只是一個人開始做的事情，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東西。

很多人的想法都重疊在一起。

昔日被奪走的情景，而如今卻在這個國家重現了。

我問道：

「沙耶小姐要放飛對誰的思念呢？」

我的話沙耶應該聽得到，但是——

「……」

她卻不說話了。

在沈默中，她望著微暖的光。

無論從遠處還是雙手中，都能望到依然美麗的燈籠。



然後，不久——

「我不會放飛的。」

她慢慢地搖了搖頭。

「因為重要的人會一直在你身邊，所以，沒有必要放飛自己的感情。」

如果按照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這個燈籠就會裝載著對分離的重要之人的思念。

而我們不會分開的。

今朝依舊，

今後亦然。

這句話也在某處曾出現過。

『致親愛的沙耶，』

在莫妮卡的日記的最後，

她也一定，一定預料著總有一天她的日記會傳到沙耶的手中吧。雖然看不到未來，但是她什麼都知道。

所以這樣的事，也能預料的吧。

『你肯定很快就會找到真相了吧，嘛，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

日記的最後寫下的，是自己行為的全部真相，以及對沙耶桑的感情。

『我很喜歡你。但我不擅長說謊，喜歡總是笑著，很棒的你，實在是太耀眼了。我一直都在想我如果能成為你的話會怎麼樣——』

她一定是邊寫邊哭的吧。

文字都有些模糊不清了。

『我一定會就這樣死吧，我應該要離開你了吧，對不起。讓大家感到悲傷了，對不起。』

莫妮卡桑寫下的日記的最後一句話，

不知什麼原因，我記得很清楚。

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要忘記，

那一定和我曾說過的話一模一樣。

『我一直都在你身邊。』

回過神來，頭上戴著眼熟的三角帽的沙耶也開始低語了。

「不會忘記，」

像對自己發誓一樣地，低語道：

「永遠，不會忘記。」

寫著重要的人的名字的日記，藏在她的心中。

因此，想念她的人，一直在那裡。

尚且微弱的燈光，在沙耶小姐的胸旁，閃耀著。

為了貼近她而驕傲著。

## 第八章 旅途：夜闌人靜的天空中燈火絢爛

在黑暗的夜裡，

遠遠的天空，看見一個個小燈在冉冉升起。

這簡直就像是星星被夜空吸入了一樣，我和姐姐一時間被那情景深深迷住了雙眼。

「真漂亮啊.....」

姐姐低聲呢喃道。

而我只點了點頭。

從這裡可以看到幾乎快要忘記的這裡的天空上的景色。

往下看的話，眼下便是寬廣的街道。慢慢地，慢慢地飄落在地上的天空城堡，好像給我們看到了最後的最後的非常漂亮的景象。

燈籠祭，

我們曾在傳聞中聽說過。據說每年到這個時期，都會舉行讓街上的人們在空中放飛燈籠的慶典。

我和姐姐，如果可能的話實際上也想參加祭典的，不過——結果，沒能趕上。因為，在到達海邊的托洛科裡奧之前，甚至就在眼前時，我們在這個國家卻承包了工作。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參加慶典啊，但是，因為有工作，沒辦法啊——於是我和姐姐都半途而廢了。

「我找到了特等席哦。」

我對站在旁邊的姐姐說道。

我沒趕上慶典，不過——

承擔了這份工作也不是不好。

非常美麗的景色，融化在似星塵紛飛的天空中。

「是啊。」

姐姐點頭道。

同時，寂寞地嘟囔著：

「但是，這樣的話我再也不能從這裡看到你咯。」

這座城堡，慢慢地回到了地上。就這樣降落到地上的話，就不會再升上天空了吧。

因此這樣的景色出現在我們面前，應該是最後的事情了。

僅此的唯一的美麗景色。

再也看不到了。

「……」

據說燈籠祭是指載著對分離的某人的思念，將燈籠放飛與天空的習俗。

而我也想將對同樣在天空下的某人的感情，托付給燈籠，放飛。

但是我們現在在天空之上。

啊，這裡所說的分離的誰到底是誰呢？

很久以前，我在國內一邊等著姐姐回來，一邊後悔著。

對於沒能相信姐姐這件事，招致了將姐姐趕出國門的結果——我一直對愚蠢的我而感到後悔。

對於我來說，那個誰到底是誰，我連想都沒想過。

「姐姐.....」

而後我向姐姐伸出了手。

姐姐溫暖的手輕觸我的指尖，

「.....怎麼了？」

姐姐看起來為難地笑了，握住了我的那個手。

我的手被溫暖包圍了。

「沒什麼。」

我像轉移視線似地眺望著遠處的天空，祈禱著：

無論如何，再也不要放開這只手了。

○

這是芙蘭老師乘船剛離開國家後的事。

我聞到了令人懷念的味道。

就像一聞到這個不知不覺就皺起眉頭似的，不管嗅幾次都感覺像是自己把毒放在了身體某處一樣，非常臭，也很討厭，但是卻有著令人懷念的味道。

我很了解那個氣味兒的主人。

「伊蕾娜小姐——」

「誒？怎麼了？」

呆呆地望著船的伊蕾娜，回頭一看，稍稍皺起了眉頭。

你記得和我的鼻子一樣好呢，還是記著了這味道呢？環視四周，「聞到很大呢」，不禁這麼說道。

她所處的地方，即使看不到身影，只要聞到這氣味就會自然而然地看到吧。

「那麼，我先失陪一下。」

伊蕾娜對我的話點了點頭，

「小心點。」

微笑著對我說道。

而那只手上依舊緊握著燈籠。

在這麼擁擠的人群中抽煙的人，在這個國家好像就只有她一個人，稍微走一走，馬上就遇到了那個犯人。

「……」

一和我對視，她就尷尬地皺起了臉，吐出了白色的嘆息。

「……注意到了嗎？」

暗夜魔女希拉小姐，站在那裡。

「根據氣味就知道了。」

也許你沒注意到，我可是看到了人群對面的陰暗處，煙霧瀰漫，還有著三角帽，連目光都對上了哦。

最重要的是，一直以來時不時就會聞到的味道，

我不可能不注意到。

「你的工作怎麼樣了？」

我問希拉小姐，

「明明只是押送運輸中的貨物的工作，但卻因失誤行李不見了……」

她只回答道。

為什麼來這個國家，也沒有跟我說。

或許運輸中的貨物是從這個國家運出的，為了尋找消失的原因才運到這裡的，也或許只是因為接受了這裡的下一份工作委托才來的。

但是，那種事怎麼樣都無所謂啦。

來到這裡，見到你，比什麼都高興。

我聽伊蕾娜說，

她甚至親自前往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回收莫妮卡的日記，並將這些都托付給了伊蕾娜。

我一直都在聽著，

聽著這一直在擔心我的事。

「真是不好意思啊……」

希拉看著黑暗中天空的燈火。

她看起來像是只是轉過臉去，但卻又像是很害羞的樣子。

所以我單手拿著小小的燈光，竭盡全力的笑著，拉著她的手道：

「讓我們在燈籠祭找個更明亮的地方看吧？」

○

小小的燈光在夜空的星塵之間，

在靜靜搖曳的船上，可以看到的燈光漸漸變小，變成若隱若現的光輝。

總有一天會看不見的吧，

所以我伸出了手。

向著充滿回憶的天空。

「你在幹什麼？芙蘭？」

對於第一次渡過這片海時，向天空伸出手的我，師傅很驚訝地歪著頭。

你一定不能理解我的行動吧，而師傅也只是淡淡地說著「真漂亮啊」這樣的感想。

但是對我來說，天空的情景則看起來完全不同。

這是重疊了許多人的回憶的，漂亮的天空。

所以我回答道：

「在努力不忘記憧憬的人。」

我而後向著不可能到達的天空伸了個懶腰。

「我們又見面了呢——」

聽到師傅女兒的名字，看到她的身影，擁抱，我都明白了。

很久以前，救過自己的人是誰？今後，她將會成長成什麼樣的少女？



在那裡有著的命運我都明白。

所以我向她伸出了手。

「……？」

連雙腳站立也要竭盡全力的她，看起來不可思議地凝視著那個手，仰視著我。

灰色頭髮，清澈透明的琉璃色瞳孔的她，

她的名字叫伊蕾娜。

她慢慢地伸出手，輕輕地握住了。

那是個柔軟的，小小的手。

「已經分別了吧……？」

伊蕾娜握住了在港口伸出的手。

覺得還小，不可靠的手。

但是，和以前相比，

「長大了呢……」

我的心中只有這樣的感想。也許是因為想說的話太多了，所以勉強從嘴裡說出來的話就只有這些吧。

伊蕾娜害羞地笑著。

「可能吧。」

但是，她還在繼續編織著語言，

「預計還會繼續長大呢。」

並且，握住的手，慢慢地離開了。

冰冷的夜晚的空氣，奪走了指尖難以忘懷的溫暖，而後失去的感覺覆蓋在了我的手上。但隨後，溫暖的東西飛入了我胸膛，

「直到那天為止，再見了。」

○

我那樣說後，抱住了老師。

我到底做了什麼呢？真是太沒禮貌了。

我感覺到心中樸素的我好像在這麼低聲私語道。這時，我把身體貼到了老師背上，嘿的一聲兩手交叉著保住了老師。

老師也許對我的這種行為有些吃驚吧。

「哎呀哎呀……」，我的頭上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可是我現在在老師的懷抱裡還低著頭，不知道她是什麼表情。

但是沒必要看。

如果看到你的臉，也許又會覺得寂寞了。

「伊蕾娜……」

老師不久，挪著背，慢慢地說道：「你長高了嗎？」

「啊，對不起，我在勉強而已。」

「……」

「為了能和老師擁抱，為了達到正好合適的身高，只能這樣做了……」

沒辦法啊。

如果不踮起腳的話，現在的身高差不會給人正正好好的感覺，為了制造那樣的氣氛多少的努力也是必要的。

老師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背。

「但是果然還是比以前長大了呢。」

「……」，是嗎？「可能吧。」

但是果然，我並沒有打算就此結束。

老師的雙臂慢慢地用起了力，

然後，老師在我的耳邊低語道：

「直到那天為止，再見了。」

遠去的船在海上輕輕滑行著。

明明應該一直凝視著的，但是那個東西卻不知不覺成了無依無靠的小東西。肯定很快，船就會被黑暗包圍，變得看不見了吧。

但似乎胸口還殘留著溫暖。

或許，這也只是依舊籠罩著的燈火給予的吧。

老師坐的船很快就會看不見了吧。

從老師那裡，看得到這個國家的燈光了嗎？

你看見我在這兒的哪個地方嗎？

我祈禱，不論什麼時候，陽光總會照耀著。

「再見了，」

並且，將雙手中的小燈籠放飛了。

「直到那天為止。」

燈籠輕飄飄地在空中飛舞著，在我手邊的燈光，漸漸地混雜在了空中  
升起的燈籠中。老師肯定也會看著這道光吧。





在港口城市隻身一人，放開雙手將燈籠放飛天空的女性，  
有著灰色頭髮，琉璃色瞳孔的她，是穿著黑色長袍和三角帽的魔女，  
也亦是旅人。  
從國家到國家之間穿梭著的她，一邊旅行，一邊遭遇著相遇和離別。  
今後，到現在為止，旅途也會繼續吧。  
為了不忘記不斷重複的相遇和離別，將手伸向那閃爍著回憶之火的黑  
暗的天空的她，到底是誰呢？  
不用說，  
沒錯，就是我。

# 後記

---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あずーる

翻譯：Yaokc

校對：Yaokc

圖源：牧野詩歌

輕之國度 <http://www.lightnovel.cn>轉載請保留信息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

好久不見！因為只讓我寫三頁所以請讓我馬上進入各章評語！

## ●第一章『旅途：書中的故事』

第十卷的序章啊，我打算以與書中的伊蕾娜桑搭話的感覺來做，能實現真是太好了。

## ●第二章『戀愛的人魚的故事』

說到美人魚，主要是談論悲戀，而本作卻是喜劇式的主题呢。說點題外話，基斯君習慣女人的日子能到來嗎.....

## ●第三章『在文學之國留下的記憶』

伊蕾娜和芙蘭老師，還有芙蘭老師的師傅的故事..... 以上！

#### ●第四章『魔女審判』

在想情節時我一直考慮著改寫還是不寫這樣嗎奇怪的事。不過，既然擔當編輯桑都說了「來吧」，所以我就這麼寫了。這大概是至今為止我重讀以往期刊最多的一次了吧。

#### ●第五章『魔女們的天空』

故事講述的是艾姆妮西亞姐妹和魔法師姐妹的故事。之前就一直在考慮關於天空之上的城堡的事情，但是因為要成為長長的長篇，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而猶豫不決，不過現在也順利實現了呢。

#### ●第六章『旅途：孤獨之書的故事』

本章由兩部分構成。能讓眼鏡的伊蕾娜桑登場我很高興。在這篇章中，芙蘭老師的教誨孤獨的書籍的話，也引入了下一章。

#### ●第七章『旅途：燈塔之中』

人是成長著的，雖然不能永遠保持和過去的關係，但是即使明白這個，人際關係的變化還是會感到寂寞的。在電子書中有沙耶的故事的，第三卷和第五卷也有呢。而在伊蕾娜給沙耶戴上帽子的『魔女之旅』系列的第十卷，在再一次戴上帽子後，就結束了。不論是與芙蘭老師的二人旅行，和沙耶悲傷的日子，都在這裡結束了。

#### ●第八章『旅途：夜闌人靜的天空中燈火絢爛』

燈籠節有很多是以放飛為題材。而本作品則是載著對思念的遠方的人的感情而放飛的。從遙遠的天空中眺望著的艾姆妮西亞姐妹、不放飛燈籠而引領著師傅前往更明亮的地方的沙耶，從海上眺望著的芙蘭老師，以及在田徑上向燈籠伸出手的伊蕾娜，各自都在看同樣的景色，但對燈籠的寄托或許會不同吧。

以上就是各章的評論了。好久不見，我是白石定規。主要是因為最後一章太長了，所以這次後記的頁數很少，所以想簡單歸結一下。這次是這個系列出刊後的第十卷，二我以前就想過要把故事分成十卷。所以這次的最後，我想用沙耶桑的故事來作為結尾。從最後一章的長度

完全可以成為了最終卷的結尾，但是，因為今後系列也繼續，所以還請多多關照哦！順便說一下預告，下次開始我會很普通地回到伊蕾娜一個人的旅行上。

關於這次附帶的電視劇CD，雖然在推特上說過很多次，但還是說一下吧，在第一集的時候，因為過度緊張下唇都快要被牙撕破了，畢竟很有趣嘛，而第二彈真的是從後面開始，我一直笑個不停哦，我個人真的太喜歡這四集了！以分配角色的各位為首，或是參與了電視劇CD的各位，再次感謝！

那麼以下便是謝辭，

擔當編輯M桑，這次讓大家等到最後，實在抱歉呢.....而且，總覺得這結果反而變成了過去最長的篇幅呢.....

あずーる老師，謝謝你總是畫出可愛的插圖。我也特別喜歡在廣播劇CD上封面的伊蕾娜桑哦.....今後也請多多關照。

各位讀者，對不起，這次後半部分真的太短了。如果今後也能關注伊蕾娜桑的旅行的話我會很高興的。那麼！下卷見！

AUTHOR

白石定規

整天泡在咖啡館裡，那樣的人生多愜意啊。

ILLUSTRATION

あずーる

我終於吃到了生牡蠣！但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起自己吃牡蠣，我還是喜歡看別人吃得津津有味。



# 關於Yaokc的感想（吐槽）

你以為這不是正片？不！這就不是正片！但是！請行行好把翻譯傳到別的地方的時候把這個也傳了吧.....

從前，有這麼一個人，他每天在幹著菠菜（ほうれんそう）的事，還在催著別的翻譯趕快幹活。他是個凡人，也是一個被死線壓得緊緊的翻譯。

那麼，如此悲哀的他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完了完了，我好像被伊蕾娜傳染了.....嘛！總之，沒錯，又是我，嗯嗯，好久不見。這幾天大家都知道，疫情嘛，我也和各位一樣，宅在了家裡，想著“哎呀哎呀，該幹點什麼呢”的我，打算下個遊戲，卻發現手機配置太低了.....好友？全部去開黑扔下我了.....我死了.....於是，我才想起了翻譯一事。就這樣，魔女之旅10的翻譯出來了哦！終於呢！在臨近3月的這幾天我的效率真是越來越高了呢.....從1周1章，到1周3章，太6了！嘛，實際上啊，我只是因為手機配置太差了跟不上遊戲加上沒權沒勢沒地位沒朋友根本找不著什麼娛樂無聊閒得慌又不想看買來的實體書才翻譯而且翻譯也是限定了一段時間在那段時間翻譯量還不同直到最後截翻日將近真死線逼的我不得不前進才這樣死命死命地狂飆而已哦？所以不需要謝我（啊，開玩笑的，別在意）

說說最近我們翻譯組的事吧，14卷我們有妹翻譯社停坑了，但是！我可以以個人名義翻譯呢！想不到吧！啊，還有，我們編輯部做的有妹完結紀念也得到了那邊的編輯和平阪讀的關注了哦！真的現在賊快樂。

嘛，我大概想講的大概就這麼多了，那麼！你以為結束了？不不，怎麼可能呢！還有吐槽哦！只是我的感想結束了呢！那麼以下便是吐槽了哦！

3月1日，吐槽巨怪——Yaokc

## 第一章

太短了！怎麼讓我發揮！

## 第二章

兩人圍著篝火，左右晃動的火焰撫摸著被串起來的魚。（Yaokc：魚兒桑！你怎麼死了！你不是麗莎小姐的玩伴嗎~！）

「老師，可以去見人魚嗎？」（Yaokc：啊，伊蕾娜難道你真的沒有像老師說的那樣嗎？）

## 第三章

「對不起，不管從哪方面看，只能看到我被勒緊的未來.....」  
（Yaokc：啊？捆綁play？！）

「欺詐師。」「守財奴。」「犯罪者。」（Yaokc：能說話就多說點）

「沒問題，用錢解決就好了。」（Yaokc：用骯髒的金錢換取身體上的愉悅（指自由），太罪惡了！）

## 第四章

「啊.....好多女孩子啊.....！」，不知為何，眼睛發著光環視四周的眼鏡考古學家薇奧拉桑在這兒。（Yaokc：啊！同志好！）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不是還和我一起玩了嗎！」（Yaokc：伊蕾娜不行我可以！）

『那麼我需要十枚金幣。』（Yaokc：太6了）

看來真正的惡夢就是從這裡開始的。（Yaokc：我也想做這樣的夢啊！當然是要美少女！不是一個禿頭老漢在這裡罵人就是了！（逆轉裁判法官））

「乾脆就判我死刑吧.....」（Yaokc：罪有應得2333，不不，死刑就算了，叫我來幫你處刑就夠受了（滑稽））

## 第五章

這一章太現實了，我不想說什麼..... 真就喜劇唄

##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Yaokc：因為基本是一個時間段的所以我就拿到一起吐槽吧（實際上是因為第七章第八章沒什麼好說的，第七章是有啦，但是被屑魔女自己說了！我該說什麼啊！）

包括今天，和老師在一起的時間也只剩下三天了。雖然很寂寞，但是分別的時候一定會到來的。所以現在就好好享受這短暫的時光吧，不過也就只是在咖啡店的門口吃飯殺時間而已啦。「哎呀，我很高興哦。你寫得很好嘛，伊蕾娜。」（Yaokc：真就寫得好唄）

『讓您久等了！』『讓您久等了！』，兩個一模一樣的牌子便前來了。普通的意大利面和普通的前菜被放在了桌子上。（Yaokc：誒？不是，直接把兩個空心角括號合在一起不就好了嗎？還要再來一點？啊！湊字數！太邪惡了！）

「喜歡！最喜歡熊了！嘿嘿.....」（Yaokc：熊Dark粉絲？我笑了）

這個店裡的東西看起來很好吃，這個地方好像很有趣，我們就這樣沒完沒了地說著無關緊要的話，但明天去哪裡卻完全沒有決定。結果等熱水變成了溫水時，「那我差不多該進去了吧？老師」「啊，還是我先進去吧？」，我們又將同樣的意見脫口而出。（Yaokc：結果是因為水太燙才不進去的？害怕，太6了）

「讓我們一起開心地玩到忘記痛苦的現實中吧？」（Yaokc：突然開車？我喜歡）

掃帚一接到娃娃，就塞進了口袋。期間還因為頭太大，她還曾疑惑道「咦？怎麼也進不去啊.....」，隨後便強行將頭拗彎塞了進去。（Yaokc：真是隨便呢）

『大家聽好了，今天練習騎掃帚吧！』、『哎呀，真棒。你可真是鬼才啊。』、『哎呀？這家店的麵包是一銅幣三塊嗎？誒？！是這個味道嗎？』、『誒？有使用魔法進行欺詐的魔法師嗎？真是個無理的人呢。』（Yaokc：你看，我翻譯得多好）

啊，題外話，伊拉克外送員你GKD好不好啊！我從第七卷接坑開始就看到你在翻譯，現在第十卷偶讀翻譯完了你還在翻譯！

## 後記

說到美人魚，主要是談論悲戀，而本作卻是喜劇式的主題呢。說點題外話，基斯君習慣女人的日子能到來嗎.....（Yaokc：真就敢說喜劇唄，第一卷你寫的是什麼？第二卷你寫的是什麼？是摻了喜劇的悲劇吧？！）

●第八章『旅途：夜闌人靜的天空中燈火絢爛』（Yaokc：哼哼，這樣有些韻味的章節名厲害吧？如果我想的話我也可以吧整個文章變得富有語文氣息哦！（指死亡文言文））

擔當編輯M桑，這次讓大家等到最後，實在抱歉呢.....而且，總覺得這結果反而變成了過去最長的篇幅呢.....（Yaokc：難怪我覺得比莉莉艾爾還長！太草了！）

整天泡在咖啡館裡，那樣的人生多愜意啊。（Yaokc：泡在咖啡館裡你也是會被編輯追著寫小說吧？）

以上，各位都知道了我的模式了吧？果然每次都要這樣吐槽一下才舒服呢！那麼！下——不，下卷被占了，而且我也不一定占得到

12卷.....那麼！之後有緣再見！